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南陽府志卷之六

知南陽府事元和孔傳金重輯

藝文志

班史藝文志止叙六經源流及諸子百家篇目次第而不載其書後世郡州縣志所列藝文始載著作蓋以表章忠孝節義之事推明理學性命之原或憑吊古今或宣述政治微言緒論闡發幽潛使後之覽者俛仰前徽因其文之傳而其人其地與之俱傳矣南陽昔罹兵燹所集郡志大都闕畧失次今廣為蒐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

約取菁華雖未備觀亦云體焉爾

議輸晉粟

周

百里奚

晉薦使乞糴于秦秦伯以問公孫支百里奚對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卹隣道也行道有福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御吳

越

范蠡

吳伐越越王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

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王之矣遂興師敗於夫椒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大將軍論法深

漢 杜延年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

大過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郡下謹譁度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

奏記預定宮制

杜 欽

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窈窕不間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 侍于
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 異態
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度有間適之禍是以晉獻
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
適嗣方鄉術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
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
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
爲寒心 將軍常以爲憂

論亭長受遺

卓 茂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三

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
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
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
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
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
饋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 與民乎吏顧不當

求耳凡人 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

獨不欲修之 飛遠走不

時遺之禮也 曰 如此律何故 之茂笑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殺也且歸念之

避郡功臣疏

南陽守 杜 詩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
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沛聖德威侮二垂
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
得解甲囊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四

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
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
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
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
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
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
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
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秉城拒塞之吏不

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郡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不許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

諫復均輸

朱暉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也

守長久任疏

左雄

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

淒淒 雨祁祁

及

幽厲昏亂

爲

七 黨進賢

谷

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 又曰哀今之人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
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 司封
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庠官蠲苛救
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知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二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六

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 服
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 漢
良吏于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 初
今三百餘載俗寢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 其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 不
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
爲不化 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
民 虎監司項背 與同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非

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川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捐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南都賦

張衡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
壤跨荆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
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
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洧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
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錯赭堊
流黃綠碧紫英青釵丹粟大一餘糧中黃穀玉松子
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游女弄珠於漢臯
之曲其山則崆峒嶠嶠嶧嵒峿刺峯峩峩嶸屹嶸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八

幽谷巖岑夏含霜雪或岩嶙而纏聯或豁爾而中絕
巍巍其隱天府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
平行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截薛而成巘谿壑
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滂溢流其隅崑崙
無以參閭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櫻檉栢柎檀
櫨欝帝女之桑楸枿枿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元雲合而重陰谷
而增哀攢立叢駢青冥盱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
而刺天虎豹黃熊游其下穀獲獠 戲具 鸞

鷄翔其上騰猿飛獼棲其間其竹則鐘籠篴篠簞箛
箠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菴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
則滢澧灤澗發源巖穴潛窟洞出沒滑澗瀉布濩漫汗
漭沆洋溢總括趣欲箭馳風疾流湍投澱砢汎輶軋長
輸遠逝濇淚洩汨其水蟲則有蠓龜鳴虵潛龍伏螭鱉
鱸鰠鱮黿鼉鮫鱈巨蚌函珠駁瑕委蛇於其陂澤則有
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
苧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
分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鴝鴛鴦鸚鵡鷓鴣鷓鴣鷓鴣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

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
洑連堤塍相轄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曠爲
爲陸冬稔夏穡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
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葳蕤荷
蔗薑播薪萸芋瓜乃有櫻梅山柀侯桃梨栗棗棗若
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菘曖曖翁
含芬吐芳若其膳則有華薌重秬滢臯香杭歸鴈
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

韭冬

徹

酒則九醞甘醴十旬

才齊

風徘徊清角

稱 接歡宴於 夜終愷

之令儀於是 元巳之辰方軌 軫袞于陽

朱帷連網 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

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十

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

躡蹠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咳將墜而復舉翹

遷延蹶躡踰躡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

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鷓鴣哀鳴坐者悽歔蕩魂傷情

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駉驥齊鑣黃閒機張足逸驚

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鱖仰落雙鷓魚不及竄鳥不暇翔

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兩涯汰澗灑兮船

容裔陽侯澆兮掩鼻鷺追水豹兮鞭蝸蝓憚夔龍兮怖

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廻塘車

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
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
眞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
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
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
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
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啟天心而寤
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
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

青蔥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
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
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方今天
地之睚刺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
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撻陷扃
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
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
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
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

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
駟
飛龍兮騏驎振和鑾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
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
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
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崇厚論

朱穆

大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
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
行違於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

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
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
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
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
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

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
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
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
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尙相誹謗謂之臧
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
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
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
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

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
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怠而不存故田蚡以尊
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
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時 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
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
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
稀 蓋 有 之 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誨
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
之宏 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
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復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 而
哉

張平子碑

崔 瑗

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
晉夫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叡哲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十四

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
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
與 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
無 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書侍郎遷
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焯燿敦大天明 德
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
思遭命不永閻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入泯
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
其辭曰於惟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

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受無形酌焉不竭中而復盈廩廩其度豐豐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功往哉女諧化洽民誰愍天不弔降此咎兇哲人其不時恫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後張平子碑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一在之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十五

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乃斯銘也遂龕于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而缺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無意矣徐方同所記二十一字乃趙球所得南陽之亡者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

朱公叔墳前石碑

蔡邕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塋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

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忘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
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舊陽里備器鑄
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
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丞洪緒彌綸典術允
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
明夷邁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
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不忝夙夜在公昊天不弔
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
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
寶藏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十六

朱公叔鼎銘

前人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
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
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烈
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實爲陳太守乃及
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
子顯允其勲蹟尋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

疑者亶亶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
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
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
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復
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
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並
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於是冀州凶荒年饑民
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
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群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爨去

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
徵拜尚書清一以攷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
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
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
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
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
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
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
之德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其內忠志身於其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非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日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命 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
子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身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
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以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
也臣 命之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

五月渡 深入不毛并 而食臣非不自惜也
不可偏安 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 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
勞 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 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而 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 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
難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 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 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偏于黎陽幾敗北
山 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 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
湖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先 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
馬王 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
人突 無前賚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
之內所 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
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
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
關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一

上張巡傳編列史官疏

唐衛尉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輶車或追
建封邑厚死有以思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不遺於
臣臣不背其君君思臣節交貫備美伏見故御史中丞
贈楊州大都督張巡生于昌時少習儒訓逆胡構亂凶
虐滔天竊據洛陽控引幽朔巡則堅守雍丘潰其心腹
及賊繞出巡後規圖江淮巡則遏軍睢陽扼其咽喉前
後拒守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
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

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巡之力也城孤糧盡
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
知死不叛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
之忠烈未或先焉陛下賞功褒節贈官及子可謂
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臣
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
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
而非本情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讐大臣將相
肩而巡朝不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

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其忠大矣賊勢憑凌連
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嚮無巡則無睢陽無
則無江淮也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
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是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
之師也此其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互相侵伐猶有
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
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待諸軍之援援不至而
盡食旣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始望故語巡之
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可以

過失今巡子亞夫 受一命不免 寒宜封 百戶俾
食其報巡既身首支離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
擇一高原招魂葬送此國家褒忠忘過感勵百世之
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不以時紀錄目
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則巡生死不遇誠可
悲傷敢撰傳一卷昧死上獻乞編列史官死骨不朽

南陽樊紹述碑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
公者三十卷日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三

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
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著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
一十九目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于已不襲
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義其富若生畜
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
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
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
中吉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
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
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師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祖某官
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
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
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
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
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柳宗元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罕
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稱伯華曰
聞內植進退兩尊榮于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
廢宗元嘗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于今
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宏和而守
重厚與直道爲伍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
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

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于後矣今將浮游
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佶秉翰叙
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
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
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歌
康哉之臣周宣王修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五

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
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踈達信厚誠直秉公可大以禮義
爲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冠博帶游于
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王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
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山察視支柱下方書朝廷
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焚焚反虜壤
衆寡懸絕物情不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
翰淮海我爲金湯選惡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

地進祿察廉三郡授鉞貞師蒞

就加

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

昔左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

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

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

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群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

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

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

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濛無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六

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
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
帝紓天文以送別湛思異倫輝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
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
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
斥細故英華感慨卓爾其宏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
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
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
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

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觀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
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宋

歐陽修

晉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
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
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
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先望卒
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
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七

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
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筑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
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
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縣之名
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
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
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張中丞傳

歐陽修

唐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

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攷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曰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元
程鉅夫 雪樓

皇帝卽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待行在帝左右位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者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二十八

此真臣人之職而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五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臥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之巫覡襍糅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裴回愴興懷謂守臣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廟學矣遂諉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

木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度地與設官
士之宜上于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卽工大修侯
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
廡庖漏庫庋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屋以
間計祠有十二廟學四十有六端壯廣直不務侈麗皇
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
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
焉卽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
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

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瞻泊無以明志非學
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學爲武侯作也宜以講堂爲
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材之齋閣所以
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
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
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旣衰孔子作春秋
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並起而爭之春秋
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

明至今三尺之童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

功于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世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奉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旣邈王霸迭作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跡舜禹厥德旣衰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三十

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天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之間南陽之郭盤盤臥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舒尙相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光我漢祖躬耕之廊廟是蹈義信志詘四海其悼廟之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侯之義高山景行君子所詞臣作詩永作臣

重修武侯祠記

明

王直

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

居此故卽其地建祠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何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廣而祠之東
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於朝賜名曰武侯之祠 移
歲久祠雖幸存日就頽毀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
倫始至謁而周視祠宇蕭然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
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
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以人
月二十八日告祠以落其成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
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
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尙德之君子矣 子

記以維持之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
熄至秦極矣漢興學者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
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狗名節
常之際截乎不敢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
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
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逮華歆之志
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
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
亂之 獨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

正名定分凜乎 者之師復天下之人曉然知
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 正誼
以扶世 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
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遊 乎
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 嚴
之以示教焉蓋宜矣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
之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 之設
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若正 誠

尙德者哉正倫廬陵人繇監察 史至今官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三十二

奎章閣記

王之

循南城麗譙而東數十武爲角樓舊趾郡治之巽方
樓故不甚偉又爲風雨所乘尋且圯會客有言此中
靈人才之異同者曰宛文之不競久矣巽爲旺位而據
龍首焉鼎而奐之必爲奎章之閣以應之乃可濟也余
感其言爲請諸總憲陳公公曰可吾行益貲矣已捐俸
若干兩合余所捐微祿命幕僚樹表鳩工而值賢藩
倡助繼施者多遂獲以數旬竣事凡爲楹如曩數其地
則加舊之半而丹青赭堊之華又倍焉閣最上肖 宿

像以祀從始議也不佞間以餘晷攜同事登
哉鬱鬱葱葱乎此其非南都之舊耶控武關而
則荆豫之都會焉前湯谷而後清冷則天地之
焉其東矚而岑峯參差白雲縹緲恍恍忽忽疑仙踪之
往來者天封翠微之陬也其西睇而葱蘢鬱鬱日月
虧帶崇岡而連巨阜渺乎若豫章之林者隆中草廬之
墟也其北萬峯紫翠羣環巉巖削立石洞幽邃者嚴陵
丹霞之窟也南有清洧浩淼澄鮮栗水會之稞稻繁
者杜陂召堰之蹟也今卽舍天機青囊之旨勿論

以山川之勝與閣映又以閣之勝與文人墨 之
手映安見夫波文霞綺峰色林光非一切自然之章
乎哉雖然士君子勿但綏冕已也七相五公世所恒
亦顧其德業何如耳而鄉之先有以豪傑自鑒者如五
殺大夫之忠勤范少伯之沈智吳子顏之鷲勇卓
之忠厚張平子之博雅樂彥輔之冲遠張睢陽之
韓舍人之藻麗皆昭乎如日月常新永焉與金石 朽
而諸君子獨無意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閣者交相勉焉爾矣

武 祠記

常之理原于天而 于人心者與天地同其
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
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
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
于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于渭濱以
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于塗炭之中
登之于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
伊呂之功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于隆中躬耕畝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三十四

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
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于先主遂枉駕三顧于草廬之
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鸚張
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于西南厥後身都將相
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
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
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
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去南陽
城七里許有岡焉曰臥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菴公

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
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
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
鼎勅倡寅宓及屬暨衛之武勲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
紀募緣于富室以助之費旣足矣乃瀉材于川輦石于
山陶甃于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
以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鍾鼓凡俎籩豆壘爵奉祭之
靡不畢備菴旣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
而奉祀于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
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
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
逐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
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
極湯誓恭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
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
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旣衰吹之
復 進于渭星隕于營混一之志潰于垂成有子曰

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臥龍之岡實公舊廬
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
牘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饗迺饗迺饗新宮惟祀
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畀古盥薦

荆建志學書院碑記

知府 段 堅 蘭州人

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城西百步許其地十有六畝餘
內殿廡及棲室之處散亂無次序垣周若干堵不知始
于何時而尼僧百數居之壬辰秋七月堅奉命來守斯
土以爲教化者守之急務暇中呼耆老而告之曰男女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三十六

居室人之大倫彼名爲僧爲尼者能忘情于男女之欲
乎第往復俾年少而皆有夫以遂室家之好則無不可
否則吾將持之以法旬日之間果于吾言無所拂而室
皆空矣于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增置八十楹有奇
刊小學及刊註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子弟近五百
人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五人以專訓誨于臨
街之署榜曰書院次日大成之殿肖吾夫子像于中四
配十哲東西列歲兩釋奠司教者主其事次日企德堂
陳公選之題首以申伯第列國漢晉隋唐宋有名

賢君子之官于斯生于斯者歲以羊豕二祀之于以覬後生小子有所觀感興起也又次日志學嗚呼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蓋欲諸士子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出也一處也一窮也一達也而樂而任皆在乎道焉故志非此則必以發策決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而志非志矣學非此則必廣聞見工文辭矜知能慕空寂爲事而學非學矣然學伊尹顏子而非敬不可也故又顏其讀書所右曰

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一心主宰曰萬事根本曰常惺惺法欲諸士子心一乎敬無時無處無往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以爲大學之基本進德修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幾顏學可學伊志可志不爲流俗之所染不爲利勢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之不難矣齋之近東而又甃石開井井覆以亭其泉寒冽汲水以車雜植花木草樹生意藹然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畜蓮數本曰獨愛蓋皆取元公庭前草不除與自家意一般及予獨愛蓮之說欲諸君有以識取先生之襟

次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題曰清風高節學者暇游於此凜乎歲寒之操窮冬大雪而不渝也士子果能人人有得于此庶幾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名爲不負聖賢可學而至闢異端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堅于是院之作不爲徒然矣因書以志之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倖中而疵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

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至矣

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讐伏之耳彼荀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于涑水之論黜于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畊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

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講學給田數百頃國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相繼修葺歲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化間知府段堅重修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十年頽圯過半宏治乙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臥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始于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

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史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像者適草廬結搆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以此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記云

重修城隍廟記

尚書
王鴻儒 郡人

之名見於易若廟而祀之則莫有究其始者唐李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峕辨其

以爲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碑杜牧爲黃州刺史韓文公之於潮麴信陵之於野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于吳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予以爲此說辯矣猶未得其原也記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神水庸居一愚嘗以爲水則隍也庸則城也 正之祭之始而春秋傳所謂鄭灾祈于四鄰宋 用者卽其證也庸字之不同古通用而注禮者

義乃謂庸爲 非臆說乎由是觀之城隍之祭
始于堯矣伊川程先生謂既有社矣不當復有城隍
雖精事容失考且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猫虎昆
之微猶在祀典以城隍保障之功顧不得班於昆虫
虎之間揆之人情實爲未愜以是知水庸之爲隍爲
城無可疑者伊川之言或未定之論乎但自五季以來
有賜額神或有錫爵亦有具神姓名如紀信灌嬰
英布等類者其冒昧誣淫不酌 古不槩於聖蓋
至於元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大正祀典其

城隍之廟額神號各從府州若縣之名高明之見度
越于古非聰明聖智合天地之德知鬼神之情者不能
此也南陽秦郡也城隍有祠其來宜久歷代遷徙莫
徵國初平章郭公肇受新命來守茲土創建城邑
之立也或於此時正統中太守陳公嘗一新之嗣是
傾敝丹青剝落又數十年于此矣正德四年夏唐
以旱故請命于神瞻言興慨顧今太守張公命新之
且 金以爲倡公乃與僚佐格外方圓得羨金餘帛以
石瓴甃等物重加修葺今始于正德五年初春落

成于是歲季夏堂廡門闕巍峩顯敞神像儼然
列善惡諸司各極熊狀升其階者肅然生敬循
者
惕然革心禮成于鬼神教行于黎庶一舉而二善
太守命記于予竊惟南陽在古爲大郡在中原爲
在經途爲要路漢杜詩爲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安久
大郡求欲降避而前宋劉湛亦曰今世宰相何
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由二說觀之則郡之
矣唐季博士朱朴獻遷都議謂南陽東則漢輿
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

北有白崖聯絡之固山河壯麗人心質良此建
極選也宋南渡李綱議巡幸謂南陽西通關中可召
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材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
三都可遣救援非地之重其能當二君之議乎漢高
光武起兵周亞夫東出司馬懿南侵魯昃守之以
遏安史之兵岳飛由之而有朱仙鎮之捷其餘
由不
可悉籍豈非路之要乎以郡之大地之重路之要若此
其城隍之宜高且深顧待言哉韓魏公記北嶽廟曰
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列林焉而萬幹榮嶽之

形也倏霽忽冥伏袵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獄之神也靜修劉先生述而稱之曰惟有是形則有是神予嘗讀之而竊有感于城隍之說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瞻者神悚臨者魄動不必入其廟而神之靈偉顯赫可想而知若墻土疏惡其卑可登池水汙淺褻裳卽涉形旣如此則神之精爽可知矣雖廣殿干雲牛鬼駢立亦何能有所發越而成捍衛之功哉南陽當重熙累洽之餘生齒阜繁市廛綺錯而城郭湫隘未復東京之舊民郭外者幾十之八傳謂城小不足以容人人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四十三

不足以克城以爲今日寇盜克斥設險守固所宜急講者敢因太守之請記而併反之庶其間于當道卽以備芻蕘云

臥龍岡賦

李宗木

內鄉人

訪春陵之遺跡兮縹余馬于龍岡仰先生之高風兮展一敬于瓣香登岑樓以徙倚兮眺白水之帝鄉直阡界井曲汜通隍頽雲送日叢卉腓霜迥長天之寥廓極大野之蒼茫喟千古之浩嘆涕淫淫而霑裳憶先生之農隱兮抱膝而長嘯避聞達以盤兮蓋玩世而

彼冒耻以干進兮雖顯榮非所徼欲畎畝而廟廊兮
與稷其油油于芄芄而僣僣兮走帝室之豫州禮丘
之潛德兮輸誠悃于三求矯龍翼于天衢兮咨豐隆
之謀覘天文于楚宋兮憤黃星之曄曄擁虎士于中原
兮紛餐膚而乳血顧力孱者未易撲兮勢燎原而方烈
睨武烈之有子兮射組練而光耀茲可與轉車而不可
伉兮亦樂毅之韓趙熾東風于一炬兮禡當塗之游魂
非兩美之攸合兮詎能剪其凶門瞰荆流之一帶兮右
庸蜀而左吳疆據上游之總會兮進可以扼勅敵之

茲兵家之所必計兮又惡能易此域也訝大將之雷
兮嘈嘈震乎漢陽儼封狐于廷馘兮彎六鈞而殪天
何婚媾之內賊兮不能脫英雄于敗亡無一騎之先偵
兮獨任而疎于虞防將相睦而脉絡貫兮予終不能泮
此疑也仰白帝之嵯峨兮大命殂于永安赤符暗而恫
鬱邑兮凋翠華于空山托孤兒之一綫兮諒忠信之貞
堅天地爲之同盟兮日月炤乎肺肝彼遺令之瑣屑兮
託分香與賣履曾歌吹之足歆兮葬西陵之風雨心紆
而
百代而可耻慨王業之偏安兮鈞陳衛

乎梁州奏丞相之匡扶兮百紀爲之惠疇挽濛汜之末
炤兮鍊五石于不周介征馬于蠻洛兮汛天聲之颼颼
訐中原之長技兮極智慮之詳周元幕緣徽倭駟梁輶
槍彘儲胥戒守夜陬五兵三屬犀渠鞮整糗糒齎戡旒
旗戈矛恩右挾纊驩擬醪投鴻網捷獵嚮應如抱相時
據勢握圖運籌動出不測止鎮山丘衝輶雷埜激矢蟲
稠礮石超乘以馘以蹂鳥飛雲逝揮霍蚘繆攫之則甌
犯之則劉外嚴節制機妙神適惟無以察其縱橫故得
以任其去留孰謂將畧而非其所優也不攘功而匿瑕

兮伸討賊之大義每開誠而布公兮殫繁思之勞瘁胡
天意之不屬兮星熒熒而夜墜返銳卒之羣追兮寧佗
虎之弗畏二表上而地裂兮八陣布而天忌謂先生功
無成兮雖孔憊用之東亦何濟謂街亭之匪哲于謬兮
雖伯鯨亦失之唐帝益州久昏于無王兮取之非以爲
悖國小急戎而恐師疲兮老冉冉其適至如拯溺必待
規行兮將置厥祖之劍璽于何地嗚呼嘆祚之未終
假河北之王郎姬運之方勃兮振尙父之鷹揚後人
生者又何異坎甍之撼餘臙聊援翰以抒

兮依稀乎靈颺淒肅于松堂

二忠祠記

翰林檢討 許國

天子嗣位勅建文死事諸臣有司各祠于其鄉于是南陽郡守霍維蓋縣令成遜議故兵部尚書鐵鉉宜應詔祠又唐御史中丞張巡雖異代其死事等宜并祠而南陽臥龍岡故有祠祀漢諸葛孔明郡守歲祀宜如臥龍岡祠法以白所部諸上官皆報可乃卽郡西故社學地祠焉祠成而文選郎方君九功以其鄉父老意屬史國書其事按中丞語具唐書不論獨尚書事不列于金匱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四十六

之藏薦紳先生難言之嗟乎死生亦大矣選奕觀望者類託一說以自解在靖難初何患乎無託文皇帝天所啟也親則高皇帝子尊則建文君叔父也尚書者以彼其才誠一決去就王魏佐命之業豈足道哉而鼎鑊甘心焉史國曰尚書蓋追高皇帝之殊遇欲報之于建文君而以身衛其社稷故爲建文君守也者是爲社稷守爲建文君死也者是爲社稷死文皇帝獨奈何讐社稷之臣而罪之也然怨莫大乎槩淝河窘我也而曰高皇所養士獨此人德莫大乎門金川開我也而曰幸是

來設他人亦開之耶推此言之文皇帝固不殺諸臣
諸臣自甘死以畢其志非故罪之也其死彌烈其義彌
章而或者乃謂不順天命是何說哉唐議者責睢陽食
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斯皆
見利不見義以爲不死者口實藉令嬰城無益徒然守
死乃其死非耶天下宗周一夫抗首陽之節此何益于
商亡而孔子賢之哉南陽平地之中赤伏起運白水應
符雲臺所畱大半產其土不可勝祠而龍臥者祠焉要
以重君臣之義明有死無二之節則孔明爲難而張鐵

兩公又難之難者也聞之尙書自洪武中受知高皇帝
賜字鼎石視唐以縣令棄外者異然兩公之死無問知
不知顧其仗節死義亦足以觀矣是祠也實因尙書以
及中丞稱雙忠焉祠視臥龍岡以孔明重兩公也表章
風化扶天常植人紀明天子德意皆良有司事繼自今
顧瞻廟貌雖行路之人當有興起者而况居其鄉者乎
爲樂章三闋令歲祠兩公者肄而歌焉詞曰忠貫日兮
雙虹天陰陰兮烈風乘兩螭兮愆長劍翩若來兮倏不
見不見兮奈何天時懟兮心靡他平原忽兮超遠日雲

暮兮浩歌

右迎神

靈筮出入兮帝廷建格澤兮雙旂靈

之來兮蔽日雷震震兮電曄曄風泠泠兮堂戶如有聞
兮嘆息睢之澁兮濟之野抗一旅兮孤城下操矢弧兮

射天狼廻日馭兮挂扶桑力既竭兮鼓不鳴皆血裂兮

鬚戟張體雖鮮兮心不懲懷往事兮悲故鄉

右降神亡
其一今錄

二章
于右

遣祭武侯文

明肅宗

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待二表乃行觀其褫
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與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四十八

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表忠有祠遣祭
有儀靈爽不昧尙其歆之

重鐫漢汝南太守宗資墓記

知府

楊應奎

青

余家食時好集古圖書素知漢天祿辟邪字在南陽境
中嘉靖丙戌秋九月調守是郡間行北郭外三里許有
塚巍然無草木面南隔路有石獸左者欹側臥去其四
足右則折缺中半埋之土中几不可見問之士人曰是
漢宗資墓前石獸也因嗟物之顯晦有時昔所聞者於
今乃見之因命僕夫啟而築之細尋其字無有也按資

叔都南陽安衆人也代爲漢將相名臣世家於
居負郭資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
補御史中丞汝南守以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
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于海內漢書不爲立傳

黨錮傳見之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天祿辟邪四
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今墓在南陽縣界中余自天聖
舉進士往來穰鄧間見之道側于今三十餘年職方
員外郎謝景初家于鄧爲余摸得之然字畫訛缺弗若
初見時完好也沈存中筆談曰今南陽縣北宗資碑

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天聖中過鄧境
此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觀之其獸有角鬣大麟如
掌南豐曾阜嘗令南陽題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猶
製作精巧高八九尺尾鬣皆麟甲未知何義而名此
也一統志云宋均墓在南陽縣東北古城內有二獸左
刻天祿右刻辟邪左刻爲雷所轟漢書注亦云資祖均
自有傳今漢書止有宋均傳而無宗均傳亦不言有孫
也豈宗宋字音相近或二姓皆當時名家故訛誤相
可追詰但集古錄筆談咸著于宋時必不妄近日

誌亦傳疑耳志於宗資宅下亦云邑東北三里有墓則石獸之有字刻者爲宗資之墓無疑今郡郊如是塚者纍纍皆前代將相之墓也城西五里俗名麒麟岡者大塚前亦有二石獸形狀相類豈漢制固應爾耶第無碑銘皆不可考惟此二獸有據故以法帖舊文模而鐫之以存漢人文字典制云

改建召杜祠碑記

叅伯
劉漳
黃岡人

嘉靖辛卯歲夏四月南泉劉子奉命分守汝南知南陽之有杜召祠也始至謁祠下祠故在豫山之麓後移其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

祠于漏澤榛莽極目荒落弗戢劉子憮然曰是可以待召杜乎謀欲新之越明年南陽守張子綸至劉子語之曰若知南陽之有杜召乎曰然劉子曰亦嘗論其世與曰未也劉子曰來吾語子予嘗由桐栢歷泌陽趨唐鄧涉淅川內鄉循郟汝而東求二公之所謂水利矣亦嘗雙雞之山觀西峽之口臨湍河之澣沿白水之津而求二公用心於水利之故矣相水脉之源流度地勢之高下某水與某地相平某地與某坑相宜以開其用其地可以作堰以通其流某地可以作陂以收其水以廣

其利堰水之流也欲夏以秋陂水之貯也欲冬以春各利其利無相妨碍以久其業防暴雨之泥淤則塞其渠口於陂滿之後慮大水之濫漫則置退水渠於各堰之末疏導必勤以時灌溉必序以則居數年而沃田四萬餘頃二公之用心用力亦難矣今二公之成迹見存而後世舉行者惟晉當陽侯杜預我朝知府陳正倫繼之者絕少是可慨也語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二公遺愛之在南陽僅存一祠而猶滅裂如是是不可恥之甚乎張子艱然而作曰此則有司之罪也乃命官董工以舊接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一

官廳三間爲前堂移原祠三間爲後祠堂兩旁置行厨及看守者屋各三間園以垣牆堂前後雜置花木復移置八蜡祠於左側以其事告劉子且請記其事劉子曰治民事神有司事也吏不告勞民不知擾神有所止是可以觀矣踵二公之芳躅垂二公之遺愛則又有望毋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因叙其事因以告來者云

二忠祠碑

鄭陽都御史

王世貞

太倉人

在唐至德初有祿山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令破賊進守睢陽遷都御史丞凡七十戰城破不屈以節死

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踰六百年爲明之建文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北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叅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劓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坐族後事漸解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太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

於是鐵公之事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廓楹各如之戟門一皆令遜所住也既成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夫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賊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摧堅折衝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爲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鐵公之節獨信於眞主一統之

日顧其事爲甚難且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
常典而鍊公獲旌又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
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
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籠山
夫旌敵于抗刃接鍛之際以故感發振勵僅易世而
至死者比比鍊公其尤也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
帝意行之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
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爲邦之
衿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
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因
其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三

祭前太守容思段先生文

南陽守

許登瀛

蓋聞君子誕于其鄉則星啟雲蒸施于其國則川流
峙故生而人得其利死而人畏其神亡而人用其教
以有歌有述有象有祀也惟我先生挺起金城光昭
位一 分符九載稱治鍊面剛腸冰操霜氣斥奸吏
銓省識文莊于弱稚犖獨有家豪權罔避風義凜
海內外今宛之民無大小智愚猶能言之古之

久不廢者非其人哉且夫九原有流連之感夷門
佇望之思矧在瀛也生同比閭宦實履跡撫故懷人
交異世挹餘潤于洪波鼓休風于元軌乎明水在薦
心無二庶聽陳詞不我遐棄尙饗

南陽守孫公德政記

山左藩司

王鴻漸郡

嘉靖己亥春天子南巡既返蹕念茲道經列郡疲于
應乃睠廷臣素有德望者暫借以加惠元元吉泉孫
遂由廷尉出守南陽方是時二州十一邑之人適丁
運昊天不弔雨暘弗若賦役繁興寇盜蠡起訟獄盈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四

疫癘比屋呻吟相聞死亡枕籍幾靡有子遺矣公甫
車首詢民瘼如拯溺救焚未致卽安至冬歲大侵廼
聞撫按轉請得內帑及廩粟分賑且闢官舍爲糜粥
待四方流移者所全活無慮數萬人天子聞而嘉之
以綵幣羊酒人謂富文忠之在青州不是過也明年
麥將熟天弗雨公憂形于色徧走羣祀誓欲自焚天
聽卑三日而雨旣沾旣足迄用康年于是郡邑諸生
靈雨感應以頌郡有疑獄誣服桎梏瀕死者公察
力爲申雪得釋放及未減者二十餘人率籲天

于公之閭植王祐之槐識者已覘其後之必昌
其學育才而文教丕變則有文翁之教化焉發奸
伏而狐鼠屏竄則有趙張之賢能焉開藥局以惠民
則有辛公義之惠愛焉樹標準以善俗則有陳古靈之
諭焉他若督農桑以重民之天旌節義以嚴民之防
徭役以甦民之困正服飾以昭民之章戢近習以剔
民之蠹革積弊以扶民之傷良法美意雖不事表襮而
皆仰之粵稽此邦召父杜母豈得尊美於前哉由是
天心屢回和氣蒸洽維此小民旣庶而富旣富而教千

里之內均爲樂土孔子曰暮月而已可也公之不負所
不負天子有如此者郡之耆老馬斌等數千百人不
而合咸願銘功紀實垂示遠久南陽衛千戶何文傑
爲之倡走質之鴻漸愚惟世降道微官民之不相通
已久矣是故戕其下者惟計欲之不盈而疾視其上
又何所不甘心哉君子失政小人失養雍熙泰和之
其何由而復自今觀之公有至治民有至感古猶希
闕况于近代此而弗傳將無易公之行而遏吾民秉彝
乎是宜劖之金石與羊公峴首相望俾後之傳循

所據而 焉公名哲字用晦山西石州人登嘉

靖 進士第

南陽太守洪公德政碑

禮部侍郎 彭凌霄 浙川人

公守宛三載許以遷去宛人士業已刊石謀祠之夏昉
矣父老庚投牒車郡伯乞列于五太守祠公何以令
人思之無已若此哉公諱翼聖字 歙縣人戊戌進
初授閩福寧州以治平第一擢司農郎尋用廷推出
南陽守南陽故召杜淪洽之區隻千古無兩我朝惟
公足以當之段後又百年而僅見公云公拜命卽虛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六

以倩俗就土人宦都下者詢之得其概下車輒取民
所便宜患苦者立舉罷之減騶從除舖行裁一切額
之征卽米鹽布縷悉出俸錢易之秋毫不以擾市肆
當南北孔道供億不貲咸仰給于贖緩公曰奈何以
膏血事尊貴人乎言于當路一切輸粟粟且露積曾
指善之上疏請天下通行之著爲令而仁人之利溥
屬城用下敬上沿以爲例公盡靡之曰勿以苞苴汚
風當行春邑令具彩花公視其枘銀也事完卽發
邑帑以平均法散宗室祿人無觖望者偶餘羨金

是十三之

有然 印綬去者自增稅之 行郡內溢

有公 日思出民湯火屬員台黃公毅然以

疏其事 上曰從舊額便事雖寢

而公之 心有人所不及知者歲稍稔郡事漸治
公 咨嗟 曰文翁何人哉吾民不成都若乎朞社學
若干區擇師訓蒙士間就下里講鄉約諭民以母作惡
俗駸駸丕變雅化可立致者及朝覲時考爲天下清官
第一而督學關中之命下矣先是公之來也率僚屬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七

于神曰自俸薪而外有錙銖牟于民者入山虎噬渡水
覆舟去之日申此矢言實無愧色公眞今之胡伯虎哉
夫廉者率藺傲下不可一世公獨事上恪御下惠實心
實政無事不善而絕口不言前政紕也洵懿德之君子
矣詩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去後之思繫于無已也有
矣夫萬歷四十年歲次壬子陽月立

移建南陽郡學序

清 叅 伯

戴明說

滄州人

自昔郡縣皆有學所以培人材廣教化也顧歲久而圯
齋廡弗冶游其下者踧然有風雨荆棘之嗟僉曰伊守

弗 曰伊邦人士胡不是勤禮樂崩隕子衿
迺 有大咎余以佐計謫叅藩政于宛南宛南楚豫
名鎮也涓水還流紫山秀峙曩爲光武之所奮興武
侯茅蘆之所寄跡名臣碩彥史不絕書迺余下車而肅
瞻文廟在宛城外之東偏蔓草殘礫堂楹將墮余顧而
進郡及博士弟子員咨之咸曰學在城中以藩王出
邸因移郡學以拓厥址兵興以來城郭宮室靡不罹災
宣聖有靈乃使寇焰弗及于俎豆今遺黎甫集未暇弦
歌且楚氛震隣民唯敝賦是供曷力以及膠序余謂非

也自昔臨雍釋菜勒爲盛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納陸
之言喜文學明帝時干戈甫定卽爲園橋講誦之舉
獨譽髦是勵兼豫弭亂銷兵之策今廟堂南顧用
不撫髀歎乃親奉大學且日進文學諸臣而策試焉
舞干戢矢之意與尋請于中丞公而郡大夫因率諸
人士進言曰唐藩廢圯乃舊學宮地也修與建費等移
建費亦等曷移之余曰善崇文古也復舊今也儲才
也爰謀諸有事茲土者大將軍若諸分闔若郡守
廣文以暨邦之薦紳先生博士弟子皆有助而以余

爲倡自茲煦育人才鼓吹名教將以日月光洗甲兵之
氣豈唯宛郡科名聿盛將箐茅溪垌之域有觀化而來
者是爲序

張仲景先生祠墓記

叅伯 桑 芸
榆次人

粵稽金匱玉函之書莫不稱仲景先生先生爲涅陽人
靈帝時舉孝廉爲長沙太守後以鑿名世人有知其槩
者至詢先生宅里丘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畧其良
二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又何怪滄田陸谷埋古蹟于藁
雲莽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牖靈今人恒相求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五十九

而間一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涅陽昔隸宛故先生爲
南陽人郡東高阜處父老相傳爲先生墓與故宅在焉
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仆其碑墓遂沒越二百六十餘年
爲崇禎戊辰有蘭陽諸生馮應鰲者感寒疾几殆恍惚
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活問撫者爲誰
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我有千古憾事盍爲
我釋之南陽城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
久平蕪今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
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可得悵

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鑿內有衣冠鬚眉與病中所見脗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也因步廟後求生墓爲祝縣丞蔬圃矣具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奇異丞益怪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訐鰲不復來園丁掘井圃中丈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鑿聖張仲景墓碣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悉又數年應鰲謁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隸宛入郡過先生墓墓雖封尙未能式廓兆域以酬夙志嗚呼井

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于郭指揮而忽一旦感著于馮廣文象法住世亦有紀年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偁千古憾事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以支淵源仕于宛爲地主表墓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三楹于墓後門廡垣階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爲宛中弔古佳話則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哉當漢桓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咸惴惴俊厨顧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著書以垂後世蓋嘉

惠斯民未見諸施行者寓于消沚迓和爲萬世 疲
而躋仁壽豈非有所託以成名而道固進于方枝之
哉當時華陀服其論而王粲遜其哲固非建安諸才子
可頡頏也先生處不可爲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于
理張丞值有爲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于治理千古知
已又不止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成張君問記
余泚筆以紀顛末時余分藩宛汝云

募建張醫聖祠序

同知

張三異

漢陽人

觀廟貌有壬有林以崇祀帝王聖賢禮也降而曲學

巫醫立廟世祝者何也人抱形質貫精神見生而不見
其不生見死而不見其不死是故日月晝夜能以寒暑
殺人貧富貴賤能以喜怒殺人至人者攬陰陽之轡調
西氣之和民無夭札物無疵厲此上古岐黃鬼蘆所謂
醫于不生不死者也後世見有生死而醫學興醫學興
而生死愈亂太乙雷之炮炙秦越人之操鍼治其死者
也長桑君飲上池倉公配火齊治其生者也洎三代秦
家指不勝屈然而篇帙浩繁授受秘隱以奇方爲
以用 如用兵鑿學不明生死之大惑也東漢張

公 屈起申 出守星沙澹然黃綬雅志青囊探蹟索
隱發古人之未發傳後世以難傳註炎農本經纂傷寒
論証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雖世不乏絕技若神鑑能易
人腸 奇矣非中庸也元晏能辨深甲乙奧矣洩造化
也羅浮肘後有方好神仙導引之術元化龍宮得濟有
青蛇白額之誕是故自赭鞭草木以來稱王者二而聖
則不可槩許何也醫王以功砭石酒醪能割制人能生
活人然功必自己出功多而法恒不傳醫聖以道理脉
万書能開發人能普渡人功不必自己出功大而世無

不濟故醫之有張公仲景闢邪存正承前啟後猶儒之
有孟軻也稱之曰聖殆非誣也某生也晚嘗按甘伯宗
名醫圖已識南陽有仲景順治乙未蒞郡事公餘與同
寅王亦安策馬東行馮弔關門蒿萊齊頰有山剝巋然
碑橫碣仆進野叟而問之曰歷代名醫像也像後各載
題記拜禮至張公不覺瞿然驚詫曰是非伯宗圖所謂
醫聖者乎野叟神其說曰越數武卽張公墓道三十年
前今葉博士馮某疾且革夢聖活之且云祠後七十七
步有塚埋沒已久上將穿井踵訪拜奠立碑而去去

有穿井者得石碣實先生墓也下如有風
悉如博士言于嗟人之能生人者恒窮于已之生之
能生人者猶濟于已之不生則非特通生死之窮直
通于不生不死之窮聖耶否耶奈何祠駁落而祀湮廢
也某不揣冰署力綿擬捐俸以集同志諏穀鳩工爲
椽將之地徐理其夜臺永誌不朽或亦報功之典所
克當乎特引其端

張大將軍收瘞枯骨碑

叅伯
楊 璫

宛民自失橐耜而日受蠹木隙墻之風雨則孰生孰死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六十三

幾不知所暱就矣夫苟不知暱就則兵兵之盜賊盜賊
之武關西瞰淮水東流抑何時何地不爲鋒鏑而方城
負隅之嘯更出没人籬壁觀浩劫于中原敢必南陽一
角有今日哉天子曰嗟余指顧中原而莽戎聊定惟宛
民化離其簡能肅戎行而養民者爲我蔽南汝于是大
將軍乃應詔蒞政之日城無完郭民與寇狎官舍傾覆
而有司若寄大將軍曰國初傷痍民氣未復吾先習民
後致力于盜俾盜與民分而後選鋒勦盜而民不傷
吾今日之軍政也行之歷年而盜與民分再行之

年而民不知有兵如是者數歲其間料敵應變定南而屏襄漢者姑不暇舉卽拐河餘孽終不忍殺遲之久而後剪定復推功于有司而不肯自居此其度量爲何如耶余嘗讀史至吳起殺諂已者三千人武安君趙降卒四十萬王全斌妄戮贖貨其守西河拔上黨下蜀之勛非不赫耀一時而事後論定又未嘗不薄其爲人也以此論大將軍而大將軍抱活人之志見之軍功者豈無傳述而余獨表其掩骼一事者何也蓋掩骼王政也有司不及舉而大將軍舉之蓋大將軍無日無念

不欲翳死人而肉白骨也恐府中人冒京觀以失實西冬始得元妙觀道士四人月給米八斗錢二千冬夏給衣服于是四人者力墳墓竇大小凡若干孔聚骨如山大將軍卜地于觀之前開萬人墳卜期于仲冬廿七收衆骨而座之作佛事施晚食嗚呼余備藩于此且經年時時與大將軍相周旋茲叨陪卿貳將別亦謂大將軍坐匡牀着弋締袍日擊鮮嚮士習騎射謹烽火門無客不肯預政事有斛律光曹彬遺風而孰知其山不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麕麋鳥翼

王種種不忍人之政皆克滿于大將軍之掩骼一事
呼此一事足傳矣乃勒之碑復推大將軍之意以作
大將軍諱應祥遼東人歌曰孰謂一將成功兮萬骨
枯而爲沙詎知慈燾之一麾兮屯蒙廓其有家白日兮
馬鬣黃泉兮天涯男耶女耶饑寒耶病耶有流矢在白
骨耶受將軍之度而咸利無爲嗷嗷在野而嘯悲笳

重建南陽臥龍岡諸葛書院記

中丞

閻興邦

宣府人

人材之盛莫過於東漢之季說者謂建和以來俊厨顧
及咸罹黨錮故懷奇負異之士深藏於山谷待時而動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六十五

之丹砂玉液以及豨苓一當其用皆能奏効也而伯
仲伊呂純然王佐者惟武侯一人卓絕千古焉公瑯琊
人從叔父依劉表知表不足與有爲因居隆中晨夜從
容抱膝長嘯比之耕莘釣渭者先後一轍當是時曹瞞
據天下之半收漢之臣子以爲爪牙心腹而孫權竊江
東亦不憚高爵厚祿網羅英俊公若欲隱忍以就功名
其取封侯樹旗纛必駕荀彧周瑜而上之矧瑾仕於吳
誕仕於魏皆昆季也誠與之比肩事主豈不甚易而公
隴畝躬耕不求聞達迨草廬三顧幡然勃然始從昭烈

於挫折之餘不階尺土不需歲月而鼎足之形先成此
裴松之所謂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者誠
知公之心矣夫噓炎漢之燼鞠躬盡瘁忠也綿竹之戰
詒謀垂後父子死國孝也無歲不征民安耕耨仁也損
益連弩推演陣圖木牛流馬出於意表智也痛漢賊之
未報王業之偏安一身任之義也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街亭箕谷連請貶爵廉也節也公之爲人如是是故總
軍國之重而不疑其震主執賞罰之柄而益信其無私
以至恩流境內威攝敵人廖立李嚴沒身悲慕迹其行

事三代以下名臣多矣誰能與公頡頏耶去南陽城七
里許有臥龍岡公所隱居樂道處廬井咸在焉舊有祠
祀公元至正十年勅改爲諸葛書院聚生徒撥贍田使
學於其中惜自明季委爲灰燼六十餘年莫有過而問
之者予以戊辰夏撫豫是冬十二月卽奉

勘荒憇車南陽登武侯之高岡詢臥龍之舊廟父老歛
皆云毀於兵燹予亟欲修復而無一可董其事者去
年冬適新守朱璘蒞任來見間隨以此事謀之朱守曰
之責也敢不鼎新予捐俸以授朱守俾親爲相度

營木石雇匠役錙銖必稽材備矣遂於七月起工
有日而請予文以壽之石予以爲書院之建非務乎
名欲使士子入而講習之其忠孝廉潔仁義智勇能
公之萬一亦可以不負斯民若優游坐論托之於抱膝
長吟豈公之所望於後人豈予之所望於士子哉吾聞
南陽士厚俗淳民知向學故以公之賢歷九州而獨隱
於斯寧非心愛之故流連而不去耶彼後公而生者若
張睢陽鐵司馬皆有百煉彌剛之性百應不竭之才而
所遇非時死而後已與公同符學者尙論古賢識所從
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六十七

重建諸葛書院碑記

檢討

彭始搏

鄧州人

去郡城西南七里餘岡勢隆然當涇水之隈漢忠武侯
諸葛公草廬在焉元至大二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
瑋於草廬之東創建學舍皇慶二年集賢院上言賜額
諸葛書院翰林承旨程鉅夫奉勅記之逮於明季巨寇
燬廢爲丘墟康熙庚午我

皇清受命已五十年矣政修化洽文教稱極盛其冬上虞青巖朱公來守南陽甫下車卽謁忠武侯祠徘徊垣外求書院故址荆榛彌望竟不可得愾然嘆息者久之年辛未春以郡乘考之乃復經營於草廬之東白其於大中丞闔公遂捐俸金檄公董理中建講堂旁建齋舍後建三立祠中祀忠武侯以司馬德操徐元直配之公更爲之增建兩廡各十楹庖湏門寢無不備且將告成矣而舊碑出於階下具建置規模宛然符合若有神相之者嘻異矣壬申冬將迎主釋奠郡人士相率來乞

予言予謂道命於天率於性蓄之於中則爲天德抒之於外則爲王道用雖異而體無不同者也然體道之功要其造端必由於能寡其欲而後天德可以漸存能去其私而後王道可以漸行亦烏有不本於學問者哉典謨所載舜禹臯夔其行事綦詳矣由夏迄於商周伊傅奭旦相業稱最著然亦何嘗不兢兢于身心性命之學其見 訓誥諸篇者可述而知也逮至炎漢五百年間扶弱主申大義庶幾王道者僅得忠武侯諸葛公一人其生平學問源流得之最正故其自爲言曰非淡泊無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集衆

衆益與寡

去私之旨若出一轍以故能明義利之分辨王霸之業判忠佞之品植君臣之防一生建樹表表出於人寰迄於今距忠武之世遠矣凡經過祠下者瞻拜遺像諷誦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爲忠貞其感動乎人心之良者爲何如乎世每以公之聰明材智得於天亶居多而不知公之本於學問者爲至深也及世之衰士喜功名樂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本之則無設施亦勿足觀蓋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吾道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六十九

孔孟而後得程子而復續然程子之稱忠武侯曰有王佐之心又曰有儒者氣象文中子嘗言諸葛無死禮其有興乎而程子亦以此許之則侯生平之學問可見矣今之學者苟其仰侯之高風而思藏修乎書院必究淡泊寧靜之旨奉集思廣益之訓以寡欲去私守爲學要而後天德可以漸存王道可以漸行治平之無難復見於天下也青巖公生於禹會諸侯之鄉幼戢山理學之傳出宰洪洞又與范君彪西研究性命來守南陽也特表忠武風勵學者其能汲汲於學問

也蓋非無所本云

南陽書院記

工部侍郎

李元振

柘城人

上虞青巖朱公以庚午冬來守南陽首闢書院於府治之左既成請於撫軍大中丞閻公因額曰南陽書院一時四方來學者多至數百人蔬米薪水無不周給然咸出公冰蘖之餘不以一毫累里閭又爲選梓制義左國史漢唐宋八大家之文振起頽靡示以正鵠繼此又從事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魯齋敬軒諸大儒之書分章斷句附以箋註蓋規模宏敞條約嚴整南陽書院蔚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七十

乎稱大觀於乎公之用心可謂勤矣夫書院之設與學校相爲表裏而又以補助其不及所以自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無不共重於斯焉學校之士必出乎學使者之所甄拔蓋皆其已隸於庠序者而又有府州縣之別士不得踰越而入焉若書院則凡九州四海之士與夫嗜古積學不求榮達者無不與也學校之治士子任擇一經而共治四書大比之歲以三場之法試之若書院則凡談道講藝著書立說研究乎天人性命之理者業無分仕隱咸得優游於其中焉蓋先王之治天下也其

風 學宮而廣闢其途者無不詳且盡矣自虞夏
四代之興國有學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以及委
巷窮簷桑麻森蔚之區無不抗墜疾徐颯颯乎有吟誦
之聲下逮有宋因五代民間之義塾賜額賜田頒發經
書白鹿應天嵩陽嶽麓四大書院之名始巍然並峙於
天下傳爲千秋盛事斯固非無所爲而云然也恭逢
天子表章先賢親灑宸翰凡講學之地咸飭有司力爲
整治文教之興時稱極盛則今日南陽書院固青巖公
所以本先王之遺法而又仰體

重崇儒重道之意而宣布其流者也豈不與學校稱並
重哉嘗見公於政事之暇必親詣書院其訓諸生曰誦
詩讀書非徒爲工詞章計也蓋將以復性正心治其根
乎異日身登仕版抒爲經濟能挽偷薄之習而歸
於淳朴今聖籍所載三年九年小成大成古人爲學之
方 然備具盍本至誠以力行之乎小子勉旃公之所
爲教於南陽者其大旨如此按南陽西通武關鄖關
受漢江淮宛稱都會俗雜好事業任俠多賈然於
古昔 夏人之居也 人政尙朴忠猶有先 之

遺 得公以爲犬父母既養且教學道愛人
可使南陽人心風俗駸駸乎漸復於古昔也予於
之設施知之最悉因應十二屬士子之請爲發明書院
之深有補助於學校而尤喜公之不鄙其民能本古法
以治之不辭不文大書而納於貞珉蓋用以告夫天下
後世云

南陽書院學規序

督學
張潤民 夏縣人

今之學者與古之學者異非學有古今其所由學者根
柢殊轍故學術亦異古之學者以道今之學者以文古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七十二

之學者身心性命今之學者功名富貴相習成風江河
下世道人心莫知砥柱其弊始於上之倡導不先而
下之率循不謹則敦崇教化非還醇復古之首務與我
世祖章皇帝重道崇儒戊戌會試

御定天命謂性章題校貢士我

上紹統兩幸闕里

孝經序文刊刻十三經頒行天下學宮飭各省督撫
示府州縣廣立義學

諭 布 愚賤咸能通曉猗與休哉教化之盛

有過于我

朝者也辛未三月余恭膺

命視學中州深憫人心不古俗學浸淫蔽錮達者以奔

聲氣爲能初學以剽 僥倖爲事絺章繪句掠影捕

風毫無實得思一革頽風丕變士習焚香矢神下車後

檄各郡州縣暨教官與多士講孝經小學每月逢二

六日與父老子弟解

諭十六條兢兢凜凜以躬身復古爲務余夙心也試至

南陽郡守朱君以南陽書院學規爲襄城李君所著而

李君爲郡守朱君延聘以課南陽子弟者也聞李君沉
潛篤詣理學名儒與耿逸庵冉永光稱中州三先生披
玩其編如體要實地關頭功程歸宿及讀書次第深得
程朱許薛正宗暨閱先後告文語畧稔其立志超拔證
道于我鄉魏庸齋先生其淵源有自來矣殆所謂古之
學者與中州自羲皇開天程邵踵出南陽又爲中州名
郡城西臥龍岡傳武侯讀書躬耕處多士幸生其鄉能
無聞風興起第巡歷以來竊慮同道之孤將伯無助
朱君力行課士復敬延李君爲南陽弟子師倡

戒 徒潛心根柢追仿古人不徒事文辭訓

務庶幾人心歸正世道昌隆我

理學教化之盛直接河洛程邵之統也厥功不亦偉
予深儀李君爲古之學者而又有感于郡守朱君之
能相與以有成也爰題數行于簡端

南陽書院講學紀事

徐永芝 郡人

嘗聞山右禹京張公敬齋讀書不泥章句學以身心性
命爲歸其爲文力追史遷公穀不屑屑循時下蹊徑生
平爲人澹泊寡欲不營生產舉康熙丙午鄉薦登丁未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七十四

進士授中書三遷爲郎官爵位日崇布衣蔬飯有豚肩

掩豆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風今年辛未

欽 提督中州學政 謁杜私門蒞任之始盟誓神明

務 爲 阿作 氣試歷宛南適襄城禮山李夫

子講學南陽書院公 聞夫子名試事畢詣書院拜李

夫子 師 公曰先生當世名儒今爲太守青巖

公所屈 是助余學政所不及也予不佞 膺

命職司衡文 聖教代天作人先生代予而教

也敢不拜成拜至講堂命諸生進講諸生首述禮
夫子論語學而時習之全章疏義首云學字須從性
體勘公躍然喜曰學非誦讀了事窮理格物所以知
性迪德修行所以復性開便道著性字先生之學先
之教真確有根據復命講西銘太極二章諸生復述
山夫子疏義公爲首肯者久之——又爲之發明曰
者正須於西銘認取仁字於太極認取性字仁本性
性具仁體非是二物盡性不外盡仁盡仁實以盡性
二子之說蓋互相發明已而進歲入書院童子周其昌

十七人於前而命之曰人生德業端在蒙發汝輩年
方齠齡始掇芹藻磨礪之日方長進修之功無旣洛學
薪傳盡在中州桑梓遺老口傳手授確有源流須仔細
討論方今李先生正得真諦汝輩無徒求之言語文字
間語默動靜莫非妙道精義體認日久自有領會吾讀
先生爲學次序一書首列立志存心窮理集義繼以入
孝出弟謹言慎行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諸論而終之以
盡性至命希聖達天知先生之學無非存誠主敬真能
紹伊洛之學者矣又云先生嘗證道於吾鄉司農庸齋

魏先生其送近微王先生詩 憑將不負蒼 意
行藏報澗阿檢點衾影對越上帝希聖達天不外養
存心此切實之學匪同虛譚小子勉旃語畢復以
諭十六條及所著約言士範諸書諄詳開諭將別語禮
山先生曰恭靖先公嘗摘取程朱許薛五子書名曰
要創建紫雲書院於成化十五年賜額厥後肖雲先生
復著省身錄於此天下名士多出其門予生不同時心
切景慕非一日矣今復得先生守其舊廬紹明家學不
但爲公靖賢孫抑將擴羲皇洛閩許薛之統而爲吾道

傳人也予不佞願勉爲之序嗟呼世之相交者以位
以利而已張大宗師位居風憲手司文衡爲吾豫師宗
而必先枉駕書院加禮於吾禮山夫子且爲序其譜系
表其家學何諄切乃爾耶吾禮山夫子於都門不求一
於南陽不通一函遠於避利嚴於持身以世情論之
有不疑其不相合者不知一段精神默默相契卽在
此張大宗師之學道學也禮山夫子之學道學也以
接以學相印性命貫通融於水乳又何疑焉

永芝

書院耳聆其言目覩其事欲誌其盛特愧不文云

重建節義祠記

知府 朱 璘
人

祠以節義名示勸也節義者烈丈夫之行而婦人女子能爲之則其祠之也固宜祠建於故明成化間今廢祠廢而名存尚有舊址可考恐既久而并其名亦忘之將何以示勸此余復建斯祠之意也爰考祠制正祀大任以敬姜孟母配而節婦高氏范氏郭氏從祀焉惟大任文王之母周有天下祭於宗廟非後世郡邑得而祀且無遺蹟在宛非光武昭烈廟祀可比今撤大任祀位蓋以尊國母示不敢瀆也敬姜歸公孫氏孟母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七十七

歸孟孫氏同出魯桓後其世系同其節同其教子之義方同宜正位並祀矣顧史傳所載節義不僅於二母著而二母當不僅以節義稱似於斯祠未盡合也及祠告成適閱冊府諸書載光武感姊元沒於亂兵追封節義公主立廟於南陽縣西其卽斯祠也信然矣前者承久廢之後而莫詳所由遂祀文母而以二母配余又未敢議而仍以二母祀今二母之主不便再撤爰進公主而並祀之昭雋制也有正祀不可無配享余於郡志女中得二人焉一爲荀氏名采陰瑜妻一爲張氏中丞

公巡之姊軍中稱陸家姑皆南陽郡人此二人者不
心於生死不苟免於患難以之配享雖生不同時而
爽憑依必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至如三節婦未詳何
人無事實可考然已從祀于二百餘年之前其高風
行自足不朽迨後閱百年之久而僅得毛氏王氏蘇氏
三人又明末殉節於流寇者熊氏周氏曹氏徐氏四人
爾 鄉之父老子弟咸能言其事嗣有節義繼起者
爲限制皆得在從祀之列所以勵風化也抑余更有
焉節義之婦秉正性死正命其魂魄嚴毅眞僞不容

設有一婦焉前人得之傳聞操觚潤色後人侈爲
談不曰此吾門節義婦則曰此吾黨姻戚之節義
祠從祀吾知冥冥中是非判然苟非其人寧惟入
之鬼赧顏退縮而不敢前卽主議之人必有陰 是
不可不慎也由是而仰慕前徽感發天良有眞節
者出則斯祠之建其於人心風俗未必無小補云
在城外迤西基址湫隘不堪雖前人敦朴尚儉余
褻也因捐俸百金卜地於大西關堂構聿新 可
觀且得隙地一帶又旁建數楹以居婦之寡而無

創建文昌閣記

四民之中各有表見士子學古入官大而利濟天下則保障一方以及加惠於鄉黨州閭甚善也農工商守其業勤其力仰事俯畜迄可小康則亦皞皞乎王矣朕而士風困頓民氣寥落是處皆有豈運會之適殊夫亦山川城郭之區陰陽五行之理著地成形有人所可挽回者漫不講求謂非一手足之烈而莫爲之也堪輿者流載在方技而庸人每假此營利又不精其術徒致損敗故人直指爲誣余謂不然昔周公大聖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七十九

也而卜澗瀍郭景純通儒也而受青囊經朱文公先賢也性理一書詳及幽燕形勝蓋君子一斷於理而得失之數見焉初形家言郡城外白河之水直出南爲不宜余議建文昌閣於水次使水之來而過閣者環映帶相與有情是可以虛體收實用也遂捐俸六千金并勸士民樂助共襄斯舉今閣成而屬予記之余四海蓄而不流水所止也江河流而不蓄水所行也河之水千里一曲凡東南財賦達於河者必多設以節之江漢皆數千里朝宗凡所經歷之處必有兩

峙布石磯以束之此人與天地 而爲

若夫內河之水有滋灌溉者有通舟楫者或隄堰以之或疏濬以導之白河固可兼收其益第流而不返者勢也不使其不流亦不遽使其直流惟有閤焉本以連游泳之意而得其障湍迴瀾之效域中靈秀不虞滋生之脉常留有餘則斯閤之建夫豈徒哉閤以昌名者何居文昌主文運在天爲列星則應尚書之在世爲明神則掌科第而操黜陟之權故所舉皆端方正直之士出身加民衆度蒙其庥歸於里門鄉黨州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八十

其惠而福曜照臨遍及凡黎神功浩蕩有如此水而後宛士之學古入官農工商賈之樂其業者不得謂運會之適殊亦信人力之可挽回矣是爲記

祭二忠祠更定配享文

朱 璘

嗚呼中丞公之死睢陽忠烈公之死靖難前後相拒百六十一年同以儒臣諳兵機拒大敵同以力竭而身又同爲南陽郡人其有光於鄉土也多矣中丞 沒時河西節度使張鎬命蕭昕作誄肅宗詔立廟於時致祭由是公祠徧江淮而歸德有協忠

太守並祀部將南霽雲雷萬春及城父令姚閻配享
丞相過雙廟有枯木寒鴉之感卽其地也宛祠建
于明萬歷二年並祀中丞公忠烈公惟以霽雲萬春配
中丞而鐵公獨祀焉不知何人續設許公遠顏公杲卿
祀位當時莫有指其非而撤之者夫睢陽常山皆公之
僚友也無端而續祀之旣祀而不居乎正位吾恐冥冥
中公必有蹙狀大不自安者而何以妥神靈哉昔林放
遽伯玉孔子之故人乃文翁石室諸圖謬指爲弟子使
居從祀之列後世學士大夫莫爲置辨至明世宗而始

撤之謂友之不宜從祀於友也而謂睢陽常山等配享
於中丞乎忠烈公爲山東左藩時燕兵畧濟陽有教諭
王省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之曰此堂爲明倫今日
君臣之分安在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燕兵薄東平州
官吏皆散有行人謫州吏目鄭華率民兵固守力困援
絕遂不食五日而死此二人者皆公之末屬國之小臣
無城亡與亡之責而慷慨引決殺身成仁非公之忠義
激發而致狀與秩諸几筵共登俎豆固其宜矣猶是配
享也撤其所當撤者以正名分進其所當進者以備典

此皆太守之事然不先請於公則形迹似專非修復人廟祀之意茲以秋祭屆期謹齋沐爲文昭告祠下神其許之而後太守敢從事也

重建 王公祠碑記

朱 璘

士君子當承平之世出而爲天子大臣卓有表見以功名終必其所資者淡故能由體達用君臣道合庶事康濟而聖賢之學亦賴以傳若夫科名冠多士仕宦膺顯兄倡于前弟繼于後居恒讀書自命以爲未必盡如是者又無不如其意之所期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其得

於天者全也南陽王文莊公文惠公皆以河南鄉薦第一成進士兄官至大司農弟爲大方伯當時榮之後世傳述之謂非受天之祐不至此余思君子懷才抱德困於場屋則湮沒以老卽遇矣猶不得申其志又或未盡其用爲世所惜文莊公未遇時淡探性命精微之旨卽以明道爲己任及由戶曹督學晉中明孝皇已有他日可大用之語文惠公孝友性成居喪尤篤由廷評出守廬州姑蘇歷蜀憲東藩愛民造士匡正扶危屢著聲績履坦就安福祿尊寵若合符節豈非天之篤生偉人

俾植倫常衍道脉光於有位爲一代楷模而先生所以
仰答天心者又豈適狀遭逢其盛哉古之君子旣沒世
而不能念之或陪祀廟庭或從祀學宮或列祀名宦鄉
賢或專祠奉祀所以昭盛德而妥神靈也七世之廟親
盡則祧而先賢祠祭與天壤同壽立德立功立言穆叔
所謂三不朽也宛有祠祀二王公建於故明萬歷間距
余來守是郡計已百餘年雖祀典弗墜而兵燹之後堂
構無存將何以振士氣而慰邦人之思因詢先生之裔
孫^某令其博謀於族黨共成葺祠之舉余忝郡長吏首
捐薄俸以倡之不數月而落成焉至先生文章宦蹟則
國有史邑有志茲不具述余惟本尚論古人之意勒石
祠下非能表彰前賢竊自附於私淑云爾

育嬰堂碑記

朱 璘

昔臯陶頌舜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孟夫子謂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鰥寡孤獨誠以生生之道甚廣而凡待我以
生者當無不欲遂其生矣漢章帝元和三年特詔天下
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此育嬰所由始
其良法美意亘千載而常存又好生中之第一義也我

朝定鼎以來百度維貞而矜恤遺孤首加沛澤東西朔南
聲教四訖咸能仰承德意民不夭札用登仁壽惟南陽
郡城向罹流氛屠戮之慘僅於荆榛中噓噢殘黎迄今
士知稽古民適聚廬車牛服賈間出闐闐乃育嬰一事
尙未舉行殊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也余守茲郡檢視從
前廢墜次第整飭始得建育嬰堂於郡治之左復捐俸
若干金付託典舖按月取息以備僱乳然收育遺棄
孩必先計其乳哺之人彼此皆安乃可經久貧家數
相依爲命若使隻身受僱拘於官所則在家在外勢

兼顧恐無有趨赴者今立條例募一良善耆民住堂登
簿先訪有乳婦人願爲乳哺者俟得一嬰卽令抱交其
家每月給銀三錢滿一歲卽可餽養每月給米一斗以
資飯食有願領爲子孫者量出養錢收貯育嬰堂公
若轉賣爲他人奴婢按律治其畧賣之罪至四歲無人
願領許乳母當官批照准爲伊家兒女以酬乳哺之
並委經照兩官輪年管理造冊交替永爲定規易曰
地之大德曰生書曰若保赤子斯舉也上副

聖朝累葉之浚仁下續孩提一綫之微命良法美意 幾

矣爰勒片石以志權 後之

撫犛獨本不忍人之心擴不忍人之

寧 量哉

重修琉璃橋碑記

朱 璘

之水發源於紫山西北流至郡城東折而入於
郡城里許有橋名琉璃溪水所經而橋當要會凡
貴游車牛服賈絡繹晨暮蓋五方之津梁也建置
就傾圯去歲爲大水衝激遂至闕陷過半輾轍
通 迴取徑負戴往還惴惴狀如蹈薄冰惟懼隕越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八十五

議修築之博詢吏民僉議重建估工料八百金余謂
非力所及又議增修減至三百金乃鳩集匠石親履其
處心度手畫纖悉畢舉遴委能負兼董其役工務堅
財務節省經春告竣計費不及二百金頓復舊觀余
有幸焉橋梁治則行旅願出於塗一幸也地瘠民貧
義急公者而大事竟集二幸也較初估之數十省
工程完固三幸也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有待於人不如橋之普濟也遠矣爰勒片石以志
事云

南陽縣藝文

重修南陽縣儒學記

明大學士

楊溥

皇明統有天下以來首詔府州縣建立學校宗師先聖孔子爲斯道之尊從祀則有顏曾思孟封爵之賢巍巍以廟堂繪飾之以丹雘門廊戶牖軒楹梁棟舉以法而奠其高深以定制焉春秋舍奠進退揖讓于庶陛翕然有以起人心之敬朔望釋菜秩然有以嚴師生之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文風之振舉斯道之宣明未有盛于我朝也矧南陽邑庠爲天下學校稱首士類蒙是育養者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八十六

咸成 昂圭璋之德賢材由是顯仕者皆爲廊廟瑚璉之器茲蓋雖由地靈所鍾實乃聖道涵濡所致也永樂間廟堂頽于潢潦朔望之禮泯而未舉者二十餘年宣德間西昌李桓圭來令是邑覩廟堂化爲藁莽門廡化爲丘墟深慨斯道之無賴也久矣于是請諸太守陳公正倫同知張永通判李安推官司憲咸是其謀又重爲之助而有落成之獎在泮又有教諭楊機訓導王庭訓周遜悉心匡翼以贊襄其事桓圭惟捐資殫慮以掄材鳩工爲務且南陽政事繁劇不能親董百役幸賴耆老

翰周禮分勞代理昕夕不遑旬月間大成殿聿成棟
梁峻起矢棘翬飛構櫺侏儒椳闌扃楔舉得其宜窻戶
櫺牖簷楹瓦甃曲盡其制餘則鱗次而就彼其談經講
學則一新明倫行禮之堂傳道解惑則重建進德日新
之齋庖廩則有次會饌則有舍黝堊丹漆繪飾合度一
旦百廢罔有遺舉然非桓圭之力量大負荷重一念尊
崇聖道之誠所致曷能成莫大之功于目前哉且能不
勞民力不費國資其成又有若神靈所爲之易者皆桓
圭之經營之材之能也然桓圭之材能見于聖門如此
則聖人在天之靈豈不陰祐默啟斯文之盛乎是則斯
文之盛固足以啟儒林瞻仰之心他日舍菜奠樂詠沂
者得不歷指曰南陽廟學之建令尹李公桓圭力也廟
學屹然奠安于萬世則令尹之功得不垂于萬世乎噫
聖道大明于天下而光啟國家之運文德潛敷千民庶
而祐茲治化之隆道配貞明而昭簡易千載而下仰茲
之盛得不有感于忘言之下乎是爲記

重修南陽縣儒學頌序

太常
卿 方九功 邑人

重修南陽縣學宮成學諭仇君爲書抵余曰學宮歲久

圯不蔽風雨春秋釋奠 多士游息

以崇教而作人也邑侯 公視篆之三年

之 材聚工經始于萬歷三年八月迄次年三月

文廟兩廡櫺星戟門啟聖祠敬一亭明倫堂

至犧尊俎豆之類撤舊更新悉仍故制建名宦祠于

倫堂左祀吏茲邑者若而人建鄉賢祠于明倫堂右

茲土者若而人闢射圃以便肄習置學田以周

公所創始也他如白河蕩齧爲災築堤捍禦則永

之積也濬久淤之陂塘以導水利則富民之惠也剏

之祠以明節則植綱風世之標也善政未易更僕
有百姓之口碑在而學宮重修其有功于學校最
人 丐一言以揚盛美余受而讀之竊有感於興廢之
待人不行也大凡功每興于蠱而感必因乎功今
法制創于前而後人遵用之事不易方則人狎所見
奚 爲功功無所施則情無所繫奚用爲感是故平陽
京兆無奇此何以稱焉宛之學宮建自國初余聞
年間圯西昌李侯重修之大學士楊文定公爲之
記歷九棄而至於今 極矣長垣成侯再修之而叅伯

公爲之記明興逾二百禩僅茲兩見其功
大哉李侯所修據文定公之記然亦因舊葺理
制而成侯則飾其所旣敝增其所未周規模視往昔
焉此其功不遠在李侯上哉侯不自以爲功而博士弟
功焉亦無心于感人而博士弟子感焉豈非興于
之後者其功易著而關於興教之端者其感尤
輿人頌鄭僑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假使教不
子弟則于父兄之情無關而亦奚頌焉今博士仇君
之丐言于余鄭人頌僑之意也可無言以復乃作頌

學宮構自國初實實枚枚育茲多士講學談經
宏開越二百禩爰葺爰圮棟宇其頹愍茲其頹起
之疇其任哉倚歟賢侯雅志作人其德不同乃召
經之營之鳩集羣材不煩公鏹不煩民力而民子
旣子來不日成之厥績用彰新廟奕奕星戟森列
有光啟聖崇先敬一勒訓詞宇煌煌賓師有齋
以翼明堂名宦報功鄉賢昭德異世不忝百
貞 興嘆美哉邑庠惟此邑庠規模廣大萃集奇英
羣闡揚六籍用佐休明思樂泮水我侯蒞止

掖諸生諸生鼓篋望形景附是則是程猗茲盛美百年
再見其功匪輕念茲戎功何以報之有此頌聲成侯諱
遜長垣人辛未進士

二王公祠殘碑

按王文莊公文惠公皆以鄉薦第一成進士文章政
事卓然有聲歷年既久碑毀無存其碑文之見於舊
志者脫落首尾僅存中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殘
編斷碣猶當與彝鼎同珍謹錄之以彰二公之賢並
冀後之博雅君子考而補之云爾

道旁營營語邪議竟寢餘具名臣錄中次公義讓長者
親沒籍苦塊而寢外者三年其性行大率類文莊公所
爲人守廬州蝗不入境民爲生立祠後徙治蘇蘇故有
土守諸歲例錢皆峻卻之覲京師會郡倅解情爲撫按
所中傷當黜公業倅枉迺抗聲言曰假令守狗私情先
黜守後出倅毋令清朝誤舉錯爲也聞者皆危其言直
公不爲動竟直倅士論躡之繼掌蜀憲時蜀藩覲而
有司莫敢誰何公屢引正法彈折之有一令不阿藩藩
怒欲屈法陷以罪公力爲白得釋仍偵其所陰嗾者數

北門樓曰望京是役也工肇于庚午二月落成于五月費而不擾勞而不怨非侯區畫之善而悅以使民能是哉予歎慨今之司民牧者率因目前興革小利獵取名譽至于舉大事動大衆輒以勞費自諉不則或經畫踈畧費糜而寡效嗟乎任事難而成事亦不易也如侯者不辭勞不避怨不爲目前之計而爲經久之圖不要節愛之名而垂利民之實自昔視官如家者非侯其人耶非侯其人耶

二王公祠殘碑

碑毀無存縣舊志有脫落首尾僅存中段錄之以異後人考補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一

道傍營營語邪議竟寢餘具名臣錄中次公義讓長者沒籍苦塊而寢外者三年其性行大率類文莊公所爲人守廬州蝗不入境民爲生立祠後徙治蘇蘇故有守諸歲例錢皆峻却之覲京師會郡倅解情爲撫按中傷當黜公業倅枉迺抗聲言曰假令守徇私情先守後出倅母令清朝誤舉錯爲也聞者皆危其言直不爲動竟直倅士論躡之繼掌蜀憲時蜀藩疏而嚙有莫敢誰何公屢引正法彈折之有一令不阿藩藩屈法陷以罪公力爲白得釋仍偵其所陰嗾者數

然 二 擅 而

馮聲宦業而詞林弗振若二公者文學政事雁行而起同聲海內而醇實之德孝友之行廉靖之守見諸縉紳所傳誦者尤足以起懦習而振頹風卽南陽故多豪俊才如二公者豈易得耶二公繼捐館部使者已採鄉評列祀鄉賢祠其士大夫猶謂不特祀不足以愜輿望樹風教嘉靖戊午太守郭公藩叅郝公至諸生吳桐等上議請建祠咸忻狀從之乃以其議上諸若撫若按若學憲若藩臬諸公皆曰可于是卽郡城社學之西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二

爲祠祠成議者又謂文莊公制得謚木主旣以官謚書文惠公以方伯老謚未得請書止如其官慮伯仲不稱無以示嚴重乃效文中靖節故事稱文惠公自是公論咸快而二公賢聲益光布里中矣乙丑秋文惠公之子慎向與予游因來請予記焉嗚呼二公行事在名臣錄郡邑志懿爍表表兩足徵信異日操觚摛翰之臣著爲史書名列賢俊無疑也乃茲祠宇倣建示民具瞻洵惟卓犖之才足以當此卽以之訓後人勵風化豈渺小哉予猶記曩者文惠公守蘇爲弟子員就試公詞色温

既 秩去而 之 民思繫之迄今事久
定專祀于鄉棣萼輝映所謂立身之遠圖不朽之盛美
二公誠得之矣夫世之履膺陟華聲權熏灼震疊海內
胡可云記迺其終或與物共

重修奎章閣記

國朝 李克廣

歲庚午邑侯紀公重修奎章閣成李子援筆而識之曰
噫甚矣奇物之成也蓋有其時矣非其時弗克成也際
其時雖不意其成而卒無不成其故何也曰數定故也
數之所在雖聖人亦有所難逃夫聖人且不逃乎數况

一木一石乎故予紀公之葺茲樓也有奇焉者何奇乎
爾豈以其爲魁星而樓焉者耶天下之大郡邑無慮千
百其隨文廟而設像以祀之者何地無之也非奇也豈
以紀公之葺茲樓而位以魁星者耶以無慮千百郡邑
之衆守若令何莫非守土官而司營建之責寧獨不能
如紀侯之成茲樓者以成之非奇也然則何奇乎爾奇
以其時也時又何奇乎爾奇其前此修之者在庚午而
紀侯之重修者亦在庚午也予嘗得之茲樓之舊識云
且不惟其時之奇也時奇矣而樓宜重新矣而紀侯適

望族文壇領袖方

士 宜 中秘黼黻

子右文之治而造物顧不然乃使之出宰民牧且
窺紀公之志若不以讀書中秘爲稽古之榮而以民社
重寄爲可以展其盤錯之才是蓋其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己任深有得于范文正公之意者也故下車之日
他務未遑而卽爲茲樓之役樓遂用是以成嘻甚矣奇
抑予猶有奇焉者紀侯之來在己巳乃不葺之己巳而
仍葺之庚午花甲一週首尾符合數之前定顧如是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四

眞不謂之奇不可也顧樓之成既有數以定之于前則
造物又非無意行見文教振興科第蟬聯易宛南五十
年來孫山舊面目作人文區藪觀魁星之多也歟哉母
亦惟是紀侯之功乃克有此千百世奉之矣得非奇也
詩

南陽道中作

唐中書令
知政事 張九齡
曲江人

登郢屬歲陰及宛惜所適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佳
氣靄厥初霸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遭遇
感風雲變衰空草澤不識鄧公樹猶傳陰后石驅馬歷

闐闐荆榛翳阡陌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憚懷古對窮
秋興言傷遠客眇默遵岐路辛勤敝行役雲鴈號相呼
林麕走自索顧憶狗書劒未嘗安枕席豈暇墨
持遼豕白迷復期非遠歸歟賞農隙

遊涑陽清泠泉

翰林
供奉

唐李白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空
歌望明月曲盡長松聲

南陽送客

前人

斗酒勿爲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五

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守睢陽作

中丞
張巡 郡人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侷月暈分守若魚麗屢
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 忠信
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聞笛

前人

峒峩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
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淡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太守
韓翃 郡人

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遠連秦樹
礚聲近報漢宮秋疎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晴香小洞幽
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

釣臺

宋 參知政事 范仲淹

包六令網賢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

弔古

王 令 廣人

兒射火燒九天鬼手不撲神聽旃羣庸仰口不肯唾
出長喙噓之然睢陽城窟縮死驚危繫一髮縣九淵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六

巡矚睨遠兩眦折怒嚼齒碎鬚張肩恨身不毛劍無翼
不能飛去殘賊嚙翁軀腥刀子磔俎日嚼肉血猶經年
霽雲東攘兩臂去西來才有九指還胸中憤去吐不散
去隨箭入浮屠塼忠窮智索莫自効更商愛妾嘗餓涎
我疑沒日賊不食恐其肉醜死不痊又疑身骨不化上
定作金鐵埋重泉何時山移陵谷變發出鼓鑄戈或鋌
吾如得之願有用不誅已然誅未然

豐山

金 內鄉令 元好問

豐山一何高古木蒼煙重開門看吳楚鳥去天無

光武臺

前人

此遺臺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揮定羣

題南陽諸葛廟

元監察御史周伯琦饒人

劔江流水綠沄沄五丈源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
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
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臥龍岡

明本郡知府陳正倫吉水人

元德從茲起臥龍草廬千載記遺踪君臣一語交投厚
宇宙三分割劇雄古木雲霞蒼蘚合斷碑風雨碧苔封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七

登臨景仰清名舊感激徒傷鼎峙功

志學書院

改尼寺爲之

知府段堅蘭州人

彈鶯嬌春正芳遙遙冠蓋若雲翔游觀此日新書院
知是前時舊佛堂荆棘剪除狐矢穴梧桐高起鳳鳴岡
來繼往人如作吾道于斯有耿光

二忠祠

二首

叅伯李廷龍

年來政漸更羯胡從此震西京馬嘶渭北移清蹀
人在睢陽保舊城千里孤忠甘誓歿一時羣小浪偷生
香浮宛苑新祠下幾向奸諛志未平

鳳詔仁頒徧九垓春回枯木自天來剛腸不逐風
正氣猶存猿雀哀白下遊魂江際闊隆中人去雨聲
新祠涓水君恩重爲采谿茅薦酒杯

臥龍岡

舉人

李宗本

臥龍岡謁武侯祠殊絕人懷百代思回首風雲空此
多年蝌蚪尙殘碑橫經我重朱翁筆灑淚天留杜子詩
終古日星炳霄漢矜明熠燿漫多岐

前題

黃輝

蜀人

宛郭雲林舊艸廬蕭蕭黃葉雨中疎水村故戢真人里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八

山宇誰留帝子車玉壘霜寒王氣盡龍岡楓老翠華虎
惟餘高士松蘿月流炤蘋蘩似漢初

前題

檢討

李蓀

內人

武侯廟裏題詩處柳絮飛飛此重來想像英雄堪下淚
徘徊今古幾啣杯晴空野鶴投沙嶼長日山花上石臺
臥竜高風誰得似浮名眞媿役塵埃

志學書院

唐藩

希古

人心溺已久異說戕吾眞至理旣蒙昧頽俗成因循卓
賢太守憫惻情何勤政首定民志教敷先人倫爰因

古梵 煥作學宮新罷黜彼夷教陶我多儒紳懿訓謹
詩禮雅奏諧韶鈞絃誦日不輟人才亦彬彬拔茅尚連
茹早見克國珍所幸千里間坐復民風淳鄒魯斯已
君侯踵芳塵援筆紀嘉績允矣垂千春

前題

徐

綬

山陰人

五馬諸侯政若何年來惠澤及民多止迎佛骨推韓愈
一正人心說孟軻喜見關雎風化好曼聞思樂頌聲和
甘棠樹下春風裏猶有閭閻五袴歌

前題

臬司

彭

韶

莆田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九十九

西方夷教遍中州祝髮閨門俗漸偷誰別婚姻歸雅道
咸推德義賴賢侯名臣留像遺冠佩先聖端居正冕旒
此地師生遊學久鷺湖白鹿并千秋

博望城弔張騫

修撰

李維禎

河上仙槎去不還空留姓字在人間爲君一片封侯地
多少淡閨恨玉關

謁草廬

學政

葉秉敬

浙安人

君不見嵩山之高高入天臥龍低橫一抹烟兩山並
天中聳草廬似在嵩山巔寸草斜枝拂雲際秦槐漢

那比肩問渠何得高如此武侯精忠萬

胸了了暫向隆中將膝抱三顧決策三國分六出雄風
六合掃七擒七縱渡瀘兵一字一淚出師表可笑曹
萬種欺至死無能盜大寶只此一着大神奇千古英雄
都壓倒我來拜謁艸廬中羽扇綸巾神矯矯自思欲學
武侯難但願學侯心地好

題王文莊公墓

唐成王
古心老人

葱葱佳氣鬱山川奎宿光輝六十年一代典章歸武庫
六經衣鉢接文禪聖懷政航東南慮哀些俄驚海岳傳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百

天喪哲人邦國瘁老夫清淚滴重泉

題二王公祠

知府
鄧啓愚

當年花萼應天垣此際祠堂背郭門俎豆四時奔老吏
衣冠千載拜羣孫中原日落粉榆社高樹雲開薜荔園
白水紫山風未遠漫勞楚客賦招魂

冊封禮完同渭川張總戎謁武侯祠

嘉靖丙辰
太史
萬浩
江右人

龍岡風物古之情諸葛當年此地耕饘粥本甘全性命
何意勒勲名三分漢業終難濟十倍丕才半未成

天定自知人莫勝堂堂大義仗人明

過臥龍岡值雨二首

參伯
郜永春 長人

南陽負郭隱耕鋤霧雨籠烟暗草廬何處風雷驅使節
此間魚水戲徵車石牀夜據清歌枕壠畝波分汲綆渠
慚愧逢時無計策故園蕭瑟轉踟躕

赤幟三分業未成風雲旦暮擁霓旌奔馳短草行泥亂
點綴殘花帶露明岡起臥龍吟漢外石將乳燕舞春城
飛絲過眼天隅細白水紅陽萬古情

游豐山

宛平縣知縣
李蔭 內鄉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百一

清冷淵尚在畊父此揚光朱草稱仙品赤緞具客裳侶
游方以外却在水之陽坐待清鍾發其如未隕霜

弔龍岡諸葛武侯

國朝大學士
舊南李
党崇雅

不識齡梁父認為樵與漁遨遊巢許侶追載伊周輿吳
魏三分鼎烟雲半榻居褰帷遙問俗覽勝探遺墟師表
已塵跡陣圖列壁餘錦江誰是主瀘水總非初抱膝心
無競盈階草未除升沉何足據登眺漫踟躕

謁武侯祠二首

巡按御史
李及秀

討賊書傳萬古香當時誰識漢綱常沉埋國史經千

賴有知心是紫陽

暝色蒼蒼萬壑封
祠前燈火徹長松
銅臺遺址空千尺
不及平岡號臥龍

先主三顧處

劉承纓

流寓

莫道王孫無大畧
只茲頻顧眼如箕
相逢便了英雄案
鼎足三分豈預期

涓水

守道

戴明說

滄州人

涓水春陵後河山
自大邦雙機奔一綫
佳氣鎮襄江沉
騰龍影浮金謚鷺
涼風生遙指顧長
嘯受降艘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百一

臥龍岡

前人

臥龍淡寤寐短杖入寒臯
千載風雲氣當年魚水勞
大江呼管樂喬木指孫曹
莫灑長沙淚曦光動寶刀

范蠡廟

曹文萃

扁舟飄泊五湖間
遺廟空存白水灣
剩有西風招不得
寒烟落月苧蘿山

召父陂

蕭韶相

都草莽已連阡
水利空聞召父賢
鸚鵡不知香稻少
聲猶集廢塘邊

謁武侯祠

南陽令

李本澤

南陽城外武侯祠傳是當初三顧時半壠邱原存漢蹟
十年燈火伴殘碑閭中應有還廬夢峪口空留古戰旗
先生殊悵望傷今弔古有餘思

前題

南陽令

戴上遴

翠簇臥龍祠幾樹輕烟鎖碧枝昔日草堂琴不見
甫尚傳詩隆中莘野皆三顧涓水碓溪第一
容細看平沙處可有先生舊馬蹄

弔醫聖張仲景先生

前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一百二

長沙賢太守金匱易烏紗橘園存棠蔭蒲鞭寄杏花濟
民仁政合壽世德功嘉回首燒丹處猶餘落照霞

登唐藩舊臺偶感

臨洮道

胡延年

光州人

原遍地角聲催將士霄奔城闕開玉馬東流沉漢鼎
倒指付秦灰牧童日落遙驅犢野雉朝昏近繞臺
兄弟剪桐嗟盛事不堪此日已蒿萊

武侯祠

裕州牧

陸求可

臥高岡數十秋閒評出處兩悠悠吟罷喜偕桑柘影
聊與鳳雛儔偏安早定三分業全盛還持再出

誰料謀成星遽隕孤忠長繫古今愁

范少伯廟

何晉錫

霸氣葱蘢見越封英雄由此渡江東廿年辛苦同湖水
片楫風流傍晚虹三徙名高芬簡帙半塗身隱道天同
於今涓水瀆邊廟黃石瞻依禮未終

雨牕懷光武廟

前人

絲絲好雨織寒牕欲話春陵跡已刊忽覲柔光來帝座
更訝故態執漁竿相逢各自成同調共對千秋作二難
故里釣磯俱寂寂唯餘流水尚潺湍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百四

豐山道中

舉人

李來章

襄城人

豐山山下路信馬趁春晴萬樹桃花爛層巒涓水清麥
含前夜雨鳥喚隔林聲石屋深堪住何須望赤城

遊臥龍岡

前人

迢遞崇岡帶郭開草廬南對白河隈三農終老平生志
二表爭光絕代材古栢蕭森龍尚臥新秋颯爽客初來
欲親拂拭搜殘碣先採芳英荐酒杯

示南陽書院從遊諸子

前人

古人重躬行文藝其末耳實于五倫中求爲天下

人莫速化汲汲惟青紫渺茲七尺軀高閣度經史
乘風雲表見將何以古今不相逮途分實自此吾儕
中土居近伊洛水緬懷兩夫子高風留鄉里黽勉誦
書鞭辟求在已矢共盟幽獨一洗俗儒耻

登臥龍岡

分巡南汝

袁虞尊

人

爲弔先生臥隱鄉山川猶是舊南陽懸知形勢終難
且就躬耕得善藏不有經權眞學問安能魚水致明
華陽宮殿今何在千載惟傳諸葛岡

前題

董允璐

慈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上

百五

風吹芳草滿廬香出處功勛日月光學得眞傳能致
心存赤祀獨扶王明知大業時難復肯向偏安坐待亡
盡瘁莫教空顧托丹誠耿耿照高岡

重建諸葛書院

堂名靜成

知府

朱

璘

上虞人

靜成書院木侯言涓水中涵濂洛源潛見隨時觀物理
身心得力訓兒孫一城烟樹圍新閣五朶雲峰護短
開拓前規鳴遠大蒼松勁栢最堪論

重訂諸葛丞相集

朱

璘

千年理學豈浮沉諸葛遺編細討尋經濟雲霄空

南召縣藝文

重修南召城記

明吏部
員外 方九功

南召在郡城北百二十里其地故屬南陽縣國初置鴉路巡檢司以鎮之成化十三年撫按議析南陽縣北壤置南召縣是年築城者張侯珙也城圍三里有奇高二丈廣一丈池之深廣稱是建城門三東曰東興南曰博望西曰永豐時屬草創制尙簡陋至嘉靖甲午馮侯鮫動衆修理易東門曰通汴南曰近宛西曰連嵩各增建戍樓其上規模視舊稍備然未固也其後水患相仍傾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圯過半隆慶戊辰李侯璽下車之初環視城池喟然嘆曰設險以衛民莫重於城池承平無事城池有無奚關焉萬一有外侮城池不固百姓孰與守越數月政通人和乃聚百姓耆老議城事無不謹呼稱使者侯遂布令申諭示以法式約以程度分委督率各有執事於是城高池深壯觀逾舊遂於北城建樓樓制視南西樓而高廣數尺其東南西樓亦改作如北城焉三樓名各仍舊題北門樓曰望京是役也工肇於庚午二月落成於五月費而不擾勞而不怨非侯區畫之善而悅以使民能

如是哉予歎慨今之司民牧者率因目前興革小利獵取名譽至於舉大事動大衆輒以勞費自諉不則或經畫疎畧費糜而寡效嗟乎任事難而成事亦不易也如侯者不辭勞不避怨不爲目前之計而爲經久之圖不要節愛之名而垂利民之實自昔視官如家者非侯其人耶非侯其人耶

奏請自効勦賊疏

明兵備道

賀自鏡

邑人

陝西按察司整飭邠乾等處兵備分巡關內道副使臣賀自鏡謹奏爲流寇猖獗作亂監臣招賊助虐家門受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

禍最慘天下大事將危伏祈皇上深察愚戇之言速轉治亂之關撤監息亂寬賦救民自爲社稷計臣願請兵自効誓滅逆賊以報家讐以紓國難事臣自鏡受恩肆朝歷署藩臬天下事感慨於中久矣但非言路之官何敢出位妄言今禍已中於臣家危將及於宗社舉朝無人敢言臣不懼鼎鑊願爲皇上言之臣家河南南陽府南召縣西地名李青店於崇貞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夥賊萬餘突至本鎮臣姪賀瑞年賀有年領家僕率鄉民堵賊交戰斬賊級百十顆柰寡不敵衆並死於賊臣入

陝未帶家眷臣妻累封恭人戴氏並姪女賀氏俱投井身死臣嫂秦氏臣妾李氏弟賀自成幼孫小舉兒僕人劉進庫俱死賊手殺生員許春鼇等二十餘名殺街民李守田等二千餘人房屋盡焚財物罄劫賊盤桓十數日署縣印照磨王世輝竟不報上司無一兵救援任意屠戮嗚呼慘哉鄰民馬似龍來任報信臣哀痛幾絕肝腸欲斷遂詰之曰何不報上司求救似龍曰不敢報賊請兵兵到更甚於賊監紀孫茂霖所領曹兵尤爲民害受賊賄賂或一百兩或一百四五十兩准收爲兵收過

賊兵三千零得銀三四十萬兩並無腰牌俱爲前鋒是官賊也姦淫婦女搜掘財物趕牛羊驢猪成羣公然行劫人不敢問撫臣元默按臣劉令譽亦知其招賊爲兵也牽牛羊數百隻犒賞三軍欲稽察之賊兵鬩然四散別路前行不敢領賞歷詢之家人如出一口皇上遣內侍監軍以爲親信臣豈知其收賊殃民至此哉從古委用閹宦未有不亂者皇上聰明超千古何不令經筵講官揀漢唐宦官故事將通鑑原本進呈皇上覽之將
泱矣僖廟時魏忠賢用事天下岌岌將危臣任山

東時曾焚賢之祠碎賢之碑已欲誓討國賊遂蒙皇上
神明誅戮忠賢轉危爲安今之魏忠賢且數十輩矣有
不致亂者乎覆車在目前皇上何遂忘之也監紀不速
撤亂且日長矣自考成之法嚴有司急賦斂以免叅罰
不顧民窮今之從賊者日衆皆窮民也秦晉楚豫皆爲
盜窟蔓延不已將盡化而爲賊誰爲皇上任土納賦者
恐考成之法亦難行矣卽軍餉不可缺裁省宮中一日
之費可畱民間數百家之產及別講生財之道以助軍
興以寬民力民心固天下尙可爲也臣非謂考成可盡

寬免第查被賊之處殘破五分卽赦免五分惟以五分
定考成殘破七分卽赦免七分惟以三分定考成有司
不至苛求百姓猶得存活如本縣南召一小縣人民全
在李青店今殺戮幾盡立成邱墟縣治徑可廢矣而將
來考成仍如故其何以堪皇上何不惻然念也由臣邑
而天下可推也惟有歸併南陽縣一着耳至將官領兵
勦賊奮志立功者固有而畱賊爲利不顧縱賊爲害者
寔多任賊劫掠飽欲而去徐徐追趕賊散銀錢衣物婦
女騾馬以遺之各兵競搶以爲利且捏報以爲功每見

大捷屢報何賊勢反愈衆也實心爲皇上滅賊者幾人哉今流賊幾徧天下甚可危也臣願自薦假臣一旅之兵擇一廉勇之將勅臣監之以行聽總督五省臣節制必不令擄掠良民必不令故縱賊寇任賊入山蹈海務要剪草除根臣之願也若討賊不效請甘斧鉞之誅但糧餉隨處取給准其開銷兵得宿飽賊不難平矣至撤監紀衍寬考成乃治亂之大竅所係願皇上深察而力斷之也若追出孫茂霖所得於賊之贓可充軍餉之半今內侍之勢焰方熾誰敢撩毒蛇之尾抹猛虎之鬚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

中外不敢言其惡臣忠憤所激據實入告肝腦塗地臣不懼也不然臣妻臣妾女流耳寧身死不辱臣臣乃鬚眉丈夫敢愛死以負皇上哉章疏限字臣生平積抱吐於一朝兼以家門慘禍言之酸心不覺溢額惟皇上矜察施行齋沐繕完拜付舍人蔣輝齎奏上聞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南召義士烈婦之墓表

布政司
右叅政

李豸

義士姓宋氏名周南其父大鄉故爲邑諸生性嗜酒落魄罷去家益貧義士卽長於甕乎猶然負氣任俠不能

以貧故下人居常雅言丈夫有七尺軀不能扶綱常顧靡靡效脂韋與世俗萍遊焉用此鬚眉爲也就試補邑庠增廣生聲遂籍籍起大鄉有女及笄義士妹也有姿容邑胥彭渭慕之詭謀聘爲妾義士在館聞報恚甚亟歸爭父白縣繩以法罷之渭故以貲豪南召恥其訟不能勝醜酒於地曰吾所不得妾宋氏女者有如酒義士切齒曰豪無辱我我誓不與若共生豪若弗聞也百計誘大鄉尋前盟盟有日矣義士恨身爲諸生不早自樹立而及此辱含垢苟生何面目戴天履地與其妻訣曰

吾不能忍此若善事後人無傷若父母心妻執手泣曰君何言此比者妾實醜之君不難以死爭父妾柰何不以死從君遂紉襪與義士共縊死先是兩月前有諸生某死其妻送之哭之哀烈婦聞之曰夫死無子胡不與俱柰何稱未亡人而哭送爲哉未幾竟殉生死蓋其天性云南召汪令以時爲棺殮葬之執彭渭而致諸法因以其狀白於余余曰尼父有言守死善道是二人者何以死哉宋生強記善屬文其妻十五春秋且食貧無幾微見顏面彼豈蠢蠢不擇死所者嗚呼此蓋有難言者

矣世俗下流嗜利貪生若二人者是不可以風乎汪令
欲以其事上之朝蓋謂二人皆宋姓也古以類辨姓魯
與吳實出太王今之同然者豈其然乎而義士烈婦爲
例沮格嗚呼亦戚矣

漢高密元侯鄧公墓碑

國朝

鄧 圭 邑令

鄧公諱禹字仲華諡元侯世居南陽新野佐光武中興
官大司徒進太傅封高密侯雲臺叙元勳元配李氏夫
人繼配余氏劉氏子十三人生西漢孝平二年壬戌卒
於東漢永平元年戊午五月勅葬洛陽北邙山十九世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

孫獻爲北魏潁川刺史值爾朱榮入洛殺王公以下二
千餘人恨獻不獲欲伐公墓遂遷公骸南歸一說葬湘
鄉一說葬濟源一說葬南召濟源在北湘鄉極南惟南
召距公新野故里不遠當以南召爲是乾隆甲子夏圭
補南召令考遺編縣西十八里香爐山公墓在焉前令
諸君立墓碑歲時致祭圭登掃公墓時詢諸里老僉云
相傳不誣言之甚確鑿墓前按山上大石如香爐形其
後山名清風嶺羣山拱衛洵宅兆之吉者圭先祖景祥
公於元時自廬陵徙居湖南之巴陵原係南陽派兵燹

後族譜散軼其宗支的派弗克詳第公嘉功偉烈至今
彪炳光史冊景仰先型羹牆如見也治召二載夢寐中
恍惚公來告若啓若翼幸免隕越今春圭因病乞歸伊
陽令宗弟國藩之任道過召得鄧氏族譜善本始知廬
陵一支爲平壽敬侯裔平壽敬侯乃公第四子當以公
爲一世祖平壽敬侯二世祖也嗚呼河流萬派莫非星
宿發源山之千壠千支劈脈自崑崙圭向未悉源流固
不敢妄附耳孫列旣確知宗派安忍自忘源本昧所從
來歟謹錄公里居生日嗣續及仕宦爵諡卒葬勒石樹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八

之墓左云

文林郎德馨彭公墓誌銘

國朝翰
林

耿

介

登封
人

憶余爲諸生時德馨彭公卽聲名籍籍於宛鄧涓水閒
然隔郡弗相識也已而余浮沉宦海者十餘年歸返初
服結廬嵩陽聞河洛廣文先生彭公其造就多士絕去
浮襲文藝之習獨標本根有安定湖學之風心焉儀之
而公適奉府檄過嵩下相與盤桓雙柏兩溪清風夜月
談天人性命之理不覺心契遂握手定交嗣後亦數有
字往來論學未幾而遷秩石城復由汴水還顧我山房

信宿繾綣不忍別余贈以詩有今日文章推涓水他年
道統賴龜山之句約以南旋時當下榻書院風雨晨夕
商訂千秋之業不期請告踰年嵩陽之約未踐於今春
三月溘然長逝其仲子毓淮親持報訃并行狀致遺命
來求誌隧道石爲之痛悼者久之念余與公道義交一
旦幽明永隔感歎存歿其何忍辭按狀公諱如芝字德
馨其先開封府禹州人祖諱月遷居南陽府南召縣生
二子長諱振羽公之父也爲邑博士弟子員下帷攻苦
以數奇不第公幼承庭訓篤志向學十四歲爲督學使

者首拔士有聲鬢序未久卽食餼文章光焰奪人心目
讀書務求大旨不屑屑於章句博涉經史上下古今有
擔荷一世之志遭遇世亂兵寇饑饉雖流離困苦未嘗
廢書處人所不堪而有怡然自得之樂始終操持確乎
不拔

本朝定鼎順治戊子貢於鄉不欲以明經自畫愈究心舉
子業揣摩成熟而終困場屋未遂青雲豈非命與蒙部
選汝州訓導歷俸七年遷眞陽教諭九年再補汝陽教
諭一年遷河南府教授十一年所至以興學造士爲已

任居洛設絳帳於明倫堂門下受業常百餘人捐俸爲
饌講學課士寒暑風雨不輟每科歲二試觀風季考皆
爲之豫定其高下及榜發十不失一其藻鑒如此課士
之外閉戶讀書一切外物皆不入其胷中數年之間門
下成人小子遊泮宮登桂籍者接踵而戊午解元裴若
度亦其選也公之學以躬行爲本慎獨爲要一切起居
言動應事接物悉主於敬教人必先孝弟忠信無擇賢
愚無分衆寡皆以至誠與之故人心樂從執經問業恆
履滿戶外識者謂其從遊之盛近追伊洛遠比河汾云

康熙戊午陞任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石城僻邑歷
來相沿積弊爲百姓患苦公履任之初盡洗從前陋規
與民更始由是父老子弟歡聲載道有清官第一之頌
卽捐俸設立書院聚邑中大雅之士講學論文朔望解
說
聖諭六條家諭戶曉務使風俗人心歸於醇樸常自矢曰
生平讀聖賢書志不在爵祿今儼然膺民社之寄惟期
不愧此心不負百姓卽可以報

朝廷矣自公之暇高臥北牕輒吟詠淵明歸去來辭以自

况未及二載卽告歸清風兩袖布衣牛車逍遙里閭不改韋素家風然勉學誨人之意終老不衰易簣之曰無論知與不知咸歎典型淪亡爲之涕泣焉公狀貌魁梧音聲洪亮平生無疾言遽色卽有橫逆相加亦惟自反不與之校前後爲學官三十年其陶鎔砥礪成就者不知凡幾初刻意爲文晚年聞道與羲文周孔相晤對蓋其自得者深矣爰爲之銘曰昊天生人有清有濁誰與迪之斯民先覺公起南郡聲華嶽嶽終三十年勵志聖學教育成就金鎔玉琢分符出宰政醇民樸拂袖歸來

尋孔顏樂碩果不食山地爲剝音徽雖杳雲漢昭倬

理學要旨序

彭如芝

邑人

粵稽上古無理學之名而一畫已開理學之統中古有理學之實而執中已標要旨之宗自此以後湯之聖敬文之小心武之執競不言理無非理不言學無非學也至孔子而一貫之傳遂集羣聖之大成及門之士顏曰克復曾曰忠恕思曰明誠言言皆理人人皆學而理學之名未出當其時理外無理學外無學也至孟子時而百家爭鳴矣孟子以性善仁義之說闢之先儒推其功

不在禹下洵知言哉秦漢而下佛老並興詞章相尙幸江都三策河汾中說昌黎原道聖學綿綿延延不絕如綫此其時理外有理學外有學也濂溪周子崛起於世遠年湮之日太極一圖接先聖精微之旨通書諸章啓學者作聖之階兩程得其傳而定性有書識仁有說氣質之性有論顏子好學有論視聽言動皆有箴洙泗之蘊闡發無遺矣橫渠西銘宏大精密朱子之學主於敬義晰之愈精直集諸儒之大成聖道至此其光華復旦之候乎故理學之名至宋而盛理爲至理學爲眞學也

自此以後數百年間朱陸異同聚訟不已此其時理中又有理學中又有學也是以今之學者或習矣而不察或適矣而昧所從逸菴耿先生方當強仕甘意林泉以夏峯孫先生爲師以孔伯湯先生仲誠張先生爲友中有所得終日危坐一室存養窮理其學以敬爲體以恕爲用而要歸於存誠循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邑有嵩陽書院捐金修葺而擴大之時偕人士講學其中清泉白石之間有浴沂詠歸之樂丙辰秋芝奉府檄有事嵩陽先生謙光下交諄諄以曹月川相期芝愧非其人而

不敢不勉河洛雖兩程德里兵燹後覓伊洛淵源一書
不可得唯日與敬一四箴諸碑相對以收放心今年春
岳生姚子示予以夏峯先生理學宗傳諸秘本而先生
復以理學要旨見示且命一言以公同志芝驚謝不敏
既而思曰以要旨相示者乃所以施其教也以序下問
者乃所以考其業也芝雖無當盍藉以就正焉竊惟五
子之詣各有所造就卽其言思之無非言性無非言仁
無非言敬恕無非言明誠孔子之一貫貫以此也唐虞
之執中執以此也蓋惟其理一故其心一惟其心一故

其言一也則前乎五子者必以五子爲功臣後乎五子
者當以五子爲大宗宐先生錄其精粹以爲理學要旨
也學者讀而有得焉知此理爲至理此學爲眞學凡理
外之理學外之學屏而遠之可也理中之理學中之學
分而二之可也合而一之亦無不可也芝更請進一語
焉未讀要旨旨在書冊旣讀要旨旨在吾心非知之難
行之爲難知理學要旨矣而不勇猛精進不於先生之
心大相負乎願與同志共勉之

南召縣建大門記

明進士

李杜才

邑人

萬歷甲午蒲坂尚公如中州宰南召召父老請治縣大門公曰嘻明詔嘉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召病矣何可議興作父老曰不然古先王建國非期於有所乘而每際於有所藉門者縣之喉大門者縣之冕也此而圯何以出政令而肅士民縣門創自成化立縣時置鐘樓五間樓視堂而高堂視樓而卑陰陽家以爲弗便且規制狹隘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假手於明府父老望公久矣公曰嘻召方不歲寧詎輕用吾民兼茲寇亂甫寧藪有逋逃民有流亡公私告匱善從政者以時

行父老姑待我明年歲其有秋倉廩羨餘民用鬯嘉徙木呈材辦自公帑民間一無所預乃條上其議若鄖鎮中丞馬公若直指使姚公咸報曰可又明年旱蝗爲災貧民嗷嗷待賑公曰此時給穀議工事可舉乎遂命所司度地相形鳩工程力有周文子來之風焉人言召今無年不憚征發且不日而告成功人其皆信明府乎予唐虞茅茨而治夏后氏卑宮室乃若斯干闕宮周人以其故貶美三閭憂楚直將術蚡昌以啓君心至其詞凡在居室靡不潤澤鄧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

將令後世無以加焉彼其有曾無心難以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弊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卽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成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瀆名器削廉隅居上無赫赫之威久之波流頽靡莫爲之防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於首城覆於隍此陵替之弊也召僻在萬山中居民鮮見官府藐不畏法一遇荒殄睥睨長

吏有不得羣起而彈射之往是長民者惟碌碌奉官救過不贍廉近堂卑法斯削矣寧詎能操三尺與百姓更始哉自明府任事精明振刷士民帖服凡諸澳渫悉湔滌蠹者去廢者修百度燦舉先飾孔子廟庭次城垣祠館後從父老之請而建此門門之制其寬三楹其高二丈下爲臺階上爲飛觀復棟連甍丹楹彩牖望其門軒如也廓如也足以布法入門歷馳道登露臺廉遠堂高虛明爽嶝其升堂翼如也隆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豁如也前後視之 主相得足以

咨諏而晏息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逸不暫勞者
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蘧廬耳不待智者辦此
矣當明府決策豈固長子孫敝則掃而更之且與事更
始親以其身首事卒以待來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
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樂觀厥成固慶吾邑
之昌辰奇遇端在於此至覩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
君子其必立綱紀以肅民志修禮教以立民極使之向
方若在岐豐矢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我公以重召
而又藉手於後之君子以重我公得無益加惠也哉郡

博士署學事劉漢賓邑尉劉彰呂希顓暨鄉士夫父老
請記是言以告來故勒石儀門之東

建立文昌祠碑記

李杜才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以其
降神於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極者主元君尸祝之義
鈞也先帝以文昌像賜司禮至於今文獻大邦奧事之
毋敢失 南召僻在萬山不知所祠文教不興久矣臨
安馮公至省興文教克修祠典於是相與經始得隙地

於文廟之西正殿五櫺三間拜殿四櫺三間周圍四起廊廡各三間一以神棲一爲厨所繚前後以垣樊室垣以藩藩內種竹蒼翠蕭疎風鳴如簧南面爲大門周圍如翼如輻橫帶如屏遠山如戟如畫堪輿家以爲勝焉經始於辛丑冬以今壬寅之夏考其成成之日教諭蘇君价諸生高如嵩吳養浩王正修等屬余記之余曰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當時若劉文成以下諸臣庶幾名世孝宗守文繼治王文成乃在

公車關中洛下並鳴文始興矣世宗操禮樂爲治天下文明在事之臣各用其職諸尙書卽奮起若駕八駿而馳崑崙何翩翩也今天子聖明無改先帝之舊閱儒秉國莊士盈庭海內名家罔有遺佚以故文德四洽遠人來歸得全全昌此其時也禮時爲大衍不亦宜乎公諱運升字元叔滇之臨安人父子兄弟咸登巍科以文章勲業著於世其藉神之陰佑者由來已久是役也則天象協地宜興人文尊主德於禮合矣故我侯決策爲之其經費悉取舍中筦庫之事一無所與邑博蘇以敬督

之邑尉呂希顓鳩之邑人華召記而書之

建南召縣碑記

明

邢鸞 邑人

南召古豫州域也國朝建爲鴉路巡司隸南陽府南陽縣成化丙申冬聖天子因荆襄南陽山勢連亙千里流逋聚衆爲患簡命佐副都御史原公傑分立州縣安撫處置之時公星言夙駕偕巡撫河南都御史張公瑄巡按監察御史吳公道宏暨方伯王公用大叅孫公洪亞叅王公銓憲使何公喬新憲副顧公以山憲僉馮公昱躬歷險阻相視地方覩茲鴉路巡司地界寬僻鹿鳴諸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十八

峯蜿蜒磅礴居其後韓信三山壁立萬仞峙其前鴉路二水東西河流而南宛然大帶之垂其地宜建城邑以便控馭諸公遂同心籌畫析南陽縣二分之一立爲南召縣以分理之俾隸南陽府移鴉路巡司建於凹石適初議建縣時原公又薦懷慶府經歷張公珙來宰斯邑專理其事張公於是經營規畫命役興工首築土城周圍三百四十步高二丈鑿池廣二丈五尺開門三座東曰東興南曰南遠西曰永豐其規模伉然而高巍然而大也中建正廳五間幕廳三間儀門三間鼓樓五間東

西吏廂房各六間倉庫公廨吏舍囹圄各官棲息之處
凡若干楹繼而學門櫺星門戟門大成殿東西廡明倫
堂傳道授業齋敷教會饌堂厨庫倉號悉循序而成至
於藩臬府署神壇廟宇舖舍民屋街房道路陰陽醫舍
學申明獎善亭舉次而就其木石磚瓦皆由燒採民不
告勞財不匱乏經營於成化丙申冬卒事於成化辛丑
春由內及外嚴嚴翼翼不惟足以聳民之觀瞻一民之
心志且於聖天子一視同仁簡命大臣立縣之意亦無
負矣功成張公珙屬予爲記用垂久遠予竊惟縣治之

設所以承流宣化以敷布君德修政立事以潤澤生民
也然善其政教者幾何人哉今公由懷慶府經歷膺原
公薦章擢知縣事出宰是邑營建之餘上德未宣思所
以宣之下情未達思所以達之民生未遂思所以養之
民性未復思所以教之徭役未均思所以均之儲蓄未
廣思所以廣之俾反側蒼生安居樂業囿於春臺玉燭
之中逃逋黎庶遷善敏德化於仁義禮智之區熙熙皞
皞初不知帝力之何有則公之政教殆與在昔卓魯龔
黃齊驅並駕媲美於後先矣豈惟今日昭示人目而已

哉予見而知之者也承公命爲記次第其事鐫刻貞珉以昭公之德於無窮焉

重修陰皇后廟記

明

高 魁

南召縣治北十里許有村曰皇后峪世傳漢光武陰貴人之所居也艮山琵琶嶺原瓦礫錯雜堦砌隱隱其前二石獅下有澤卽峪室皇明成化丁酉設立縣治邑侯張公珙以石獅非民間所宜用因以進於唐府澤遂竭焉古蹟相倚藉者如此乾方峨眉嶺之麓有話廟者亦傳世祖微時道經此與后遇因以得名未敢信爲然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

稽諸史有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之句水經亦載帝遣陳俊迎皇后涇水之陽以此質之其爲陰后之墟無疑也世祖爲漢中興君后又明帝所自出立祠無足怪者經年旣久浸以圯其僅存者茅屋一間而已成化甲辰地主高嵩懼古蹟之泯沒也始爲修葺之計云

建都御史原公祠堂記

明

嚴 讓

公諱傑字子英系出山西陽城正統改元領鄉薦登進士第掌憲江西節鎮山東汰員河南舉皆赫赫有聲成

化丙申冬聖天子慮荆襄南陽山勢連亙千里流逋聚衆爲患因台閣奏議簡命大臣公立郡縣安撫處置之時公以亞卿拜右都御史奉勅來總其事會同巡撫副都御史張公瑄巡按監察御史吳公道宏暨方伯王公用大叅孫公洪亞叅王公銓憲使何公喬新憲副顧公以山憲僉馮公昱跋山涉險相視地方見流民蟻聚蜂屯劬勞於野未獲奠居乃謀諸衆曰煢煢蒼生皆國家之赤子也其所以離鄉背井拋親棄族扶老攜幼流而聚於此者非其性然也必有所避焉耳吾不勞來還定

安集之是猶驅獸陷於井捕魚納諸鼎寧不負聖天子一視同仁之心哉於是同心籌畫將南陽縣西北方析爲南召縣建官設保分理之立學置師以教育之使反側蒼生安枕閭閻之下逃逋黎庶樂業畝畝之中深崖寒谷悉化爲衣冠文物之士則其忠君愛國爲上爲民之意可謂懇切矣成化丁酉春張公琪眞定臨城人也由懷慶經歷膺原公薦章擢知縣事來宰斯邑百廢以次修舉因公是歲七月終於南陽乃屬耆老而告之曰原公奉天子命來撫流移活千萬人命其心一天地生

物之心也其德一天地好生之德也其功一伊召臯夔之功也吾邑之民沐其膏澤深且厚矣盍建祠以祀之於是庶民小子欣然協從張侯遂以其事白於郡憲孫公擇城東隙地南北長以引計東西闊以丈計垣圍於外門蔽於前中建祠三間以祀之內肖公像創始於成化辛丑冬十月落成於壬寅春三月歲時備牲醴豈徒爲觀美而已哉蓋欲昭公之口報公之德於無窮也功成屬予爲文垂世久遠予故次第其事鐫刻貞珉以紀歲月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二

湯侯新建券城落成記

明進士

李杜才

邑人

南召古豫州域國朝新建爲邑北接嵩洛南通宛襄誠要地也先年創建其初有城無券然河山環拱風土淳固百姓晏如自是世代更移往盛漸替以故土宇如昔而衝刮則倍士民如昔而困窮則增編戶僅存十一逋稅經拖累歲官無遷秩士每乏科百年於茲矣部使者按茲土每進邑侯曰是邑風水無情土穀不聚司土者當置券城以迎生氣則茲可以稱善先是爲令者往往憚於改作卽一瓦一木不敢興舉間有志於建置然未

也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前有作者率上侵而下
漁費倍而效寡我侯狷潔無欲賞之不竊故人無玩心
工無耗材城成則徙其餘於別治卽拳石塊鑠寸木尺
鐵絕無妄棄一切百廢罔有遺舉夫創其始者不必成
其終爲其事者不必臻其效今費罔官損工非農妨由
我侯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精神翕合與山川脈絡相流
通人和助順有不徒恃金湯之險而亦不自知其成功
之易者然我侯之功見於城成如此則茲邑山川之靈
豈不陰佑默啟斯邑之盛乎今觀黎庶之流亡者漸復

錢糧之拖欠者悉完吏縮縮焉奉於法士蒸蒸然其向
方召固勃然興矣後之蒞茲土者享成功襲休美得不
歷指曰南召券城之建令尹湯公造福生民宏烈也由
茲之言氣運之盛衰或亦取必於人事乎書稱勤墉易戒
覆隍春秋之義城築必書是役也鄉校尤君彙所書之
詳矣余爲地方計竊幸叨第先邑所未有也且涇喟我
侯克創所未有是大關於氣運有功於生民也於是詳
其巔末書而勒諸石旣旌侯功並以望夫繼侯而令茲
土者

復設南召縣記

國朝

王師金

邑人

從來興廢沿革歷代各異其制召自畫野分疆以來唐虞夏商悉屬豫州周春秋屬楚戰國屬韓秦置南陽郡迨至於漢爲雒城以光武獲雒兆中興之祥故也東漢暨晉因之西魏立雒陽郡置向城以春秋時許國向邑之人遷此 開皇初改武川縣以南爲向城唐初仍之武德三年以縣置洧州宋暨金元省入南陽明初更置鴉路鎮巡檢司以鎮之成化十三年撫按酌議置南召縣以地有南召店故名號曰雒城東接裕壤西連嵩界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六

南通宛邑北達魯陽在郡北百二十里崇山峻嶺誠要地也立縣於茲遂移巡司於李青店時南陽軍捕分府任公諱義南召知縣張公諱珙修築城垣周圍三里四十步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六尺池深一丈七尺濶二丈門三東曰東興南曰博望西曰永豐上各建樓正德十三年邑侯彭公諱倫建窩舖八角樓四嘉靖甲午馮公諱鮫重修易東門曰通汴南曰近宛西曰連嵩各增建戍樓隆慶庚午李公諱璽甃以磚石更於北城建樓題曰望京其東南西樓改作高大儼然金城湯池也明末

流寇猖獗土賊周加禮盤據南召攻劫李青店殺戮不
可以數計戶口寥寥將不可爲縣矣順治十六年廢南
召爲鴉路鎮仍置巡檢司以鎮之我

朝聖聖相承休養七十餘年生齒漸繁雍正六年移駐南
陽糧捕分府於南召舊城仍遷巡檢司於李青店迨雍
正十二年召邑紳士公具詳請縣治 制台王公具
題復設南召縣是年邑侯楊公諱嗣清董理學宮建倉庫
而教養之政已具歷涂朱諸汪范包鄧諸公相繼培養
不一而足今暮春東周贊府陳公諱之煥奉委來治茲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七

士益加撫綏政修人和士民咸理倡纂縣志採輿論稽
羣書凡秩官選舉忠孝節義以及疆域戶口山川形勝
罔不廣爲蒐輯經三月而告成厥功大哉昔周公保釐
東郊表厥宅里畢公克成厥終今召邑得楊公始興政
教陳公丕振風俗特修邑志其古之周公畢公者乎師
聖深爲切慕愛戴聊獻芻蕘以彰

朝廷之鉅典以顯二公之雅化更以表縣治之聿始云爾
是爲記

詩

鹿鳴聳翠

陳灝
海寧人

一峯青接髻螺光表帥羣山翠黛長無數市塵飛不上
偶來琴韻最悠揚

鯉魚遐翀

縣尉
戈斯盛
浙江人

龍躍天衢事已遙

本朝合邑未有科第

茲山猶自插青霄問渠那

得靈如許鼓浪乘風自可招

石牀瀑布

陳秉圭
臨川

點點飛花落硯田寤歌好句似神仙而今多士彈冠日
漫藉膏盲臥石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八

金馬仙風

陳躬圭
臨川

伯樂遙遙冀北空一鞭南北又西東此間果有騰雲驥
便臥山中興不窮

丹麓霞靄

巡司
李居儼
江西新建

幾陣清風撲面來微躬疑已入天台丹霞照徹坡前後
恐有仙姝赴宴迴

鳥壘談空

陳光晟

破帽青衫說什麼不如枯寺誦彌陀湯湯河水波前疊
未及禪迴一欠呵

窟峯鼓嘯

駐防 萬年清 山東武舉

玲瓏山洞足登遊長嘯一聲萬竅週擬約阮郎攜手入
時時撫掌話清流

仙洞泉通

管模 江西臨川

會有源頭活水來

邵康節句

遊魚亦自得仙胎玲瓏不乏通

天路負卻明星照眼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二十九

鎮平縣藝文

騎立山龍堂記

宋監察御史

石

穰之西北隅亂峰幘開東距嵩岳西接商於亘千里
層巒疊嶂不可勝紀其秀出者唯騎立山焉其山
嶙峋嶷然勢孤望之宛如騎立因而爲名山有三池一
在山頂一在山腹一在山足其上中二池非道懸
絕而復有毒蛇猛獸衛之人莫能到其下一池若歲
旱民往挹其水而禱之皇上御宇之元年命太尉侍
清河公鎮於是邦公卽周室之戚里也公素高戰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

有政術當周有天下嘗董禁旅鬱爲良將南擊淮
削平賊壘若疾風之驅敗葉克清千里江表欵附由
四海知名又連殿東郡澶泉壁田三鎮政成功高羣
后民懷其德道路詠歌之其殊勲大畧藏在周府
不俟文繁及仗鉞屆此令聞日新博施有加平
無懈怠色去吏之耗蠹均民之勞逸不數月而行
周星而俗阜鄧民愛之如慈父母而又善騎律
好莊老尤重儒術公退嘗與諸從事追隨
樂闋或論元言或聯律句如吐玉屑雖鴻

折角當時翕然稱爲賢又 穰七載歲皆有
人詣騎立山請其水水至公揖諸僚友率其官屬
遠迎焚香致拜朝晡無停皆不踰旬浹而致霽霑地
未嘗有所損也自是千里之內七歲之間無餓餒無
災無不穫之虞實池水之靈公之至誠所感也與夫
市曝厓闔陽門闢元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公一日
諸從事從容而言曰騎立山之靈貺可稱稀代之事
三農實賴之苟不興廟貌何以慰民心於是自撤
不撓民力取梓材選良匠板幹 塤斧斤繪塑波炙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一

至月餘而畢其功已觀成矣不測之神儼然閉閤牖
金鋪綺踈棟梁楹角虹盤夔屈輪奐豐蔀無以尚之嗟
夫變旱苗成嘉穀神之施也如彼闢邃谷建廟食公之
報也如此共濟其美莫之與京雄辱爲公之從事十有
三年矣文學淺深亦盡知之矣一旦以斯見請故不敢
竊多溢之美惟冀伸無愧之辭稟命揮毫直書其事勤
於翠琰垂之來代永遠彌芳

重修三潭廟記

元郎中

魯

人

南陽北境之山東嵩西華綿亘數千里至鎮之西

峰突起曰五朶山其一挺出衆峰之間者曰騎立山源湧其上三洼而成湫一山頂再山脅三則山之趾故民俗有三潭之目其頂人跡艱至有司卽其趾築祠大旱則詣潭請水未有不應先屬鄧之穰宋乾德間武勝軍節度觀察使張永德蒞鄧凡數十年禱輒澍始創湫祠熙寧十年以鄧守劉忱奏封嘉顯侯崇寧三年賜廟曰普潤金卽古陽館鎮立縣曰鎮平至我朝因之泰定二年夏久不雨主簿李昱率衆步謁湫水至縣集禱密雲聚散者數日於是昱謂衆曰始吾見其廟宇神像

腐剝落意欲修飾方有所請言未敢白神之鬱鬱未濡甘澤者豈坐是耶遂與衆輸情致禱俄而風作雲合雨大霑足秋遂豐熟造中潭報謝召募工役率衆出財以佐其事廟貌神容之在中下潭者煥然完備余惟有功于民則祀之山川能興雲致雨其大者天子所以望秩其小者得祀于方土之臣固其宜也守是土者牧是民也不慎其職以憂其憂五尺童子未易言也而况神乎李君名昱字明甫主鎮平簿其令久缺政由已出能憂其民而動其神蓋良有司也

監生張達修學記

苑馬寺卿

王鴻漸

南陽人

儒學之在鎮平者成化間知縣劉勲恢制改作自後有繼緝之者邇年饑饉相仍民不堪命間有欲修而民弗暇者嘉靖庚寅縣尹石君達來就困斃之民躬苦節儉日夜思所以救寧之釋奠之餘與學諭何君日學校首政之地圯敝若此子爲我殫力造士而吾念不及如多士何何君曰歲且薦饑正稅不已而又興作如吾民何太學生張君達聞之奮然而起曰侯勞于民事而憂先于士師躬率士教而憫及于民吾力足以任之而坐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三

視弗顧如吾心何于是捐私帑之積以身董其役尹暨諭聞之躍然而喜曰有士好義若此吾事不足治矣遂具以告郡侯楊公及巡撫諸司守巡皆義之遂命興作卜日庀工羣力畢舉先事文廟廟舊卑隘崇臺四尺而隆其宇次及兩廡易七楹爲九次戟門又次櫺星門皆拓舊而新之廟左建尊經閣右建制書閣廣以月臺繚以垣墻丹雘炳煥聿然一新庖湏器用無不備具始于庚寅四月八日越明年十月工告成民不役官官不廢政而神安其靈士宅厥居庠生王憲等念君之功遣幣

廬 請余 余 哉 也有 不

夫人心有必不容已者而病于時於事必逆於民
言政而不言教俗吏之守也欲教民先傷民搥楚之
政也鞭笞敲朴以浚其財束縛拘囚以竭其力而曰吾
將教爾是割其肉而衣之以文繡也教其行乎諸司百
執事欲訓乎士而先憂乎民仁心也故君以義舉而應
聲爲之響然人心同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下
好義而後仁者之事終吾爲諸司百執事慶民力未勝
而有司者將徐爲日積月累之圖師雖善教弟子雖願

學情散而不收教尼而不行是工不居肆而責之成也
不亦難乎今君一義舉而士皆安居樂業忻然有維新
之志成材出矣吾爲學師多士慶且民之私其財貨者
求其出錙銖以急君上之輸雖刑威勢逼寧死忍弗與
及縱耳目之欲極聲色之好則用如泥沙畧不之恤身
罹其咎子孫習其故有覆其家而不知悔者矣今君之
用財不取彼而出此非其識輕重乎且身不麗乎學宮
而責無與於有司乃能憂上之憂而役下之役若此苟
克是念以出用於世將使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自一念徵矣身受美名而子孫遺其利不亦善乎
爲張君慶是一事舉而三慶存焉也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規規於記誦功利之圖將進之聖賢之道以成其用世之具此又師與士之所以任也則吾之爲天下後世慶非記之所能及也嗟夫自予承乏廬陽再遷蘇臺日視民之困而莫與救也視風教之敝莫與回也慨君之義而深有感焉於多士之請又曷可以弗記

義學記

知縣 劉 勳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五

學以義名者何也於教誨之中而助其不及者耳如范文正置田恤族謂之義田戴胄積粟備荒謂之義倉鑿井同利者名曰義井累世同居者名曰義門其立名雖異而取義則一也况設學以養蒙而于中助其不給名曰義學不亦可乎鎮平舊有社學學初未以義名成化壬寅勳來知縣事慨是邑欲倣古制以軍民王玘等告爭若干頃量爲起科收隸社學以延教讀以訓童生會提學 憲石公按臨考 遂斟酌舉行地之

瘠者每頃徵糧一

爲教讀供給之費不限貧富聽其來學學舊卑小至是
余乃擴而新之爲學三楹東西各有齋門垣庖湏以次
而就顧豈爲觀美哉蓋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
大學社學之設卽小學也創自朝廷而責成有司勒其
本末于石使後之同志者相續舉行則地之人足以給
學之費助人之善爲民者不阻其子弟之向學爲師者
不拘其子弟之來學人材之儲養有實學校之選舉有
地良法美意雖不敢擬于古而學之得名則庶乎古者
義田義倉之遺意也

學田記

知縣 翁金堂

孟軻氏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說者以由學
問知禮義也然居常無一畝之宮一鍾之人帶索不完
藜不厭枵然而服習聖人恒心固弗爲易尙其如俯
仰何古者士由于農農田百畝以故士無待養近世不
然四民遷業而惟抱經者斯稱士上人設法養之時猶
不給卽如我國家建學滿天下簡諸文學弟子廩餼之
恩至渥已嗣有增廣員及附之學者則不能皆廩斯不
無遺養也學田者其廣嘉惠收遺養而俾之俯仰咸給

哉未廩之士未必盡艱食盡無恒產惟夫卒然當厄粟
水無爲歡人倫迨于廢矣鎮平故無學田歲壬申南陽
守鳴春暨令躍川始以邑民吳朗輩互訟閑田二頃歸
之學顧賦不多士未有濟近堂籍淫祀得地二區及故
令勛所置社學地食之民者復數處蠲其上供租調惟
賦粟需士雖非恒產度于嘉惠一二廣矣

詩

鎮平縣齋感懷

金

元好問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七

擊缶鳴鳴却自驚老計漸思成歎段壯懷空擬漫崢嶸
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州未覺風流減
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城寄姪孫伯安筆

隆顛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鄖管筆
試教學寫問安書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內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婿今如
莫遣迎門有嘆聲

遊杏花山

明 王象天

誰把山公巧樣粧春花春日繡春裳紅光近映層巒翠
秀色遙噴十里香不向柳梅爭市井羞同桃李煥門墻
芳菲疑是杏壇素豈待絲綸制錦章

玉崖滴翠

孟廷詔

瓊漿遙滴玉崖中合浦還來鬪晚風一片冰心爭似許
恍疑身在蕊珠宮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八

柳泉帶雨

譚金聲

巖上聽泉鳴林間過雨聲泉深吞樹色雨暗失山城淅
瀝隨泉響潺湲遞雨清臨泉欲作賦喜雨志還成

安國疎鐘

許宏文

安國何年寺鐘聲送好風幾回清夜響一洗萬緣空

遊菩提寺

王鴻漸

縱觀芸絕巘莫令酒杯停細水前縈綠羣山後嶂青
扶孤客上鐘響半天聽驟雨催詩到須臾洗八溟

又

方九功

磴乘風上飄然如在天眼前
懸日月足下捭雲煙環
縈朝衆水拱揖列層巔
眺望乾坤小奇觀紹賢

庚午五月禱雨

知縣
張琮

五峰幽處隱寒泉何幸潺湲瀉百川
日映曉嵐原有韻
光含夜月愈增妍
淡燿深鎖空中翠
薄霧虛籠鏡裏天
惟願甘霖均萬井何妨徒步陟危巔

鎮平道中

朱璘

輿馬馳驅何汲汲爲當西運經屬邑
一鞭纔指安衆城
五朶雲峰如拱揖
杏花林麓圖畫間
山外看山名騎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三十九

黃沙淺水古洮河
荒烟細路空村集
貧家所需在升斗
中久旱無顆粒
日不再食則苦饑
老幼提攜相掩泣
豫人豈憚飛輓勞
秦民正望天庾急
惟願同登大有年
嘉禾瑞麥盈原隰

唐縣藝文

重修儒學碑記

明禮部尚書

李長春

余覽唐志邑故叔虞封地 生其鄉務稽重禮有先王
遺風明興科第屢不乏獨學宮歲久傾圯鍾簷委於草
莽又汙萊塞戶官師無所棲泊甚之沿襲樸陋先師之
不主而尚像也從祀之不廡而同堂也視典制蔑如矣
萬歷辛丑黃侯以博陵學正被命而來徃徊廟下輒慷
慨語曰此黃綬之責也其何以師素王而子弟其青衿
稱天子廣勵學宮之意哉遂集諸弟子員庀材鳩工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四十

期從事釐正廟制易先師以木主徙從祀於兩廡廡前
爲戟門又前爲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環爲三級橋
泐魁樓於上與紫玉諸峯相接廟後爲明倫堂左翼以
齋爲博文由齋而東曰義路諭訓三舍置焉是爲左儒
門門右翼以齋爲約禮由齋而西曰禮門名宦鄉賢省
牲三祠置焉是爲右儒門竝堂而左則爲敬一亭竝堂
而右則爲啟聖祠堂後爲尊經閣閣之上藏先師遺像
蓋奉祀久遠不忍座之地下爰是以藏之閣旁爲堂兩
楹鱣講有舍庫廡有所諸如射圃亭題名坊俱如制資

而帑不損役興而民不勞侯眞能吏哉余聞之
子有云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又云盛之
須歷久而後大備自昔建學與校若斯之重且要也
當世樂因循而憚改作稍涉征繕輒逡巡卻步惟防民
口弭官謗爲蕙蕙侯之此舉非彊有力弗能辦矣諸士
抱遺經而升新巒寧謂侯之意僅僅於廟貌已哉士能
借外境以返內觀飫霸根滌敝習自磨自濯耀于光明
使振耳目易心志與學宮同一恢廓則克副鼎新者之
微指耳侯雖以政術稱乎乃其學有根柢見有獨到若

所著述暫如也今治唐五載矣志潔而令明才裕而事
集机觚者安植之蒙茸者疏理之治聲流聞上下不啻
以學宮爾也則其可大書特書者此亦其一斑哉余固
因其請而爲文以紀之侯諱茂號完樸蜀之富順人萬
歷乙酉舉於鄉

敷文書院記

前人

蓋黃侯之言曰不佞初至唐而樵採之使旁午於道應
之弗遑也及稍間進諸生語曰今制邑令得領諸生爲
師帥謂能談說經術揚挖藝文以相切劘也不佞雖

聞乎願與諸生更質互訂取仕學之義而細繹之顧安
所得善地而游息耶已謁文昌祠於邑治之東覩其前
列紫玉山左繞桐栢渡率律沕瀉若爭吐瑰奇於几案
者不佞廼命工葺理之僅杖柱塗枚已耳比掘地丈許
忽得一石鑱曰仙音樓石下覆一盂內書狀元及第不
佞始瞿然驚已輒然喜曰茲唐邑人文炳烺科名赫奕
之徵乎繕治胡可已耶遂闢扉而入庀材鳩工爲堂曰
大雅左興賢右育才堂後隙地構亭其中曰蜚英雜堦
諸花卉實之距亭十數武歸然南嚮者文昌閣也由閣

而後後爲堂曰錫類旁置高明中庸二齋拱若兩翼循
齋而後廼執經弟子謀建靜正堂一區而肖不佞像於
其中旁以洗心堂佐之蓋命工之初卽與諸弟子員約
吾儒事業原從心始聖人以此洗心神明其德今諸生
日萃於中裒博盤辟取六經四書諸史肄業焉幸無讀
非聖書與百家言以淆正學而犯時禁今衿髦之俊揖
讓彬彬如也絃誦琅如也辭章蔚如也庶幾與中原之藝
而爭爲雄長矣循堂而出皆井井碁置顏其楣曰敷文
書院公幸爲我記之余惟書院廢令不與士治久矣不

知令製錦者也藉令才全而復輔以問學是猶羨錦以五采增之綺綉極矣黃侯斯舉倘亦有元黃粉藻之思乎余曩知貢舉與有造士之責今願諸生共淬勵之以成黃侯作人之德意云

積穀議

周汝達

永樂初制下郡國畫置倉官出金糴粟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又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以官鈔積穀備賑蓋爲天下無窮之慮後之議蠲議救必賴之唐之有預備倉也貯上司詳允與自理紙

贖之所積也其積過五千石外收寄府倉六百石餘乃本府秋冬贖賑之所積也外收寄撫院倉七百石餘乃牛價所糴糴剩餘穀之所積也三十八年另設府救荒倉一所又郡守洪公翼聖建議不用紙贖春夏上穀之所積也洪公之言曰贖用折色有積有不積用本色凡議一兩三錢五分者止納一兩照貴賤上穀餘充搬費之資則無不積用地方財濟地方人官絲毫無與焉總之免紙而罪輕刑罰可以兼撫字罰輕而穀多豐歲可以備凶年其論遑矣院司聞而是之猶未及行之天下

也今夏按臺嶺南曾公又條上積穀十利於朝有謂穀積則無利于囊橐可以減桁楊接柩之施可以救鬻妻棄子之苦穀積則有裨于官評可以興循良清白之風可以絕貪婪不肖之想至以南陽奉行無礙爲證于積穀之議又大備及部院議覆亦無異同止以司道照舊額贖銀濟邊外餘一切積穀奉旨頒行天下唐縣贖該八百石鄉鎮義倉鉅萬又與贖穀並行而不悖者積之道得也至散則酌時勢相緩急輕重而施之凡遇凶歲必令黨保報當賑者名擇鄉中素稱長厚人付之縣大

夫舉數處親耳目之槁項黃馘誰得矯假哉昔曾鞏救災議人惟待二升之廩于上不暇他營莫若預計戶一月之糧領而歸之以便生理今亦稍稍舉行人給若干粟道纍纍不絕而未必盡救何也唐無林澤之饒齷齪桑麻之業凡佃作俱外封客戶平時牛種錢鑄與主人各攜其半乃俶載南畝往往牛種強半不敷主佃束手雖值豐歲亦復嗷嗷八口莫若於積谷內量給牛種期稔而償凶年不至失業豐年農有餘粟行見汙萊之野皆爲平疇矣

王公去思碑記

翰林
馬之騏
新野人

宛東之國唐爲大然唐故多瘠土民田或兼阡接畝力不能任賦稅自正賦外益以餉遼至溢成額且倍其三而婦子曰嗷慙悲剝肉矣衿紳雅多彬彬禮讓之習里中豪武斷任俠自喜甚或調刺以持短長若劇孟郭解輩時不乏人蒞茲土者皦皦以擊斷旣慮察淵煦煦以市恩又虞委轡自非酌寬猛之宜而鈔競絀之用胡能晷見德而去見思哉歲庚申浣瓌王侯以甲第高等來縮邑符寸鐙銖錙之羨不以溷催科鈎金束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四十五

之微弗以污棘木威伸拔薤則隼罔肆於乘墉明竝燃犀則鼠靡容其穿屋使蒼黔黃白之衆汨汨若飲清冷而胥吏伍伯之儔凜凜如負霜雪狂狴唯謹萑苻不驚保伍時嚴金湯自峙曾不期月而謳吟贊頌之聲洋洋徹四履至蒿目加賦之苦手自削牘以三請於臺使者尤不啻雒下之痛哭而監門之繪圖勞止汔以小康伊誰賜矣壬戌上計於天官曹謂循良異等不宜久滯此彈丸地遂以繁調秦之咸寧唐人士皇皇走扳當路如失慈父母疏上得復留實出異數而咸寧人亦復上章

不得發古所稱潁川士度伏闕而借

乾道而爭杜衍度幾其再見之復蒞後章

程旣心志攸同無假戴星之劬長享鳴琴之逸日惟

與二三秀程材講藝而案不畱一牘堦不費一詞邑

大治矣天神雀五鳳間號多循吏乃夷考其

非有尤卓絕之奇不過撫綏規課吏習民安已耳

叔墮泪于峴首朱邑畱祀於桐鄉益州繪詞于詹

泉祈諧于佛寺亦惟是深恩滅澤膠結而不可解

至千古艷爲美談以今觀侯所爲治唐與唐人所爲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四十六

戀戀于侯者其感孚淪浹之深豈不今昔同一孰耶侯
以入計行計俸適當內召行將拓其治一邑者以及
下唐固世世在覆露中卽傳治唐媿績以長爲理縣
唐之疾苦其亦永有瘳矣邑人士建祠肖像以志
去思特徵余言勒貞珉余亦得藉手以稱惇史寧僅
人之厚幸哉侯諱文清山西寧州人已未進士

興復唐縣治碑記

國朝知縣

田

介

京山人

志其先無屬名自後魏爲東荊州西魏淮州隋

之後改泌州又改唐州天寶初改淮安

州歷代因之明洪武三年改今縣 古豫
蜒百餘里逐泌水召比諸河而西距河而
水來與會者沂河者也經流其中者唐河
城城西偏爲縣治治據地最高東西廣八十
步 縱二百二十步當年建置蓋閎敞壯麗焉崇
五年羣盜起縣治化爲瓦礫荆藜蒙茸
二十餘年官于唐者非僦民舍則寓祠廟康熙元年
資 大夫今任延綏總兵官韓應琦奉 命旋里憫
治之不復集邑薦紳先生及子衿耆父謀所以興復

之已 成畫未幾以 王事還朝不及董厥成第獨力
修 一廳而去三年春余來尹茲邑仍寓文昌祠
詞之 以外風侵日妬門以內紙幃竹樞倉庫寄西
城吏 立簿書案牘盡委之旁寺廡下上司文移有
卽不省識錢糧舊籍漫無考據詭弊至不可窮
之 不均者日以數計爲之愀然大息曰縣之
不 乃 是耶及得韓先生簿籍卽毅然以身任之
楚師協餉之役竭蹶三月方告竣而 王
供 四度民之疲于輸輓者不可言遂忍不

復發八月中楚之西山全蕩定矣勞魂甫寧卽敦延紳
衿諭邑人請如約且告以不得輕用一民惟余與捕官
捐俸節省外餘皆仰賴于諸紳士諸紳士皆懽然樂赴
輸錢穀牽車牛輻輳而來不揣綿力遂擇於九月十八
日荒度土功按籍索捐門堂垣廡皆有分任獨寢樓便
坐二室曾無承捐因慨然曰是余之責也夫乃訪之野
黃茆白葦莫可充棟梁者于邑之中得惠子毓美者樓
一棟議以價不售遣能言者往曰先生不嘗許修退食
所耶度費需百金曷以此樓作工貲而退食一廳官代

爲成乎往返至再得如約爰命工師旁採別搜刪腐敗
補闕遺拮据月餘鑒于十月之十三日越十三日代爲
惠豎退食所諸物艱難砌石爲最尺寸皆覓之頽垣土
中故工費多也十一月二十四立便坐齋廣三十二尺
高十五尺廣狹於樓九尺高下於退食所三尺爲之易
柱以長壁離柱東西各三尺取與上下準也自此以始
爲門爲屏爲館爲廡贊政筦庫次第皆立其規模視先
之日不少遜矣曩唐房制旁用飛簷飾以藻繪用是美
觀然風雨久版落梁獨壁外用甑襯以坯坯弱甑強每

離析不相屬瓦下多川泥泥重椽墜時有罅漏不可補
遂相仍至于敝不可救茲則砌務密不令寸木見風雨
壁內外純用甃且交相牽母令各立去瓦下之泥櫛比
如法凡以使用可經久且便補綴也或曰縣治傳舍耳久
不過三年何妨濶畧以俟異日余曰不然諸君子憫縣
治之不復爲通邑羞發憤爲此以爲一勞之後當永逸
也使以苟且之心爲之則選材不必其良工用不必其
固目前非不用力省也不數十年而頽墜相仍聽之乎
而士大夫之羞復爾爾也將改作乎而士大夫之勞費

又不貲也今茲之役以常費計不下數千金始之不愼
貽累于後非士大夫意也且令後之君子得以議其簡
陋也故寧樸母華寧堅母巧一戶一牖必以難愼之心
處之歷兩秋冬始落成焉工成凡竹頭木屑之輸具記
名石中以不忘其勞也故記之

秋香亭記

田介

舊秋香亭不知初自何人何代問之故老不能言其意
或曰依楸置亭楸花香故以名或曰亭成而異香來也
余惟楸有花故不香此當失其指至亭成香來則又怪

語不經殊非當日命亭之意以今思之大抵秋之日農
事成催科亦畢官斯土者樂其餘閒思所以息紛囂而
賢士大夫皆嘉與有成冀得于涼颼浩月之夜吟咏鼓
歌以通上下之情則秋之日爲適也古之君子志存作
育在天下則以天下人才爲己任在一邑卽以一邑人
材爲己任磨礪砥礪日見其損而其期望之意每托物
以明之曰吾作此亭植此樹秋風花香伊拾其佩之歟
抑或用匪其材志與時違見百姓之顛連而不能救感
時政之流敝而不敢言頓思拂衣願言歸田鋤淵明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十

三徑於簿書鞅掌之暇以時栗里在目無或牽情不去
也今年秋公署甫成伐竹誅茅卽其地而新之妄擬兩
意作記於亭噫嘻草石支離而磊落風物蕭條而淒清
地白中庭空見露冷秋風幾度何處香來固已日望南
浦之雲夢隨衡陽之雁矣余其久居於此乎若夫少長
來遊羣賢畢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行見桃李不
言下目成蹊芳蘭在谷馨聞于天余與二三子浮撤炬
待月之觴操霓裳羽衣之曲于是亭也

詩

唐子山

張三丰

白石磷磷繞澗泉蒼松鬱鬱鎖寒煙
碧桃花發朱英秀別是人間一洞天

金雞臺

劉源潔

曉登臺上望數里見城隈野馬桐山合
長風泚水洄酒沽人是聖花落曲翻梅遠影
天中塔浮雲傍日來

子陵臺

吳璞

漢代英雄爭鵲起羊裘老子自龍藏
一溪綠水謝名利滿塢白雲揖帝王
線掛長霓風不斷鈎懸碧落月同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十一

唐十二

底今往事煙波渺雨洗蘅磯意自芳

三義臺

李興運

臥龍雛鳳幾經秋剩有茲臺鎖碧流
蜀鼎已空英氣在炎灰吹盡暮煙愁
農耕舊隴忘前跡客到層巒憶勝遊
知遇已成千載事獨餘明月照汀洲

古塔摩霄

張爾繪

浮圖削出欲連天曉掛唐州萬竈煙
影射碧空天柱落頂摩星際月珠懸
風敲鈴鐸虛中嚮花發優曇世外妍
造極披雲窮兩目須臾收盡宛山川

竹林晚翠

全毓賢

古剝 城帶水開井煙浦霧
呂飛來清寒恣飽千山
碧瘦 鋪一院苔野鶴歸棲
青沓颯落霞返照綠徘徊
月移 影風 奏勝却看花
弄酒杯

潭飛練

呂揚勳

峻嶒石壁噴天波洞口潺湲響
珮珂徹底清搖銀漢
浮空光湛白雲窩水綃泣吐
鮫人淚雪練拋從織女
晴霽常驚風雨至泛槎搔首
奈如何

寒泉漱玉

江之湘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十二

晶瑩碧澗一泉生石面寒光映月明
桐水原長本自潔
薇山風遠爲誰清來從仙掌甘如露
瀉入冰壺玉作瓊
問由來飲水者可能無愧雪霜聲

分司對雨二首

舊泉司行臺在縣治之西

大叅 顧 福

厭層雲釀曉陰槐庭白日坐消沉
風塵宦路勞何補
雨吾民望正 草含香橫野澗
饑烏尋食下疎林
門吏散文書靜獨對爐薰漫自吟

森巖地亦幽山園城郭水通舟
坐聞隔樹鳩鳴
當場麥報秋白髮敢忘明主顧
赤心終繫細民

宦 跡青眼逢人且

癸卯冬登菩提寺塔

塔巍然高壓城扶欄俯瞰衆山 石門不扃流雲過
鈴鐸空懸瓦雀鳴舊井千家叢棘 荒郊一望晚烟生
當年勝槩今何在 顧淒涼不禁

懸 御書淮瀆廟額使臣觀唐河朱 璘

禹甸淮源出堯天睿藻來使臣親閱歷長吏得追陪喜
有濠梁興慚無作楫材提封唐縣古名勝豫州推泌水
三支合襄江一道開但修騎馬路未築釣魚臺拄笏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十三

揚 指上台野花承露起高鳥入雲四原隰皇華

川國 培神宮望桐柏佳氣接蓬萊

泌陽縣藝文

鐘樓記

明

四川
廉僉

崔

棟

邑人

彌陀寺在吳王塚前寺有古十王像各一小鐵鐘一相傳得於塚前石槽內鐘鑄於元武宗大德六年僧道勤者有戒行捐貲建鐘樓閱三月而樓工成余羨其才足以濟事義足以動衆也勤請記余聞斯樓之成也鄉人謂其晨昏有報作息有期噫嘻樓之有裨於人顧如是止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其幾則原於一

念之頃雞鳴方徹鎮聲繼舉在乎善聽與不善聽耳善聽者乘其清明之氣以振起其天良子則思孝弟則思恭鄰則思睦身則思立家則思成士則思勤於學農則思力於畝工則思勉於藝商賈則思守其業爲僧若道者則思致謹於祝釐香火之供奉熙熙皞皞寧不爲舜世之嘉師哉其不善聽者則反是豈但不容於堯舜之世亦不容於佛教矣又况吾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禮樂刑政之教飲食宮室裘葛棺槨之常百姓日由之而不知至無所畏忌之徒一旦瞻金仙之容聞鐘

磬之音莫不傾心順應足爲化理不及之助若此非鐘之鳴於蚤暮者爲之一助哉勤乃謝曰勤於是又知鐘之有裨於人不但助於寺之闕也請刻諸石以告夫聽鐘者

重建公廨碑記

知縣

蘇萬方

萬歷己丑夏四月余承乏來任茲邑日昃吏書役旋入旋出暮無寢於公者竊怪而詰之衆進曰治無公廨若等賃雜民間已二十餘禩矣余曰舊無乎衆曰舊有之頽廢已久瓦礫丘墟前令者數代未遑舉也余曰吏不

公居關防無責恐非朝廷設官置吏本意也遂有所切於衷明旦筆稿上請建焉皆太府李公守道郃公巡道范公皆可其請下之衆又曰泌民困公費無餘資柰何余曰勞民傷財長國家者咸念之矧余甫任乎顧茲役不可緩也緣不得已捐秋冬之薪馬四十餘金命工辦材料乃不旬日而畢集相舊址而廣狹多寡之堂以西八楹堂以東三十二楹庫之後又四楹者地不足而且以便守藏者也皆磚壁堅久約共四十有四計椽數而人兩授焉月閱三而告成於是吏有止棲賃資各省咸

進而稱謝曰便矣余曰爾曹之在官詎徒有此居宇而已耶余之構此亦詎徒寧爾之居已耶防其處所以防其僞靡於公期以奉其公也爾曹昕夕於斯覩而思思而奮各虔虔警勵勿納賄以行奸勿舞文以隱射勿欺罔而致譴勿怠愒而罹罰保有身家全茲末職是余所以構而望之心也斯不負朝廷設官置吏之本意也爾曹知之乎衆俱額曰謹聞命矣余因紀其事勒之石爲刀筆者勸

邑侯張公捐俸開懇荒田德政碑

編修

馬之祺

新野人

泌陽僻處山陬地多壅沙積石不堪播種卽所餘平原曠野襍穢之夫於耜鮮資半爲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污萊而租稅猶存者重以三方交訐額外加徵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邑侯張公惻然動念曰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有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稅自便身圖亦何顏居蒼赤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者國無積貯民乏蓋藏則以有可耕之田無力耕之民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倣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減儀從却輿隸单騎 墟

父老子弟虛懷詢咨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

蠹者剔利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

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勸確得地三百

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輶亾設耕耨無藉猶石田也

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值買孳牛百隻各取里老

結關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自是

而逢年則熙熙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卽非大有則計

所收入亦足糊力田者之口况孳牛之利積十年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五十七

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
鴻圖乎總之公家視國子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生平
學問者深奚啻媲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爲傳舍
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爲猾胥奸民之所侵漁者
卽具文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覈庶幾一日百年
無可磨滅公之爲慮深矣其所以爲泌民計久遠者
何殊慈父之惓惓於子弟者耶公之惠利洵不可無
以紀謹因泌民之請爲摭其實以誌之若夫 之
大業行且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 之

云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進士

邑侯李公德政碑記

郎中
焦觀祖 邑人

自古德政記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之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治辦者皆與其人俱違而武獨以德政顯當時傳後世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而記能使人思而記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 怒霆而行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

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其所以然蓋吏道亦猶矣吾邑侯李公少年以才名噪三晉戊午魁本省戊辰中副榜其才視再博一第如拾芥思兩尊人綸封未遂小就一令崇禎四年九月爲吾縣凡二載餘值大邑之大夫士民感思不已力保畱三院復馳狀於謂余曰侯政吾邑德我民我民德之子邑人且公所
知公爲我民文其實碑之余知侯才若游龍翔
品 玉渾金若夫鷹擊毛摯必行必止以爲
已嚮其利爲有德則侯不能首

稜務調於衆適而不爲事任則侯不能飭庖 伏
以勞輜軒正賦外巧漁爲羨以代庖苴則侯不能侯
以得此於人人而闔郡旄倪亦何以啣感懷德若是侯
蓋忠信明決人也蒞泌邑兩載餘其善政如開荒蕪給
耕牛撫流移寬里甲嚴左右雪冤獄清丈量廣積儲講
鄉約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
行法務嚴且精當邊疆多事內地之賊氛漸熾民生日
蹙於催科侯憫錢糧加徵之苦徵收惟取盈於正額纖
毫不以克私囊民免糶貸免徙亾萬口呼更生矣宛南

一帶先年苦淫霖四閱月復旱魃肆虐夏秋不雨亦復
四閱月葉舞不軌奸民相緣爲亂聚黨三千餘人殺劫
以逞泚山西北盜私爲聚藪至白晝殺人劫掠之害幾
莫敢問侯慮患極 患極密各鎮練鄉兵在城嚴操
習陽設陰施頓殲強寇劉保兒等不浹旬而賊渠咸縛
於堂下矣又逾日而賊之狡窟盡剪餘賊盡鳥驚獸散
矣自茲祛篋者不拾路金盜牛者翻手遺劍而萑苻無
聚之衆它如獄無五庇越訴者不威而戢法嚴一錢
者不寒而栗輪蹄幅輳有侯而賔至如歸倉貯修

備有侯而委積若寄蕪城繕矣驛舍葺矣園扉
綜理周密有侯而無廢不釐無弊不滌猶未已也自
多暇則進博士弟子與論文課藝發疑抉秘令人人
逞實歸而士若發蒙學堂刻期親課捐俸供饘自此
往益勤文風英英丕振適癸酉諸生點額一邑漏榜
憤然曰學屏塞扃學脉虛後致令文運鬱塞不宣慨
捐資修之一庠躍然鼓動倘從茲科第宏開侯之
更自不朽也固知公兩載爲政有渾渾之治無赫
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

部中屬吏有罪輒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議者以有
宰相器公自爲令兩載皆與武爲一輒其氣深廣萬
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
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輒盡卽赫赫無
足數也赫赫爲名正如疾風驟雨滋潤不過膚寸惟
大長者乃可以久如侯者眞其人哉余故列其行因
附漢循吏之後而碑之侯姓李氏諱蕃長號註
晉之聞喜縣

詩

明太守

洪翼聖

泌水清遶山城古人樂饑世累輕如今還見古人情
練練波浩浩白鶴翻飛弄洲草此中得意堪忘言人生
溫飽何足道水底映松月水面淨琉璃溢潺擬天漢泛
艇恍瑤池千家萬井湏一勺一勺演瀆千家樂我行
度暢望洋况復春波羨魚躍

咏七里潭

參政
顧福

蒼茫百頃浸寒流蘆荻花開兩岸秋沙嘴夜明漁父火
柳陰晴浴海翁鷗數層翠浪連風起一片金波向日浮
堪羨年年資灌溉西成滿處見歌謳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一

暮春遊泌水

郎中
陳民志 邑人

城南春盡見飛花細草平沙一望賒近水雲霞淮
隔鄰煙火野人家橋邊柳色流鶯轉郭外鐘聲古寺
吏隱偶從休幹得馬蹄何惜踏青沙

銅山積翠

知縣
溫如玉

層峯盤曲貝宮幽山色毫光翠欲流林織晴霞清霽遠
巒披法雨綠雲浮丹鉛影瀉雙南氣紫嶂煙連萬壑秋
更有芳華堪極日向離葵蘂拂星樓

泌水流香

前人

逆波如帶碧光漫
湜湜清芬鏡裏看
風散蘭煙潔曲岸
鷗凌蕙浦逐迴瀾
高賢衡宇馨歌鯉
俗吏河千愧伐檀
幾對芳流思桂楫
望洋無計起凋殘

仙陂春雨

沈三才

邑庠生

仙洼天造白雲隈
仰止高賢嗣續開
源水淡從龍窟湧
溪流遠自蜿峯來
鷓鴣翩舞凌煙雨
秔稻青葱掩翠苔
惆悵芳畦成往事
醅酌濁酒問蒿萊

舜城雲月

關

儒

邑庠生

虞皇勝跡芬青史
此地何年勒舜城
斷續砂壩傳落聚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二

崎嶇風雨說山耕
六花積素光華燦
一鑑連暉旦氣生
言念遺芳淡擊節
洋洋泌水和韶韻

登華山二首

泌陽有華山

查心浴

成人

藻井朱萐縹緲間
曇雲貝葉滿青山
避秦何必桃源洞
遊到峯頭未忍還
春靄霏霏逐水流
嵐煙曙色繞層樓
遲遲老柏山中臥
不似羈縻苦海遊

桐 縣藝文

淮源廟碑

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 君
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于 復潛行 見
陽谷立廟相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水旱請 位比
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 沈
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 敬
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
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栢奉見廟祠崎嶇逼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三

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
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嵩峻祇
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
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 民
用作頌其詞曰

泝泝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淮海是造䟽 濟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 備晝夜明哲所取實爲
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 恭禮
惟前廢弛 功 力災 以興陰陽 陟彼

茲廟 肅肅 祇降 穰

穰其慶 豐殖聖君 老息君 走

食 君惠賜思君 極于 于萬

為國家崇奉 延熹六年南陽太守躬
為民祈福民用 刻石頌德其辭

一作南海廟碑文疑 此隸書之妙 劉熊
一手風雨剝食其 漫不可讀 昔人嘗

是者至正四年杜君昭字德明京師 未有奮然 新

宜上唐州既修祠廟因以重刻舊碑謀 僚佐 合

氏集古錄趙誠明金石錄者所存寡矣洪氏蓬 閣陽

本世不多見其中于荒衰之間者蓋不見 桐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四

字之妙 垂不與抑淮 神靈 有 之 與

然則頌之所 天地清和嘉祥 昭格靈祉 之 聖

世崇奉明祀者宜無窮也夫金石刻辭古人 以

傳遠託得其所又久而後壞雖壞矣得人焉亦 始亦為重書乃記以告後觀者知是碑再刻

幾有望于後之人矣至正四 三月前翰林待制吳炳記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梁 沈 約

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 仙學之

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

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練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 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驟啟見滄波之屢

指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
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
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
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
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鑿鮮方徒
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畱愛
巖壑托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
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念其菲薄曲賜提引來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

歷復蒙絜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
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
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廻因高建壇憑
考室飭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
曷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畱信彌密置道士
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
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
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聖躬翹心屬念晚臥晨興
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而

襄息乘鳧輕舉畱烏忘歸以茲丹轂表之玄極無日在
上曰鑿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
存若亾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當倏焉
靈化羽變霓裳九重堯光三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
觀虹旂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予菲薄
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住
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
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秘瞻彼高山興言覆篔啓基桐
栢厥號金庭喬峯過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墀駕岳開櫺
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重修淮瀆長源公廟記

宋 路振

臣聞山川之氣網緼而交感故風雨時至而煦育彰焉
陰陽之化旁鬼而無迹故盼饗相應而神明生焉若夫
積厚成功利物而不宰靈長毓粹曠世而流光祀典以
興其來尚矣昔者鯀堙洪水績用弗成下民山其昏墊

之匱乏帝嬀行巡狩之禮始秩羣望夏禹懷
襄之害首奠大川安流載融善利斯積潤下之德既剋
于九疇視侯之爵乃崇于四瀆周禮著浮沉之祭秦官
修泮涸之儀壇坎既嚴方幣亦異兩漢而下舊章彌
茲王者崇稼穡之本防災沴之興將以庇民于太熙
儲祉于豐歲未有不重山川之祀賁神靈之字以延乎
蕃錫者也若乃觀濫觴之迹稽神化之方東瀆比于長
圍大淮稱爲奧府始經營于赤位終漾漫于炎野晦明
不爽自通朝夕之潮化產兼包靡容汾澮之惡故其

淪浩蕩湍流迴直蘊螾珠而不耀指鯁海而迅征靈氣
所憑廟貌斯顯惟物應之盛者故能宅高明之麗陰隲
之大者故能歆優裕之享幽贊之道今古如一者其惟
長源公乎若夫崇封奠獻之禮冠冕服章之度禦菑捍
患之力發祥震怪之符是皆紀在策書不煩述也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受元符
之七載既觀東后而登岱 飭秋駕而巡冀壤上封展
朶躬接乎萬靈頌祇育 乎明祀人神訢合符

時

雲露之

潤禮節興而風俗茂刑辟堦而生齒繁家有絃誦之聲
人知洙泗之教昆蚩咸遂忠厚之化行疵癘不作生成
之德著以至靈官降于永夕諄誨通乎吉夢祗見眞祖
親接緒言識寶系之綿長飲瓊液之甘潤於是却拱壁
而進道嚴葆衛以朝眞躬歛鬱華之庭虔展闕壇之禮
鴻儀有赫丕應逕臻瑞景藹于三辰祥輝發于九井回
蹕睢陽之奧壤觀風藝祖之舊邦浚發德音懋建京邑
格太宮而裸鬯陟泰壇而升燎湛恩薄洽丕冒于八荒
星郵四出徧告于羣祀而嶽鎮海瀆之望愈嚴飭矣先

是長淮公廟在桐栢縣之西南地方湫隘淵流沮洳伏
牛之潦洊至舛隼之墉屢毀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臨
視徙其地焉巍山峙其前長淮盪其後藂楹畢構連觀
相望彼都士人嘆其爽塏歲月滋久棟梁斯撓守臣率
職不敢違寧驛書上聞中旨隨降翌日詔入內殿顯白
崇慶率翰林畫工圖工室之狀八作大匠定營繕之制
發唐鄧許潁屯兵以給其役又詔前桐栢令周憲卽山
度材榱桷杞梓塞川而下官不嚴而治工不戒而備事
無愆期人有餘力繚垣屹立回廊四合雕甍高映邈倒

景而上干崇扉洞開列方軌而並進夫制作之盛邦家之壯觀也報降無爽神靈之善應也宜其享豐懋之福協蕃昌之兆降祉于萬禩保民于無疆者也下臣受詔茂揚成績辭不逮意何以贊斯干之謠言媿無文豈足彰輪奐之作孤奉綸旨徒竭斐辭燥吻怔忡直書梗槩云爾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十日記

重修淮瀆廟記

明 胡 謐 會稽人

成化歲壬辰夏四月聖天子以天久不雨漕河流涸乃出內帑香幣遣大常寺少卿俞公欽往禱東瀆大淮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六十九

神制若曰惟淮瀆實漕河上流其通涸攸繫故特遣禱惟茲有神默運機緘幹旋大化尙敷霈澤俾河流長注以達往來庶副朕懷俞公將承唯謹乃是月廿有五日抵神所有司共事如典祭告已顧瞻殿宇將壓神若有弗安棲者進守臣詢故對以前政因循邇則歲連禋弗得矯令興作俞公還朝既復命因上疏其畧曰淮瀆與海嶽鎮諸神皆祀典攸秩矧茲瀆在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地尤宜致重顧今神宇弗葺無以揭虔安靈尙曷冀其感通伏惟聖朝垂鑒亟命有司舉茲曠典庶祿國家

神之意詔可之下工部檄河南布政司委南陽府
府段侯堅綜其事率諸屬縣僚分董諸役而叅政沈君
敬僉事顧君以山涖督焉先是既禱旬月間霖雨時降
河流通注且自後歲連大稔民皆安業茲役也費出于
公力取于農隙肇于既禱之又明年夏至己亥冬訖工
中建正殿七間翼兩廡各十二間左右鐘鼓樓碑亭各
二間前戟門五間東西各建公館五間東翼兩廂共十
間中御香亭左神庫右牲房門樓西向西又建道房
間翼兩廂共十間門樓東向四週繚以土垣計丈

九十甃券山門三間東西角門各一間黝堊丹碧煥然
一新規制視舊有加焉段侯既率僚屬落之又置常稔
地五頃五十畝有奇給居守道士以贍香火且礪石
丐諸當代鴻筆以紀興修歲月會朝廷遣右都御史原
公傑處置荆襄及南陽流民析唐縣東南境置桐栢
而廟在其地段侯且當秩滿去任遂以茲役之未畢者
畀諸前知縣汪雲雲既畢厥役而以紀文白諸前巡撫
右都御史孫公洪以屬謐辭不敏未敢執筆甲辰春朝
又遣今巡 都御史趙公文博有事茲廟見前礪石

仍以屬謚辭不獲惟海瀆嶽鎮流峙兩間其神出
高深之表固非假宇棲之而後著其感通也然吾人
所以尸而祝之者苟非有宇以棲厥神則無以繫如在
之誠而致神之盼饗焉此廟祀之所由作而俞公不容
不請興斯役也矧祀事之興替係有司政體之勤怠而
災祥之召未必不由以致焉是皆不可不書以告將來
自今凡寄任其地有事于廟者尚鑒之哉 明成化二
十一年乙巳三月初三日知府陳鎰同知井秩通判方
賢推官莫昂桐栢縣知縣張敏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一

新設桐栢縣記

汪

雲

新安人

大丈夫讀聖賢書登黃甲爲大臣有功能在社稷福及
生民銘鼎彝紀太常而流芳百世者亘古至今難其人
如我朝都憲原公處置荆襄盡善盡美誠社稷之福生
民之惠猗與休哉夫荆襄之患自我聖祖龍飛以至于
今百有餘年先後釀成禍患動勞王師渠魁授首餘類
身筭非不周且密兵非不多且精功非不高且大朕
能撲滅于一時不能根株悉拔故不數年間流徙復
來甚于前 陰蓄 臣幾于復作萬全之策可已而不

建耶成化丙申秋臺臣進章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
都憲原公來處其事時監察御史吳公先已巡按
原公至以陝西漢中西安四川夔州河南南陽接 荆
襄會同四省鎮守撫按大臣若太監藍公都憲張公
各三司諸公勦彼流徙附籍之輩以戶計之一十一萬
四千二百四十有一以丁口計之三十三萬五千二百
四十有四未服則出給榜文以招徠之既服則宣布
恩以撫安之萬民咸定稽首歸心湖廣則設鄖陽府以
舊設竹山房縣上津鄖縣并新設竹溪鄖西保康縣

之又設行都司以控制之陝西改商縣爲商州新設山
陽商南二縣河南南陽則新設南召伊陽而桐栢則分
唐縣三分之一并新民一千七十五戶計丁三千七百
六十有四編爲版籍立保一十有四因桐栢山而仍舊
縣之名曰桐栢其地東接信陽西連荆襄南通隨州北
達泌裕在萬山中舊設巡檢司在焉誠要地也立縣于
此而移建巡檢司于毛家集深得撫安之法其餘四省
流逋分隸舊縣公又謂新設司府州縣必舊官狀後
以撫治遍訪天下文武官中之有廉能聲者分布地

疏名奏選各補厥任以巡按吳公威德素著堪以代已
封章上聞特勅以繡衣行巡撫事時經理其事則河南
叅政孫公副使顧公僉事馮公知府段公盡心區畫檄
南陽府同知任公經歷徐侯守禦唐縣千戶方侯督唐
泌舞新確五縣軍民夫 創築城池蓋造衙門經始於
是歲之冬落成於戊戌之夏又以桐柏地方遼廓設縣
丞以撫民而王致敬以陽曲丞補儒學設教諭一員而
吳時明以舉人署職典史王大經以舊官被荐董其役
雲輩因又完正廳作後 儀門以至廳宇庫藏布按分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三

司府館學校城樓巡司陰陽醫學倉場凡縣治之所宜
有者悉建置之昔周公保釐東郊表厥宅里畢公克成
厥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非原公則荆襄之流民孰
定其古之周公乎非吳公則荆襄之流民孰安其古之
畢公平銘鼎彝紀太常流 百世宜也吳公命撰述始
末與建置歲月雲不文勉強應命鐫之石以垂不朽云

詩

出石門

唐

駱賓王

層巖遠接天絕頂上棲煙 低輕蓋偃藤細弱鈎懸石

如 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爲龍杖何處得神仙

上張帥

宋 蔡 襄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
桐栢山前淮水春

金臺畱偈

張三

乘鶴西風出華州袖藏千載混元毬黑鉛紅汞東西
白雪黃芽次第收孔子泣麟周道否卞和識玉楚王
藥中消息誰人會脫却紅塵自在遊

桃花洞

明大 李 賢 鄧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四

我訪桃花洞桃花猶未開古栢虬龍舞懸泉風雨篩春
風吹不斷好鳥忽飛來焚香對仙侶媿爾出塵埃

淮瀆廟和柳地官韻

柳詩
失傳

雲 厓

青山遙路不知遙俯瞰河流仰碧霄雲出洞來時作雨
從地起暗通潮古碑剝落前朝字老檜支撐晚歲標
千載靈祠隆祀典一方民物賴豐饒

水簾洞

國朝方伯 桑 芸

古洞何年鑿翠微陟懸瀑布挂仙扉嵌空玉宇翻多寶
瀉銀河綴小璣雨引貝紋嵐未捲月臨鮫影露將晞

豈因玉女凌波倦欲借流蘇障夕暉

步前韻

王京

禪谷潛踪見性微重暑數丈啟仙扉推塵遠下連天幙
種玉空拋萬斛璣新月懸鈎映竹靜晴風吹雨濺陽晞
清陰午到寒生袂又覩鍾靈近岳暉

前題

田時中

未到源頭處疑從天上流晴光含雨脚銀浪瀉山頭路
絕山爲壁天低石與儔巉岩銜夕照怪石咽清流披榛
尋鳥跡捫石越岑樓鹿犢因人語寒雲伴酒甌簷前飛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五

野鳥洞裏駐青牛歲歲山花放逢春我更遊

前題

王鯤

萬古風雲洞千年雨露天紅塵飛不到高桂水晶簾

前題

闕名

山垂下水晶簾疑是銀河落九天今古無人能
月鈎空挂碧雲邊

前題

楊三杰

何年懸掛此山頭冰玉簾櫳萬壑秋樹色遠從千尺落
光 數條浮誰將巧手工如縷爲瀉銀河映一

今古無人高東起不妨洗耳聽清流

桐署

王煦

山城黑子傍淮源景物荒涼未可論民舍官衙何處是
妻妻芳艸屬王孫

到來公案革當衙聚散人烟三十家坐減翠屏山上色
皆前啼殺暮棲鴉

登黑石山

張鳴鵬

事少陟層巘曠觀心欲冥石花高脊黑竹尾半腰青麥
隴平干掌秧畦小似汀試看烟景夕扶醉數星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六

次桐栢 二首

貢彧

桐封標翠巘百里勢蒼然樹杪泉爲布山門石作田似
人蛩響斷望帝客心懸際此清和侯其如少綠阡
治劇才堪試撫衰心易摧空村喧鳥雀野火失蒿萊去
去無家別行行龔子來何時蒙故業一慰雁鴻哀

履桐卽事 二首

貢彧

王圖開大漠萑爾亦名疆睥睨山圍小官衙草帶長一
闔眞洞啓六案盡虛張遙對金臺觀憑風與頡頑
赤城空燕壘何地認烏衣蹋翅猶思返沾泥竟不歸江

潮春浪濶山夢野雲飛與爾偕耕鑿無令老翠微

謁淮瀆廟

貢 彧

漢時千秋古瀆尊從官燎火徹臯門雲生膚寸垂天下
流入烘東倒海根自儼玄圭通帝賚載尋蒼 捫侯闡
干今臺殿灰飛後翠栢虬龍舞尙存

前題

貢祖禹

禹導泉源未可尋靈宮複岫見蕭森太常幣薦千年祀
海國梯飛百道心螭首斷碑書帝勅槎枒古栢學龍吟
一竿釣碣垂垂老瞻謁何期上碧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中

七十七

前題

張 本

古廟逼崔嵬龍旂擁翠來鶴飛千丈樹碑臥萬年苔刊
木疏源遠乘櫟鑿罅開至今追禹蹟俯仰重荒臺

漢栢

王 煦

淮瀆宮前晚翠濃危柯幸不受秦封清陰匝地疑無暑
黛色參天削幾峰苔蘚鶴窺淡偃蓋風霜龍護仰蟠蹤
半枯半活支離叟閱盡人間朝暮容

封事

唐

岑文

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
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
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尙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 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墳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一

類于此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
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
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
改從諫如流爲善在于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順神養
省 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
闢 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
不怠則至道之美 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

久矣

鄧州謝上表

范仲淹

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于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氏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徃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

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

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上中興正本策

李 賢

臣伏惟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政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旣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

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爲之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

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 第
行之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
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
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于君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
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
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
隱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芻蕘之賤皆

效忠况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
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
者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
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
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
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
將見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
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螻蟻之誠罔知
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心源亭記

之儒學在古城巽隅規制宏敞殿後曰明倫 前
中一井其水湛然以清有司作亭其上御史項君題
之曰心源州守崔君富謂予郡人也請記之 旨 心
之名亭也夫源者井內之泉也而必冠之以心 何
湛然以清者水之本體也苟終日蕩之朱有不濁者
也虛靈不昧者心之本體也苟私欲蔽之未有 者
也水之蕩而濁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清於是 矣
心之蔽而昏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明於是乎在矣甚

矣水之清濁有似於人心之昏明也清而明者莫不皆
由乎靜濁而昏者莫不皆由乎動然水之濁者靜 清
矣初無用力於其間而心之明者雖由乎靜必有主敬
之功焉於莫知其鄉之時操存而不失於寂然不 之
涵養而不忽然後此心之太極無不具也此心之明
德無或昏也保此心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此
心之良於夜氣平旦清明之際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 心而已矣居是學者覩心源之名寧不惕然有所
項君名亭之意果出於此乎曰不可得而知

據心源之名而推心源之理如此然項君之意雖知要不出於此理之外也於是乎記

王道行重修陂堰記

嘉靖辛亥

章煥

曰予家三江震澤之間頗周咨水利及踰江淮觀河慨然思禹績焉禹一人之身躬犯九州之險治九年之水以建萬世之制今或疏一陂治一堤累數年而不成不數年而輒壞此其故何哉古者國家無事所養民禹聖人紹堯舜之統迹其所自表見乃在水土之平而已當其時八年於外忘其家手足胼胝忘其身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

其受禪既已陟元后矣猶盡力溝洫寧卑宮室由此觀之雖無洪水禹未嘗不在民事也後世既多彌文忘其本始司空之官理匠作水衡使者以權貨治漕士大身經畚鍤非有開疆拓土之勲絲綸帷幄之寵低首下顏意在苟完而已假令洪水復作終莫肯任禹之勞又况畝澮溝洫哉秦以下言水利者數十家獨南陽號稱陸海自召信臣起六門堤闕湍水約束灌田至四萬餘頃其後杜詩復修其業作水排鑄農器民益便之歌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預繼之激滢涓水以浸原田

民復號爲杜父一州之間更歷三賢再續令緒名施於
今然中經喪亂邑有并兼寢以隳廢嘉靖辛亥叅政趙
侯來鎮是邦侯儒者故爲吏部稱篤學嗜古有經世之
志其爲政崇教化重農桑務與民興利數單車按部至
鄧州行視鉗盧諸陂召父老謂之曰此非召父遺蹟耶
何 沒若此遂檄長吏議其事侯徒步出入阡陌相流
泉察地防雜采稻人之制潤色召杜之業修堤渠陂堰
析湍水注其中方畧已定而王守道行且至遂受成焉
守少年盛文學謹身帥先吏民嚮風乃宣布教令鳩

聚材悉反侵地豪強無敢爲奸者蓄洩之利卒以利民
民爲之語曰上有趙父下有王母九期年而畢工功成
爲圖以告且徵文於予予按圖視之嘆曰美哉穰穰乎
侯之澤溉於穰中矣穰之民必世賴之夫穰天下之中
也南控荆襄北枕嵩洛西通武關東際淮海天下有事
必當其衝今田野闢儲峙充豈惟穰民將國家實賴之
矣予周行二都南抵維楊盡淮以東北極遼海轉於瀛
津多萑葦之場沮洳之地其水可渠其地可田而中經
漕河河壩多棄地民芟牧其中又多重湖濬河 渠爲

公私俱便此鄭白之利也數欲爲朝廷建萬世立屯田之規實京師之粟省江南之賦減漕米之然其事靡繇會鄧州圖至意翩翩猶在河渠下也美侯功實獲我心使侯治漕其功可知使侯治九州其又可知豫州其經始耳豫之民幸矣哉夫世無趙侯則更多空文民無實惠無王守則邑多流民野有曠土堰奸之藪也圖籍訟之牒也有能紹明其志者其爲杜乎卽若禹迹何憚焉欽念哉無隳成功無爲厲階是役也同知薄世祐實佐之判官李安知縣丁言龔文

羅尚賁吳謨與諸執事各分其任修復凡三十八陂有長一十四堰堰有正某某渠渠有子及其受田之家咸著姓名列於下方予旣序其事復係之以詩詩曰河豫州厥土維壤奕奕鄧邦厥封維穰彼湍之水其流泱泱賢侯之澤與之俱長湛恩汪濊游波渺瀰行則爲堰止則爲陂舉重爲雲決陂爲雨填闕加肥灌我烏齒召杜在前趙王在後生我爲父鞠我爲母父母孔邇子來藝我禾黍芟我蒿長堤如龍高崗如虹不者流不泯者功功之崇矣傳於世世敢告來者永矢

勿替

荆建鐵公祠記

顧名傳

嗚呼國家之事至靖難革除之際可勝悼哉余少從先
長者游時竊聞稱說鐵公死難淚未嘗不沾沾下也
夫烈夫殉名志士夸節雖行與時忤彼獨無所見哉
公諱鉉字鼎石鄧州人起自小吏俊邁忼慨有節士風
槩雖卑仕哉然翩翩賢豪也以警悟受知高皇有髀髀
難決者屬他吏竟月不得報改以命公頃刻立辨覆按
無異辭高皇才賢之眷注彌渥駸駸嚮用矣會高皇晏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

繼事建文君無何靖難師起公慨然嘆曰國事如此
吾安用此軀爲第藉令無濟于事猶當死職下不能爲
兒女子計矣乃遂馳驅間關百戰而氣愈烈迨李景隆
兵潰靖難師乘勝逐北席卷而南無能捍其前者公獨
收合散亡固守濟南扼南北要衝以待援兵之集靖難
席勝之師翱翔睥睨不能越遂留攻焉公機智警敏出
奇無窮擐甲登埤身當矢石飛礮所擊輒書太祖高皇
帝懸牌待之王師亦輒斂避居常稱述國恩飲血誓衆
益感奮用是以區區之孤壘橫當百萬方輿之大

敵障蔽江淮延金陵旦夕之命公之力也王師久不克乃退由他道渡江入都城成祖紹登宸極天下大遂縛公以來陛見之日強頸瞑目以示不屈成祖令其顧我公不奉詔成祖震怒遂戮公于市而滅其族嗟夫若公可謂不負其心矣夫武王革命夷齊抗節顧亦有以不死爲義去而歸周者蓋行殊而適于道聖人之所許也惟我成祖統承先皇非異代革命之比建文諸臣亦多引不死之義以全軀者公獨期于必死以殉國家之急雖行不槩於中庸然其志欲以矯汙世明士節此

其有意世教豈淺鮮也公没百有餘年大中丞虹江劉公以高世名賢保釐南服尙嘉哲軌感公義槩鄧又其屬也下州俎豆之或曰鐵公信忠節顧鎖聲滅影久矣公特表章之母乃非便乎公曰於典死事得祀聞齊黃且祀矣矧公也哉成祖嘗謂近臣曰練子寧如在朕猶用之且欲用祀于何有于肅愍爲憲廟祀之聖祖神孫所以教萬世也安得不祀遂命營祠宇以妥忠魂民樂之不日而竣州守顧名儒祇命規度董督是力余之

文以公命來辱余不獲辭遂彙括其行復

因以告後世之爲臣者

鄧州陳刺史鼎建魁樓碑記

彭而述

鄧居豫南偏肉薄舊楚春秋爲侯國秦以後郡縣之至東漢世祖起南陽將相挺出鄧乃日大觀厥風氣漢水其胸嵩魯拊其背西犄商於東絡淮安平行膏腴水土阜厚中州之神臯西鄂之隩區也史傳夏人之居俗愿慤敦詩說禮然冠軍五劇之鄉世亂失太平最先復業獨後要其人天性無羯羗不均之行節義廉隅自飭鮮墮行地近周南先代末巨寇起西陲自秦關而東

犯光固汝潁鄧爲中達青犢銅馬受禍最剝芟除天札百僅存一間左草昧鍾釜荆棘學校廢而城闕歌上賢能之書者比歲有間講養教于今日吏茲土者難言之矣今

上定鼎十有八年關東陳使君捧檄治吾鄧進父老子弟問之曰爾鄧固猶昔日之鄧也軌物倫紀皇風再沕何道而登進吾民于古往見郡國冠蓋之使類宮而外建有文昌魁樓諸祠贊風教襄人文予小子豈敢愛父老子弟長跽請曰唯唯惟大夫命爰勤龜卜考

樓于內城之東南甍翫構 樂榕梯階閱數月樓
子宮湏走予爲文記之予竊惟天官書按北斗第
至第四爲魁魁枕參首斗爲帝車斗魁匡戴六星日
宮將相及司命司中司祿在焉魁下六星兩兩相
名曰三能皆上帝之貴臣人間祿命之元也故往往
邑于類宮之外多建之或曰文昌或曰魁樓義取諸
此必于東南者何中國於四海內在東南爲陽位陽爲
文明之象萬物始乎震出乎離猶之天街王國界而街
南爲華夏樓建於此于地爲宜且文昌旣兼將相合三

台土人祿命在焉使君之意若曰天地之文天地之心
也河洛爲天地中中者心也龜龍之祥應之今鄧距河
洛近在畿內昔聖人則之闡爲文字之祖則九州之文
皆中州之文也將相祿命之說爲鄧人祝之實不足爲
鄧人限之矣往者東漢之季雲龍奮起環紫宮而襄景
運亦其驗也若是則斯樓之建誠不可已夫予鄧人也
多使君意且聞使君諸政有不朽于斯樓者故樂得而
之以告後來之爲牧者鄧人勉乎哉

鷄泉栢亭記

彭而述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共情是以地出
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又曰君乘水而王其政
和平則醴泉漙今

龍起東北是維水德神靈滋液飛潤流其固五行乘
除之理也鄧西郭內北去可一弓地舊爲牧場其土黃
酸棗雜花宗生族繁不知其下有泉幾百年矣郡乘
不載會順治十年癸巳夏居人飯驢其間小兒掘地
半尺許得水漙然湧出涓涓弗竭乃走報家翁往伺之
居然泓矣因鑿穴而下窮厥源又二尺餘見一甃長尺

方有半深黝如漆掘而上見土蝕沒滅纔有字形乃
浣別諦審有古錦鷄泉數字不載歲時亦不載何人
氏劄小書但云去城西門二十步考郡志外城乃金
所築以威南宋詳其欵識爲金元時物若是皇明則
老必有傳之者若復前此不應有外城時西寇震鄰
北麻將軍駐師防鄧謂太守陳公曰昔歐陽公守滁
得紫微泉城西因名豐樂泉又范仲淹知青州有惠
側 湧醴泉則今日此泉殆爲公平太守曰不然
將軍拔佩刀剗山而飛泉出踈勒校尉正衣

冠請禱而井泉瀆彼二者尙有待公今無待師出地水
九淵効靈我知小醜不足平矣其將軍哉於是二公交
相讓以不有此泉也彭子乃舉前說以解之曰維君王
哉我 皇治天下十年四海率俾覃歸王化甘露降於
園寢八荒濟於仁壽有如此泉是曩者白麟奇木朱芝
寶鼎紛紛無益於人者諸祥瑞不敢望矣於是二公迺
然酌酒屬予曰言有大而非夸者此是也請更以一爵
進曰錦雞名何昉乎彭子曰是蓋陳倉寶雞之說矣史
稱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雌化爲石秦旣置祠汧渭

間表其符以名縣秦以興雄飛入南陽爲光武得命之
符今南陽雒縣其地也毋亦取諸此乎若夫甘菊之井
倚帝之漿俱可以延年益人壽考下者猶百歲此郡乘
所載者今一在鄧城東陬一在酈亦鄧屬也得此泉而
三矣麻將軍陳刺史辯予言爲亭共上手植松檜百本
他木稱是以日飲茲泉予爲列其事如左且卽灑泉水
而酌之曰爾幸勿忘將軍刺史力也此以後世知鄧有
錦雞泉者安知不如二公前所交讓云爾乎乃錄其柏
曰將軍樹亭曰刺史亭所以賀錦雞之遭也

重修 忠烈公祠堂記

璘

鄧之建公祠也始於明宣德初革除靖難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詔有司卽所在祀之歷年久遠堂構無存而蕪穢弗治官斯土者之責也璘來守宛郡於學宮書院耕鑿水利諸政無不殫力舉行方謀所以葺先生之祠而屢值輓運迄無寧宇今歲夏五月始得庀材鳩工檄所司董其役敬表片石以志仰慕焉余惟士大夫修已立誠莫重於忠孝而忠孝實原於仁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臣愛其君子愛其父理之常也若夫事失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十五

其常勢處其變則守吾愛君父之一心死生以之而此理全矣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論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論孤竹二子則曰求仁而得仁仁固天地之元氣聖賢之道脉君臣父子之綱常所繫者也當洪武朝先生由太學生拔授禮垣賜字鼎石其忠孝大節蚤已見知於明祖且才猷練達善決法司疑獄廷中稱平旋陞山東叅政建文君嗣統若召先生光贊鴻業篤親睦之倫養和平之福則成康之治何難坐致乃在廷諸臣懲吳楚七國之事遂以彊榦弱枝之

燕王夙有智略自懼不免於靖難兵起廷臣首薦
袴子弟李景隆督師拒之燕兵日深朝野震恐賴先
生以濟南一城扼其衝使不得南下燕王百道攻圍先
悉力捍禦越九旬始解去建文以克敵之賞進先生
大司馬叅歷城侯軍戰於東昌小河之間皆大捷旣
北兵遂南先生意謂江淮有備燕兵不能飛渡勢必
由濟而扎吾邀其歸而以逸待勞可獲全勝設欲批亢
擣虛直走北平正恐進退失據非計也孰意李景隆開
金川門迎燕王入矣嗟乎先生豈不知燕王爲太祖第

四子非異姓篡位者比又豈不知管仲得事齊桓公魏
徵得事唐文皇俱能立功當世名垂竹帛迺先生惟以
孤忠自矢百折不回直視死而如飴此其心誠欲植萬
古之綱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君臣之義若手挽江河
之逝波揭日月而行中天也剽滕劓面寸磔於市天固
以成先生殺身之仁矣先生志在忠孝功在社稷雖從
祀高廟亦何忝焉况僅祀於其鄉乎祠在州外城東南
隅就故址建焉至冬十月而告成襄事者本州知州萬
同知李廷弼吏目張樾例得備書

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

唐

孟浩然

風吹沙海雪漸作柳園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
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似入秦

飯覆釜山僧

王維

晚知清淨理自與人群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
從雲峯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燃燈
晝欲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思
必深身世有空虛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十七

夕遊覆釜山道士觀因登元元皇帝廟

錢起

搜過物表洞府次溪旁已入瀛洲遠誰言仙路長
烟出深竹道侶正焚香鳴磬愛山靜步虛宜夜涼仍
帝廟更上紫霞岡霽月懸琪樹明星映碧堂傾
竈術願采玉芝芳倘把浮邱袂乘雲別舊鄉

范公藜竹歌

岑參

世人見竹不鮮愛知君種竹府庭內此君託根幸得地
種來幾時聞已大盛暑翛翛叢色寒閑宵槭槭葉

清案牘簾下見宜對琴書
窗外看爲君成陰將蔽日
笋穿階踏還出守節偏凌御史霜
虛心願比郎官君莫愛南山松
樹枝竹色四時也不移
寒天草木黃落盡猶自青青君始知

赴北庭度隴思家

岑參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踈
隴中鸚鵡能言爲報家人數寄書

送李司馬

前人

柳鞞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
到來函谷愁月歸去礮溪夢裏山
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
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班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十八

至鄧州

韓愈

潮揚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
心訝愁來惟貯火知別後自添花
商岩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
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涅陽館

賈島

愁何并起暮送故人迴廢館秋螢出
空城寒雨來夕白露樹影掃青苔
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

元夜百花洲作

宋 范仲淹

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
百花洲裏夜忘歸
綠梧無聲露光滑
天涵碧海吐明珠
寒輝射空星斗踈
西樓下看人間世
瑩然都在青玉壺
從來酷暑不可避
今夕涼生豈天意
一笛吹銷萬里雲
主人高歌客大醉
客醉起舞逐我歌
弗舞弗歌如老何

答提刑張太傅嘗新醞

范仲淹

南陽本佳處
偶得作守臣
地與汝墳近
古來風化純
當一無術易
復循循長
使下情達窮民
奚不伸此外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十九

何事優游歎嘉賓
時得一笑會恨無
千日醇客有多聞者
密法爲我陳
自言此靈物
盡心妙始臻
非徒水泉潔
大要麴蘖均
暄涼體四時
日月周數旬
其氣芳以烈
和而辛涓涓
滴小槽
清光能照人
固可奉宗廟
宜天神我姑酌
金壘駐此席
上珍况有百花洲
水木長時新
烟姿藏碧鳴柳杪
見朱闌兩兩鳧
雁侶依依瀕
晚光倒晚影
一川無一塵
悠悠乘畫舸
坦坦解朝綠
陰承作蓋
芳草就爲茵
引此杯中物
獻酬交錯頻
重三爵
今乃不記巡
大言出物表
本性還天真
或

嘉帽或拋陶令 吾非葛天氏誰爲劉伯倫八仙
者與子 相親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
樂一若樽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皇民耕田與鑿
熙熙千萬春

送王察推績之鄧州

都官員
外郎

梅堯臣

宣城人

昔向南陽憶洛陽秋橙初熟半林黃車過白水沙痕濶
落 盧稻穗長廢壘漢碑金刻字古原秦冢石爲羊
羽檄何曾有賓主相歡菊薦觴

鄧州

金
元好問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

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邱隆中布衣不復見
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烟愁
江山感遊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元好問
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咲
可惜緇塵染素衣

遊大勝寺

明
李賢

穿飛翠到靈山花雨含香洒竹關林鳥不驚馴虎至
雲長共老僧閒携琴客爲談元 擁蓋人從聽法還

聲殘修定後萬龕燈火綠蘿間

秋晚

李賢

交游仕路稀短檠燈火閉雙扉誰憐高節名長在
孤忠願不違聲遠簾櫳蛩唧唧涼生庭院雨霏霏
瞬息驚時換千里鄉園有夢歸

棘陽城

李蓑

體秋能減幽思野倍清獨尋古穰道來上棘陽城樓
高風度沙寒宿霧平却思古申伯千載尙隆名

冠軍城

國朝
彭而述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一

封傳戚里知是漢家侯五劇蓬蒿滿一村薜荔秋江

石馬風雨入鷓鴣莫問臨湍縣黃沙古渡頭

過塾師張翎修墓

彭而述

花著雨墮孤村往事傷心不可論俠骨共憐藏馬鬣
誰解負龍門竇融久斷西河種徐穉空悲江夏魂
紫金山下樹鷓鴣啼處易黃昏

新野縣藝文

光武祠記

郝經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繼莽以操而無光武則漢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爲學之有益治道而德於斯民殘陋蕪穢荼毒宛轉不復見先王風俗之美矣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興身致太平號稱二祖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自成康而下帝王不務學陵夷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之治至秦而彗滅除劇事習法律一以殺人爲務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二

將相皆刀筆軍功文景之治本於黃老申韓孝武號稱隆儒相公孫宏而擯董仲舒相如枚臯侍從文賦以俳優宣帝厲精爲治不喜於儒謂漢家制度雜於王元帝好儒昧於識斷故西漢制度陋於三代帝王不學懵於大道卒爲孔光張禹所誤而欺於王氏光武自諸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蘊爲真勇昆陽一戰破邑百萬直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感會鄧馮寇馬皆儒將左提右挈底寧方夏旣卽位則進卓茂登宋宏孝廉爲郎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講論經理夜分乃

太學修明禮樂優禮嚴光激成風節始享

說詩書之規纂緝熙文武成康帝王之學繼明

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期門羽林之士通經問學有濟
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輩出維持鼎命袁楊李杜屹然
效節終我四百作成正治保佑民命風化之美同於
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帝者雖則中興同夫創業傳
十二德威惟畏使曹操終身染指垂涎而不敢革命昭
烈父子崎嶇艱阻猶天命入歸復漢討罪者終曹氏之
世幾五十年於乎盛哉初帝與其兄齊武王起兵春陵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三

討莽乘牛而殺新野尉奪馬以戰其後廟於新野歷
祀之歲己未經奉命宣撫江淮乃登昆陽故城顧瞻
陵英靈髣髴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己推本論著繫以
頌昇鄧州道總管萬戶史公勒碑於廟垂示不朽足厭
景聖之心焉

改建昭烈祠記

監察御史

劉良卿

邑人

新野古邑也漢光武肇迹於此昭烈牧守於此光
鄧禹臺皆當時閱武之處至今猶存昭烈修築城
安黎庶功尤著焉故當時民謠曰新野牧劉皇叔自

此民豐足崇德報功宜皆有祀光武祠在 關廢爲
演武場正德七年司兵者以演武場狹易以 時良
卿在學與同志友曹涵齊嵩張騰王信輩議之曰此地
已易光武之祠再不可復盍畱一區爲存羊之計乃
於兵憲何公獲允遂卽其亭所畱地南北二十丈東西
十六丈委邑劉滄修築城垣極其堅厚祠猶未建將有
待焉嘉靖十二年南陽太守劉南泉公至此毀城北淫
寺改爲白水書院肖光皇鄧禹來歙像於中是光武
祠矣昭烈獨闕焉嘉靖三十二年張龍岡公奉若欽

以都御史撫治鄖陽道出新野詢及於此乃曰昭烈君
臣當時發兵新野其有功德於人民者甚厚千載而
不可無祠良卿進曰南關有光武祠廢基光武旣祀
白水書院此基建昭烈祠其兩全乎公曰勞民傷財
何良卿曰此義舉也公若倡之士民無弗從者公遂下
檄於縣縣諭之於士於民遐邇樂從不數月而得輸
若干邑侯歐君曰是可以興昭烈祠矣乃鳩工聚材
於三月終於十月工完上爲殿五楹中昭烈左諸葛
徐庶右關羽張飛各肖像如生儼然一時君臣會聚

一堂之上東西爲廡各五間前爲正門三間門外達東西西爲坊扁曰漢昭烈祠委記于良卿義不敢惟漢室傾頽羣雄並起曹操篡逆之賊孫權之無足道者獨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孔明以討賊恢爲已任信義著于天下間閱百戰勞苦萬狀始得王一方以紹漢統使假之年則削吳魏正位中原不難矣而卒不能者天也新野首事之地千百年于此未有表而祠之者龍岡公乃創爲之其有待而興也觀其言曰人倫之義莫重於君臣倡導之機尤先于風化公之此舉崇重風化之一端也敢僭爲之記公名舜臣字熙伯山東章丘人龍岡其別號也邑侯歐君名世祿湖廣衡陽人是役也實賴其賢勞云

去思碑記

齊雲

江侯以正德癸酉鄉進士嘉靖癸未秋筮仕尹新野丰姿清楚襟懷灑落一見卽知爲風塵外物也視篆以來所存所發章章可紀迎養以盡孝教弟以盡友律已以廉御下以寬公以處事而請託不得行嚴以繩奸而强暴不敢肆其造士也分課命題親爲點竄而士爭

其讞獄也寧失不經不害無辜而民以不寃邑城
流賊擾攘之際工出倉卒遇雨輒種種傾圯常以補
爲勞公乃湊置磚石量工命日一整新之以爲久遠不
易之規功成民弗怨前此倉在城外當道者命廣築半
城以衛之迄今十餘年費民財力不知幾何而城猶未
完公乃筭功計費以爲不如移倉於城內遂請於當道
者獲允民以爲便公尤聰敏果斷雖隱疑難決之事不
過數語情僞畢見人莫敢欺故當繁劇要衝之地日見
其優游暇豫而無艱難勞苦之狀一二年間雨暘時人

民和梓里慶年歲之豐烏臺重獎勵之典邑方大治而
顧以外艱輟政匍匐吊慰者無間遠近走卒兒童皆爲
悲歡問起居伺飲食者絡繹於庭莫不曰以若好官安
得再畱其戀戀不舍之情溢於言表嗚呼仁人君子之
澤感人之深者如是哉

重修白水書院記

蕭體元

新野舊無書院所謂白水書院者創始於嘉靖壬辰今
三紀餘矣歲久物蠹土木力殆左騫右陔上露下圯觀
者陋之癸酉春縣尹朱子塗撤其舊而新是圖已而誹

議煩興竟厄而罔功閱兩月主簿牛子慨前美日就湮
沒念鄉校爲古賢所重迺命部民董之以僦厥事弗厲
於民弗侈於費於是因圯而新之曰祠殿曰講堂曰學
舍曰庖厨因其缺而增益之者學舍六間又移置前門
于南拓地十數武中建廳事二楹華而不侈儉而不陋
宏敞清肅翼翼然一褒觀也既訖工幕史賀子偕弟子
員李子卿潘子芝詣予徵言以垂諸後予惟書院之設
所以重敦學之本萃賢俊而美風化也聖王馭世國有
學鄉有序而已矣後世文滋郡邑之下乃有書院焉昔

韓愈薦趙德而禮讓興於海隅文翁重相如而文學盛
於西蜀始作斯院者豈徒然哉顧惟新野居豫之南境
俯挹江漢我明治化惇裕文命旁達風尚移易其有已
乎然百八十年來人物聲名未底顯融果氣數之使然
歟抑士業有未振歟噫諸生可以深長思也且古昔書
院以人而重郡邑以書院而重如孫泰山姚蘓門石徂
之流其在當時初無聲勢之可以恐喝爵祿之可以
羈縻人者而從游之徒率多休聞迄今景仰遺芳慕之
不已是知書院之重於後固非徒名焉耳矣諸生聞

于 志全賢聖學惟舉業固 能廢也 視
洙泗之教不啻徑庭今乃並是而忘焉得無犯 難
矣之戒乎茲者構造惟新肆寧厥居絃誦洋溢是
觀於乎斯役可鑒也亦可繹也諸生顧可以漫視

澗河石橋記

蕭體元

新野界襄樊唐鄧之間雖壤地褊小實午達之會也
東二十里許有溪曰溧河劈道南注派分於涇水而
達于漢江委迄曲轉舟楫靡通春冬水涸厲揭推適
夏秋雨驟或久波濤悍激從溢四出潢源淤阻先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八

架木作橋屢屢傾圯以故監司士農商旅公私往來
苦逆遭間或迂道以避焉自是而東有曰小溧河曰
槽渠而西有曰沙河率不越三四里爲害相若吾蕭氏
業居溧河之澍衆溪適出入經涉之路嘉靖壬子嘗
沙河計命工給直伐石若干挽運纔十之一二竟以力
綿而止又每歎爲義不終徒貽仁人之所咲也越三年
甲寅余自松藩轉官取道抵家凡溧河與東之三溪或
架以石橋翼以欄檻結甃堅完規制渾朴廣可并輿
可轉轂秩秩焉一坦途也余心固異其始事之人而

暇詢也越明年乙卯余自關中以憂歸睹所謂沙河者猶夫溧河底績矣詢之始聞其人而未及識也無何庠生張子儒偕劉子讓詣余曰修建諸橋卽此人也紀其事余曰嗟乎橋梁道路王政所重也我明著載令垂象孔昭竊怪今之司牧者每以爲務非所急居則棄而不志一不獲已則倉皇靡措取辨目前追建閉補塞罅漏倏興倏廢頻歲相仍適以滋吾民之害焉耳豈承敝易變之道哉今劉子無一命之寄不假董勸一視物我鄙貪黷而樂施子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二十九

彰厥義肆厥惠懋建不朽之績以衍無斁之澤顧不可加尙也哉乃知博施濟衆雖病於堯舜利物濟人匹夫婦亦可以勇爲也使處廊廟而寄民社者誠能擴劉之心必能殫補化理宏濟民人其爲利益又何如哉余也躬行耻於弗逮與善根於由衷故敢以不韙之言寄荒烟野埃之濱用告諸後人諸橋溧河爲大故特記其詳云爾

風俗

知縣

李登

自余問俗三年於茲矣咸爲余言國初俗尙信如舊

第邇來則不然阡陌之民不爲終歲計少稔卽家置酒相競一歉便窘迫或妻孥不相畜閭閻間更習淫崇勢利蔑長少之節今昔比睇霄壤矣乃以余觀其間學士大夫家喪祭用朱文公儀節婚且備六儀非不近古可漸磨禮教然徃徃童而冠同姓者常爲婚士居親喪時時易服行慶賀謁官長以爲敬甚至有暖喪之俗喪輒鼓吹數日其吊祭者每以多邀親知釀金備爲勝彼此互拉常十數徃而不能却其煩而喪者亦歛謙間日無暇嗚呼陋甚矣陋甚矣果無良有司表正耶抑學士大夫未有以倡率之耶欲挽弊習而之道均之不容解其責也已

籍

李登

國累世熙平民生其間生聚蕃孳民數較初年殆數推之他可知已顧民宗派漸遠室廬旣遷徃徃不便共由余始至適丁編審則奉部檄許人分戶自聲如雷然軍匠有勾斷難別籍而地產多者余重役若收頭若解戶無容避也于是覈其族仍其舊戶之總而爲之門親供審冊藏諸

李

之 惟均主賓之情見賓客之當奉者驅吾
力以爲 見民力之當恤者使行旅遭廻而不得前
他虞 是二者皆過也昔春秋時各國其國民其
往往 待賓之訓尙相傳以爲善物矧今宇內一
時耶 曰此方之客朝廷之臣子也供應不可不
而 亦曰此方之民朝廷之赤子也患苦不可不
不度幾 盛世之事哉夫客不 也在王者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一

心

后妃

李 登

匹之 生民之始以余觀於陰 一姓而有二后一
二姓各有二 二難四后同 一鄉三難且多賢淑
流先帝籍四難蓋新野八水匯流堪輿家所謂水纏元
武而邑居其中爲得河洲之勝坤德之鍾豈偶然耶然
間氣悠久無疆古之帝鄉今爲王府新野王妃則
劉濡之女西陽王妃則邑龐璣之女輔國將軍夫人
邑劉棟之女鎮國將軍夫人則邑鄭富之女也前輝

後 陰鄧之遺風 而未艾矣

詩

新野先主廟

元好問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爲漢
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
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漢臺朝雨

劉 瓊 太平人

漢光駐蹕有高臺清曉常瞻雨勢來千里霏微連遠樹
滿天霖霖浥香埃輝生輦路珠凝草色靜瑤堦錦作苔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二

幾度登臨頻吊古長空漠漠鳥飛回

內苑春雲

劉良卿

涓陽地秀貴人生未入深宮已有名內苑一時恩獨渥
中山千載恨難平而今故宅渾無主惟見春雲尙有情
縱得東風吹不散網緼常伴野人耕

蔓山晴雪

傅來鵬

汀沙堆秀聳峰巒雪霽偏宜望眼看曙色晴嵐相照耀
文篆跡半消殘龍岡西列銀屏迥雞水東環玉帶寒

雙雙鷗鳥落前灘

涓水湍波

劉良卿

涓自雙雞過宛城湍來熊耳共澄清同流不許分涇渭
一色應須到海溟春入垂楊排岸綠雨餘白鳥浴波輕
等閒瞻眺無邊興爲擬浮槎訪玉京

龍溝曉月

劉瓊

疎星殘月照龍溝雲外嬋娟 色浮喔喔雞聲聞野店
翩翩鴈影落沙洲霏微薄霧隨雲散滉漾餘光逐水流
記得早行從道遠霜笳吹徹五更秋

鴈浦秋風

董鏞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三

天空漠漠鴈南翔萬里西風逐稻梁嘹唳數聲歸遠浦
橫斜幾陣下殘陽娟娟弄影蘆花月獵獵飄寒木葉霜
自是客邊禁不得誰家玉笛送淒涼

古渡烟籠

白河河上水平堤清曉寒烟一望迷喚渡那知船近遠
開帆不見路東西垂楊暗鎖青絲結芳草輕籠翠帶齊
頃刻遙天紅日上東風吹却海雲低

彈湖芳草

樊翰

上當年帝輦行曾將星彈擊蛙鳴至今寂寂春波靜

烟滿地生

光武閣

劉良卿

白河東岸荒臺古當日騎牛走光武籠窗佳氣識真人
指麾英傑驅豺虎光武一去今幾秋南陽故人皆隴邱
惟有臺前水依舊時許行人來繫舟內苑春雲變作
朝朝猶灑臺上土可憐往事成陳迹鶯花鳴笑誰爲
我欲登臺臺復高臺高水深春禽號沽酒一醉臥芳
一任東風吹鬢毛

昭烈祠

楊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四

新野城邊蜀帝祠春風老樹自交枝一時魚水逐殘
千載風雲入壯思應憶吞吳丞相恨不堪吊古少陵
翠華想像人何在伏臘于今感歲時

議事臺

蕭麟

孤臺矗矗倚巒宮日上雲開爽氣融魚水相投天地
賢良援引古今同並吞吳魏訐謨裏復拜高光抵掌中
廟筭未成星遽殞夜堂岑寂泣英雄

光武閣

崔誼之

瞻侯遺像樂斯成白水依然閣外橫三峽風雲迴壘

年鎖鑰重新城乾坤羽扇畱半采南北軒車式大名
祠堂昭烈在君臣魚水若平生

望夫石

劉禹錫

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
當年初望時

前題

王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同頭山頭日日風和雨
歸來石應語

古蹟

秦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五

闊野雲昏落日西巖自吐吞十里風塵聊駐
又成村虛名久負蒼生望病骨難酬聖主恩
思化雨若教春意遍中原

潘廷楠

路風塵長短亭雪殘原樹白春早隴苗青廟
烈渠流召父聲千秋振孤眺天宇正澄明

內鄉縣藝文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晉豫章太守 范甯人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斃弒逆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六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弱東遷征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亾朱千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則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以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宏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

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
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
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
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
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
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斷
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

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
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
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
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
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濬於其
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
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
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
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亾無日
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 子泯沒
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
春秋穀梁傳集解

右僕射南鄉范雲墓銘

特進光祿大夫侍中
少傅建昌縣侯謚隱 沈 約 武人

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

必舉乃作銓衡爨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廻薄蘊

臣終天靡作

臨湍縣令廳壁記

唐左補闕 李 華 贊人

鄧爲天下肩闞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
人益豪疆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
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旣寡姦俠所歸惟臨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三十九

境清人間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爲菊潭
天寶至德之間狂寇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
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徃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 人
如寒加裘如餓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
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 一作 或 字承顏自左驍
兵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
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
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逸承顏勤
幼而休息之捐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

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家知厥爲政承
輿冒戰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
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
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元年甲
補闕李華記

內鄉縣城碑記畧

明南戶部尙
書謚文莊

王鴻儒

人

自大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
破若內鄉其一也正德六年縣令張侯經來宰是邑
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勵吏民 皆作無何而功以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

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磚重門
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澹沍注以清
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於是賊再至
敢近邑人德之乃請余記其事於石竊惟昔者父子
邑於豐也其詩曰築城伊洑作豐伊匹匪棘其欲
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匹豐水則池之濬不可
矣池不可越則城之高不可凌矣城高池深家計
敵國外患復何能加故文中子曰安家所以安
我所以厚蒼生正此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

可不深是固然矣若 粟不多器械不利將
四事備矣而人心不固事亦難知又必威足以
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爲守屹若巨防如此則
應變保民也何有張侯其念之哉

重修嚴子陵祠堂記

前翰林院檢討 李

先生光本姓莊字子陵後漢書載爲餘姚人故
七里瀨皆在浙江嚴州而他籍徃徃不書然新野
載爲邑人引嚴光碣及任延傳爲據則其事固可參
矣子陵爲光武故人光武起白水故子陵隱跡南陽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一

邑多有之余邑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富春迤東五里
湍河河堧疊石十數曰釣臺湍河則土人咸稱曰
河云斯其說傳之上世世遠相沿孰能決其非是子
旣生新野去此百八十里亦安知其遺靈影影不時
來於此耶山頭有廟廢久矣余旣謝官野處欽其
而又幸爲鄉里之先生也乃重建小屋三楹於山之
貌先生像於中而爲之說曰先生有言士固有志
武重興漢祚雲臺之將相環拱効力以共成不
業彼子陵者亦安知不自量其素而宋之諸儒論光

不處之繩愆弼違之任而欲相吏焉故子陵不就皆也凡古之邱壑遺佚未嘗不各有自就而後人喜爲議引世之凡情以爲有欲爲而不得爲可爲而不肯爲者豈所謂得其情乎因爲歌以招之曰世日薄兮淫淫杳太古兮誰任望先生兮迴臨扇清風兮璫音薦蘋藻兮余心歌成刻之石爲子陵祠記

內鄉縣建原尚書祠堂記

河南副使 胡謐 會稽人

成化丙申朝廷以湖廣荆襄流民洊集將搆患簡命左都御史陽城原公傑區理之公至諗知其徒皆以居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二

養攸賴驅則無所歸祇迫其變乃遣諸守臣分詣所治宣布上德意以徠以綏得流民匿聚竹茶山曠境及散處旁近諸州縣者蓋億萬計皆願就近地爲編氓爰合議卽曠境建縣曰白河竹溪鄖西各以其所聚櫛比戶爲里分隸焉而在旁近州縣者亦隨地附籍勅府鄖陽治鄖陽縣以領新建并舊置鄖房竹山上津凡縣勅衛亦曰鄖陽分置湖廣行都司並附府治以領南道所隸衛所與新創衛凡十有七與夫壇廟學校倉庫城垣舉如制且爲簡推庶僚中夙有治行者各量

資擢授創建府縣之長吏又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道宏預議多所裨益請移洺其地期以二年訖事以
代疏聞既悉允行而陞原公右都御史尋轉南京
尚書以旌其功未任而卒訃聞上潸嗟 贈公太子少
保階榮祿大夫賜祭葬於是鄖陽闔治泊湖陝河
境州縣凡在公撫治內者其民莫不悲思感慕
曰吾儕父子得免溝壑鋒鏑以全餘生於今日者
公賜也方欲祠公於生而今沒矣盍祠公遺靈以
鹿耶遂各請於所司建祠其境詣奠不一有 白

公乃命吏民歲以公生卒日致祀焉若今內鄉所建
其一也按內鄉舊隸戶凡三千有奇屢被流民寓
佃業構訟且鄰境邏勦騷及無寧日今得原公撫收
籍戶亦凡三千有奇 與土著相半雖先析迤西浙
等十保計戶千二百有奇別建縣曰淅川而內鄉
隸視舊尚什加七八自是主客各安其業且無曩昔之
慮矣時前知縣徐君節因治民祠公之意誠闢城南百
步許隙地肇工未幾以徵拜御史去今知縣沃君 以
改任亟繕完之工既畢沃君與其僚率士者 之

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修兩祀以爲常先是吳 以事
期滿請代詔進秩大理寺少卿督撫其地嗣修原公之
績今年秋吳公巡歷至內鄉同寅僉事董君齡泊
在焉因相與市香幣牲牢詣祠謁奠退吳公屬謚書
祠之由於麗牲之石不獲讓於戲凡居天職以治天
者惟在順欲違惡以得其心而已反是則雖有非常之
功不拔之業而民心亦去矣蓋斯民之撫則附虐則
其理有不可誣者原公之建是績也當前人激擾之餘
而能收其遺徒俾安堵如故且爲計經久故公雖沒

而民之思報如生不約而同爲建祠血食焉誠 所
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非濫也
激擾以徼幸一時者能有是乎然則是祠之建非特
原公之績於不朽而實凡有官者之勸鑒繫焉安得不
書之以告將來

內鄉縣理學明儒祠記

陝西副使
加陞叅政

許

評

邑人

士君子砥德勵行要於成身其或得時則駕加各實於
上下垂勲庸於青簡如古所稱以勞定國法施於民
禦大災捍大患者載在祀典食報無窮已卽終身蓬

或仕不竟所施而清修雅望表於里閭如古所稱
生沒而祀於社亦不忝也蓋祀以報功亦以崇德故必
衆好攸同然後尸祝無媿焉吾內鄉代有賢者其在元
季則李術魯文靖公學以濂洛爲宗其施於用若不
帝師閑道闢邪與孟夫子同功卓乎不可尙矣越數
年則有默溪李公讀書談道追跡河汾試宰平山
闡卒乃脫屣歸來環堵蕭然有以自樂亦有杏山李
拂衣公車樂志丘壑道契五賢精專四始雖紫誥 錫
而荷衣不易視塵世寵榮泊如也他若五葵趙公孝友

忠信經明行修蔚爲士程儀齋曹公學必嚴敬肆之辨
老不失赤子之心鳴鐸兩邑聲教大訖此皆士林之偉
望清廟之珪璋文靖公故有特祠以時久湮沒而
不列俎豆似爲缺典邑侯冲台俞公閱邑志復質之
情慨然軫念乃構堂於泮宮之東北隅崇祀文靖
明四先生配題其祠額曰理學名儒公間過許子屬
其事蓋公之言曰祠崇理學彰德也亦以風士也夫
習關治道風之則在上昔在漢時上重經術則士
經上崇恬退則士抗高節其應若桴鼓理學明 前

今何泯泯也士束制科志青紫工輦帨以取世資
則擅悅於榮名朶頤於富厚不難以身殉之矣士習
此世道寧復有幸哉夫啟昏衢者炳之燭一衆趨者
樹之軌士卽沉溺聲利與談名理未有不爽然失勃然
者邑有先達其則不遠祠而祀之固所以風之也許
子曰然夫立功立德以垂不朽者自修之雅尚也崇德
功以詔將來者勵俗之微權也是故示之的罔不射
矣樹之標罔不趨矣內鄉之士自今覩廟貌而起慕景
懿行以自淑故曰祠之爲言思也思則仰仰則奮挽聲

之習使回心向道未必不自斯祠之建立啟之矣此
俞公修祠意也俞公諱廷佐婺源人孝术魯文靖公
翀李公默溪諱從今李公杏山諱宗术趙公五葵諱
經曹公儀齋諱鳳岐

重建元孝术魯文靖公祠記國朝

本縣知縣 高以永 嘉興人

鄉黨子谷故有元孝术魯文靖公翀祠余常欲訪焉
知其存否也一公裔孫如玉來告余曰先人俎
之地自寇亂後浸假爲浮屠氏居垂數十年矣非公
之質厥成小子敢過問乎余曰噫祠之設所以昭

勵末俗也以余所聞文靖公生平力學志道不囿乎流俗其立朝大節著在史冊皆卓然可傳述元儒自許後惟公與耶律有尚能以師道自任洵有功膠庠者顧可使公之祠委諸草莽乎更一二十年後窮山荒卽欲有所觀感何從也其急經營之母少緩如玉唯而退今年夏五月余過南鄉渡丹江問所謂黨子谷玉謁余而前指點其處已于招提之旁得隙地鳩工而構數楹余爲再拜低回畱之弗能去秋八月諸生張等以祠旣成請之郡守又請之學使者得並給祠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七

余旣嘉如玉不忘先緒能復其禋祀又感張生輩肯三右裔而相與樂觀厥成也是爲記

詩

還舊園作見顏延之范泰二中書侍郎

宋康樂公秘書
監永嘉太守 謝靈運 陽夏人

滿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昔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峯餘燎遂見遷投沙旣迫如叩願亦愆長與歡別永絕平生千仞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

險石林豈爲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蹟兩如直
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
康屯遭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
易扳纏曾是反昔園語徃實欵然曩基卽先築故池不
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
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徃篇

新亭渚別零陵郡內史范雲

齊吏部郎宜
城太守 謝 眺 陽夏人

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八

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林將見求心事
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范廣州雲宅聯句

何 遜 東海人

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雲如花今來花似雪濛
濛夕烟起奄奄殘暉滅非吾愛蒲堂寧我安車轍

行經范僕射雲故宅

何 遜

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
灑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遺愛終何極

一作闌寂
今如此

行路獨

沾衣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雲

寧朔將軍
新安太守任昉
樂安人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

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

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

彦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楊濁清將乖不忍

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

尋菊花潭主人不遇

唐荊州
從事孟浩然
襄陽人

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鷄犬空在家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四十九

舊

翰林
供奉李白
隴西人

音在南陽城惟食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

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頽然清歌發一朝

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誰傳廣

哭邙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掃狐窟

送李太守赴洛

今陝西
封地洛
唐天寶初為
上洛郡縣本契始

尚書
右丞王維
太原人

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

古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丹泉

號略白羽抵荆岑 見西山爽應

題崔山人別業

監察御史 儲光義人

南陽隱居者築室丹溪源溪冷懼秋晏室寒忻景

鷄鳴菌閣水霧入衡門東嶺或舒嘯北窻時討論封君

渭川竹逸士漢陽園何必空同上獨爲堯所尊

登覆釜山遇道人

考功郎中 錢起 長興人

真氣重嶂裏知君嘉遁幽山階壓丹穴藥井通湫流道

人帶經出洞中攜我遊欲驟白蜺去且爲紫芝畱忽憶

武陵事別家疑數秋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

春晚尋覆釜山

錢起

蝴蝶弄和風飛花不知晚王孫尋芳草步步忘路遠况

我愛青山涉趣皆遊踐縈迴必中路陰晦陽復顯古岸

生新泉霞峰映雪巘交枝花色異帶石雲根淺碧洞去

忘歸紫芝行可攀我思稽叔夜林臥方沉酒

送菊潭王明府

檢校中郎 盧綸 河中人

組綬掩裏顏輝光里第間晚涼經灞水清晝入商山行

境逢花發彈琴見鶴還唯應理農後鄉老賀君賢

送菊潭王明府

虞部郎中 司空曙 廣平人

成 客皓髮著儒衣一與遊人別仍聞帶印歸林

地古雲盡漢山稀莫愛潯湯隱嫌官計亦非

內鄉村路作 刑部尚書 謚文公 白居易 太人

日下風高野客涼緩驅疋馬閭思鄉渭村秋物應如此

棗赤梨黃稻穗香

西歸 元慶中 宰相 元微之 河南人

今朝西渡丹江水心寄丹河無限愁共到莊前竹園下

殷勤為遶故山流

丹水 中書舍人 杜牧 京兆人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一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沉

定藍光徹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于雲臺

過商於逢故人 烏程令 鳧 陵人

行役何時了年年骨肉分春風乘漢棹雪路入商雲水

險溪難定林寒鳥異羣相逢聊坐石啼狖語中聞

商於驛與于韞玉話別 鎮海節度判官 羅隱 餘杭人

多病仍踈拙唯君與我同帝鄉年共老江徼業俱空燕

冷辭華屋蛩涼恨曉叢白雲高幾許全屬採芝翁

別丹水 翰林學士 出知黃州 王禹偁 人

吾 別潺湲月夜聲便入紅塵染詩

吟 猶合數年清

菊潭

宋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 夏人

南陽菊秋潭歲自開孤根擁紅葉落蕊嬌蒼苔

參苓藥因之植紫臺願兼金掌露同入栢梁材

兼隱亭

內鄉縣治內

賜謚康節先生 邵 雍 范人

兼隱詫來書於時特起予民淳無訟聽縣僻類山居簿

領杯 外官聯談笑餘不知當此際旁邑更誰如

內鄉浙江張浮休窪尊為二兄賦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二

金大定翰林修撰 王庭筠 態岳人

花覆我酒酒面照幽妍風如惜花影不肯生 漣空

悄無人花枝自畱連懷人成獨醉日暮山蒼然

內鄉縣齋書事

本縣知縣 元好問 太原秀容

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

粟何人與佐軍饑鼠遶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閒

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

遠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

自

長壽村新居三首同張仲經賦

即白鹿原

元好問

地古村墟迥州迴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引水

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其三

元好問

隱去心初在親朋復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
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幽懷

劉光甫內鄉新居

元好問

豸冠平日凜秋霜老去聲名只閉藏父老漸來同保
見童久已愛文章蔬隨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過墻
爲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窻涼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三

內鄉崇寧寺僧法行出小圓石上有文殊普賢二

像天然生成賦詩紀異

南陽知縣

邵邦獻

石大如卯光閨色正元上有雙松樹白紋出天然
立松頂下坐兩金仙晤語契三昧心會言難傳雲
奇物不知幾何年一夜吐光怪老僧拾道邊香花
敬禮寶秘加誠虔我來因秩滿獲睹知有緣中夜發
是用歌成篇

寄魯學士

元奎章閣侍
書學士

虞集

臨人

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後

天上 龍進

尊有酒盈

趨 未覺曹叅

人載後車

雪後城南村

明舉人封
檢討

李宗术

赴林翁約幽蹊步石

山泉雲裏聽雪屋月中

借梅花影清憐竹葉杯夜深寒不寐江鴈數聲來

山中送李襲美還內鄉

唐封鎮
國中尉

朱碩爚
字

龍伯祠前白日斜山中七日飯胡麻送君最愛春

流出東風玉礪花

同友遊菊潭旋過七峪藥師寺分得柳字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四

內十九

前翰林
院檢討

李 蓑
邑人

春風幾日來東郊半花柳我欲訪名山因之弄盃酒菊

潭菊未花餘香尚堪嗅古有澹蕩人高風更存否靈巖

禮藥師哀壑挾蘭友青松撫面高白雲坐來厚村翁餽

我餐歡言酌大斗至樂在鄉閭陶陶足白首歸來臥松

喧寂復何有

磨山

李 蓑

涼愛登陟當過野人家欲問石磴寺秋雲盡日遮凝

沽古木寒雨落幽花想到層巔上清風吹鬢華

孤峯山下

李 蓑

杖時過隱者居白雲紅葉下清渠相逢濁酒村村醉
用名山再著書

赭水

李 蓑

水東來萬柳堤家聲零落舊征西春來祇有雙飛鶴
上庭前松樹栖

遊清泉隨過青山寺

李 蓑

流泉九道通陰陽秋雨稻花風遊人自笑生何幸
臥聽青山寺裡鐘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五

內二十

拜李木魯文靖公墓

李 蔭

地鍾元老當年有令名斯文寧後死國子仰先生赤

尊虞汲

幼同歐陽玄師
事汲虞集父也

青編並許衡長君能抗節真

不愧家聲

西江晚照

順陽川八
景之一

李 蔭

委蛇望西江西江皎如練浮舸下中流青山生兩岸

南山白龍泉上醉臥

李 蔭

作京華客清泉夢幾回今朝泉上臥猶似夢中來

石堂山

本縣知縣 王廷卿 錢塘人

閭闔九罄懸石堂佞佛衆流連殷勤勸使歸農去
爲誦 風第一篇

容與園夏日雅集

陝西 參政 許評 邑人

招尋出近郭消暑卽林塘幽意適今雨塵襟滌晚涼
侵座綠池草近人芳斷酒憐予病猶堪倒一觴

施臺寺同趙上善武子輝二茂才得家字

前御 史 李雲鵠 邑人

空開小徑緩步躡丹霞五月無炎暑雙林散寶花
鶴松入夢僧寂洞爲家忍別山中去浮生鬢易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六

守城有感

舉人 許維清 邑人

家幾載效乘城任笑迂儒作老兵但使朝廷終保障
論嚼蠟一浮名

送許使君菊谿按察江南

國朝 翰林 侍讀 施閏章 官人

法新膺命離筵盡此樽聲名連北極壇坫舊中原
使春風送王程芳草繁東南夏不細努力慎平反

辛卯夏別內鄉許菊谿

彭而述

散前遊日傷心意國門相看成白髮努力事中原
干戈 荒城虎豹屯菊花潭上酒容易得黃昏

白門去官還家

江南按察使許宸邑人

歸夢今方盡故山幸不違將貧辭輦路用拙受柴
眼有新舊黃金無是非衰遲何所事一卷送斜暉

庚申秋暮寶書二兄以詩來內鄉追述先曾王父

令葉縣時事兼問菊潭遺蹟

戶部員外郎前本縣知縣高以永嘉興人

到南陽三戶城故鄉雲樹重含情離鴻偏向愁邊落
多從夢裏生數世瞻依鳧舄近一官眠坐菊潭清
天涯相見殊難得紅葉岡頭幾望兄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七

辛酉春日張廣文夏瑚邀登城西南孤峯山其上

有白雲寺故址諸生攜酒追陪卽事

高以永

平林繫馬陟崔嵬漫向春風感劫灰徑杳獨畱叢栢在
寺荒還見白雲來南尋峴首殘碑遠西憶龍門匹練開
道登臨湏作賦沉吟眞愧大夫才

秋日久雨同馬訓導士隲自邑詣郡卽事

高以永

陌秋霖不可行僕夫喧半渡官馬返荒城煙

綿綿遠雲山漠漠平與君俱拙宦相顧若爲情

甲子歲除內鄉衙齋飲集時八弟以京來自湘東

大姪佑鈺來自渭南各言鄉思 高以永

不記何年別却喜殊方並解鞍季子敝裘逢臘祭

咸新句在椒盤孤城雪競千巖白虛室燈分五夜寒

宦已同勾漏隱也無清夢到漁竿

內鄉懷古四首

高佑鈺 嘉興人

吳霸越筴何神少伯生爲三戶人貌寫良金朝禮後

遺廟浙江濱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五十八

許春秋傳白羽勳封戰國紀商君采風不必兼秦楚

周南太史文

落詩人託異卿青蓮還對孟襄陽荒祠千載菊潭上

落日經過淚幾行

遯高人推陟岵風流循吏有遺山自來隱顯無殊致

得名垂邱壑間

送陳北山別駕之任南陽兼懷內鄉明府高子修

翰林院
檢討 朱彝尊 秀水人

杯深照別顏玉河晴柳正堪攀題輿又指中州路

對秋林夏館山

人自羽方爲令欲寄新詩道阻長
戶城邊如問俗
星應載孔姑臧

過湍東

陳白邑人

有出東 一望何蕭爽秋風颯然來入林更成響木
見蒼山長嘯思獨往

秋夜過夏館山

知縣 寶鼎望宛平人

峰合沓鎖蒼烟一望迢迢 山入夜深纔上月

經峽底總無天金風蕭颯吹紅葉翠竹參差映白泉

登涉不辭行役苦更闌猶渡釣魚船

浙川縣藝文

丹水丞陳卿紀勳碑

漢闕名

丹水丞陳卿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平者其裔胄也枝葉扶疎或去戶牖遷乎淮漢之間奕世載德忠以立朝印綬相承卿傳家學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齊秩來補臨縣檢身元默能清能慎躬修禹稷導淮之術規矩原隰高下之宜觀相五土殖種之利阿堤一析邀遮丹流溉田三十頃遭永壽三年七月壬午洪水盛多塘突隄防衝搏溝渠絕不復穡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

十有七年陵阪埆簿田畝荒蕪民失水利遂以匱乏至建寧元年春二月卿自單騎經營章度復修古跡戶悅人忻咸相招會陳力信功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漫渥霑足溉田二十餘頃滋液廣濶餘流延漫南鄉詩美經始靈臺庶民子來曷以是維殖五稼而以芴焉於是膠民胡方等仰叩窮旻欲報靡由乃登山伐石建立金碑記鴻惠不可遺忘垂示罔極其詞曰穆穆陳卿宏德功成善就巍巍碩大邦內是寧百姓是賴餘流義洋溢外民以殷富國以康艾如地以載如天以蓋

宏 億軫令聞來世建寧四年五月庚申

其明末於河無跡可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宋 歐陽修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

一作

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 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一

聰而老焉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鉢之餘示惠聰而嘆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 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念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三字 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

化屋垣甚壯廣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修築北渠記

明李

浙川縣北有渠蓋自設縣治有之起西北旺泉溝繞一帶入小水河東南合粉青江蓋昔人以山水暴急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二

觸城郭故障以此渠俾不爲害 歲久而 塞強梁有侵牟之者矣邑宰華陽劉公慨然起而疏濬焉命兩長董其役外爲堤內爲渠深廣各丈餘長可二三里許分地鳩工以鑿以築舊蹟明而新工倍井井成鉅防矣闔邑士民樂睹是舉有成長史魏君邑令馬君歲薦君約以書來謂宜一言以眎諸後予嘗以壤地相 兩過浙川耳公之政也熟而近以丈量之役見其事受而民便也則益服公之美爲令矣而獨茲渠耶夫世之譚治道者未嘗不首云建利除害顧役興而衆 事

財耗且因以殘民生損國脉者多矣而曷利賴焉
慈祥坦率民利與利而至有事用民又料理委悉不
不猛真有古民牧之意則夫民樂趨事而工得底
邑享久長之利而頌公之德於不替者此非其一事
而烏可無紀也春秋一工作一城築必書於策所以重
民命而漢丹水丞陳宣有水利碑炯炯載在故籍則去
劉公斯舉固於古爲烈矣哉故予樂爲書之工始萬歷
九年迄工十年渠曰北渠公名承範別號華陽湖廣監
利人其它政美當繼有述云時蓮幕倪君名文林別號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三

國泉浙江仁和人督役赴工日省勤惰法亦得書

全進士傳

彭凌霄

進士諱璲字東玉生而聰穎七八歲時日記數千言
省祭公奇愛之嘗命與其表弟彭凌霄同學每拈一題
試兩孺子兩孺子輒互伺色妒已而復神相賞氣相鼓
也以故邑中長者多驚謂有志能文章省祭公對客
未嘗不稱孫與外孫也叻何省祭公殉學使者適至兩
人遂同補博士弟子員東玉乃愈益發憤讀左國史
離騷南華諸書其爲時文務以古文行之鉢心劇目極

其刻削而卒一出於平澹文品彌貴丁酉科舉河南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觀工部政是歲同榜三百人進士最少未娶聲譽藉甚座主大學士沈公尙璽蔣公給項公咸刮目謂中州庶常之選亾踰者而進士獨怡然不屑先是進士之將與計偕也意戀戀庭闈不忍別強之泣如雨至是竟以久客京邸思親至病乃援例疏以歸歸而疾劇遂不起年僅二十也進士平日好鍵戶焚香恒超然生離垢想少稱詩然下筆輒作感憤憔悴嗚咽語一似不得志於時者未生前一

王孺人夢有介而至者十八九人繞室數匝如有所送驚而寤猶彷彿語云獨守寒窻二十秋未幾進士生嗚呼豈非數哉進士卒後六年凌霄濫官翰林有六年奉使歸里復見進士入祀鄉賢從弟諸生請乃爲之傳焉贊曰昔治安策于賈生靈光賦自文考繇進士觀之亦何代無賢而零落無時風流早逝抑何也衛玠五歲時其祖瓘卽識之每嘆吾年老恐不及見其成此與嚮者省祭公對客旨奚異雖不幸短命而幸也太璞不鑿乃成完寶俎豆儼然儻所稱蓋棺

耶 謂人不可以無年哉

彭懷洛先生遺稿序

馬之騏

新野人

義陽去浙不二百里而余不佞守史局幸從彭用沈先生相得驩甚用沈以洗沐居里一旦薈輯其王父懷洛先生之遺文屬予曰必子弁之以藏於家乘余受讀卒業而深有慨於士之遇也魯連有言富貴而役人母寧貧賤而肆志而司馬氏多虞卿之著書自見乃推其力于窮 故夫蘭陵韓非河汾明允諸君子不必以身巖廊之亨而務以文采照嶽壑之色彼怫於文乃以文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五

自 且托其知於杳暝恂恍之千載噫可悲已懷洛生負蓋代才每跣屣亾所當且僅僅一青衫之不能而兩俛得俛失之卒寄耕於腕指間以老今讀所爲天問 篇胡其牢騷愁鬱也他凡特論之文辨而不之文沉而弗幽東西京而上無論如誌所稱詹山廬之際無佞辭矣虞升鄉祖僅僅獄吏耳而且預握于公之報爲子孫必昌矧先生之英特淪寂極文人之窮此疇謂天之非有意鵲起用沈以竟先生之緒又何世綦之業於元成悼中衰之數於靈運哉用 身

躋日月金匱銀管之編述將天地爲昭先生之的
愛可傳者知無煩乎異代矣測河者挹抵柱龍門之
濤飛沫以爲勝絕而積石之西星宿之北乃有十里一
曲百里一漚者焉嗟夫知來者不駭往庶可以無憾於
先生之遇也夫

詩

商於新開路

唐 李商隱 懷州人

六百商於路崎嶇亘古聞蜂房春欲暮虎奔日初曠路
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雲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六

商於

前人

高於朝雨霽歸路有秋光背塢猿收果投巖麝退香建
眞得勢橫戟豈能當割地張儀許謀身綺季長清渠
外月黃葉廟前霜今日看雲意依依入帝鄉

謝真人過舊山

范傳正 順陽人

麾蓋從僊府笙歌入舊山水流丹竈缺風起草堂關白
行爲衛青鸞舞自閑種松鱗欲老移石蘚仍班望路
外迴輿嶺岫間豈惟遼海鶴空歎令威還

石門陂辭從叔暮

賈島 范人

飛不遠此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有
長爲客無成又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水簾洞

楊載

石林求路轉聲牙來訪香巖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
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沙
欲適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芬華

觀浙川漲

金元好問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
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塊供一噫千帆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七

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畱碍憑陵如
藉勢洄洑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烝楚樹
雪映商嶺背彷彿千丈潮恍與海門對攸飛鬪蛟鱷
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恠翠蕤澹偃蹇鉦
亂礧礧永懷䟽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礙
橫潰納汙非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誦

驛中大雨

前人

千岩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暇顧

龍應 迷便恐他出藏厚夜 知高 有

江合向西南鬪坐想風雲入鼓鼙

石門 前人

懸絕倚佃根草徑低迷暑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
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 暑茆屋四山惟有
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處得隨君

國師無縫塔 古溪澄禪師

無縫從教下手難師呈塔樣與君看不從地湧非天造
萬古長空風月寒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八

羅漢洞 明尚書 胡 澐

步攀躋到此巖稜層如畫復如龕爲聞佛地潛僊跡

瞿曇 眇未遇高人窮八八且同大士化三三

不異蓬萊島頓覺心清湧筆談

王城 張 辯

誅無道提兵入武關列營今尙在何處拜龍顏

酒婦岡 前人

初出谷酒婦識真龍萬古煙霞 依然有舊踪

陽 前人

治今何在秋風半野蒿抗忠丁太守身死節還高

過浙川

探花

楊名

風景浙川縣桃源訝許同煙銷萬峯出水落兩川通花
知仙令桑麻見古風依稀看故里喜動酒盃中

過浙川王氏草亭

蔣瑜

萍水三生約乾坤一草亭携樽眞愛客對榻已忘形野
曠晴光白山環霧氣青今宵相憶遠看月步空庭

淨土寺

沈繼先

翠蘿深處擁樓臺春日登臨野趣開一水遠從襄浦去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六十九

萬山高自陝關來白雲畱我棲禪榻黃鳥催人送酒杯
滿目烟光題不盡羅衣携得妙香回

舊博山縣

檢討

李蓰

內鄉人

水雲常滿地風雨忽晴天無事頻來此狂歌忽灑然花
枝飄酒氣鶯語隔溪烟獨把長竿去蒼江大石邊

春日同程應宿遊峇客山寺

前人

峇客標空界煙霞淨佛樓我方尋勝跡君已是名流澗
水啼鶯入崑花鹿女遊天燈如可見先擬照南州

水簾洞

前人

水簾洞口草爛班坐樹
擎英堊興闌已有杯
桴臨恠石更聞鍾鼓發
深山浮雲不繫天
邊影流水堪清世外
潭底癡休穩臥醉來
騎爾夜深還

望旋臺

太常少卿方九功
南陽人

旋臺香閣倚雲松
遙望層巒知幾重
馬飲澗流橫夕照
雨來山谷變秋容
投棲近寺寒生榻
習靜中峰夜聽鐘
更擬明朝凌絕頂
金僊上叡耶禪宗

春日遊岵峇山寺

檢討李蔭
內鄉人

不作風塵色來看
岵峇山苦吟花似惱
幽事鳥相關愧說投
簪意興成捉塵閑
臨流清可鑑遮莫鬢
毛班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七十

秋夜宿神泉舖

知縣李芳先

五月丹陽令山亭
此十過泉清心若見
秋老興偏多舉酒邀
明月援琴發浩歌
馳驅渾不厭頻欲問
民疴

題歐陽永叔讀書處

蓋新建閣在龍巢寺後也黃儒炳
嶺南人

一先賢浪跡餘青山
丹水遞相於折蘆
謾撥灰中畫廢笈
從鈔壁下書十里
峰變新傑閣千秋
文藻舊精廬登臺
不用南州望訪古
依然六一居

送孫昌之明府之浙川任

二首

彭凌霄

一重城郭百重山小市嘈嘈碧水灣雲色滿堂公事
江聲入枕吏情閒歌傳薜荔幽篁後詩在蒹葭白露
問俗已知堪臥何妨醇酒醉花關
干旌入處嶺雲迎縣古槐根太瘦生十里稻花香浸郭
一江柳色翠環城問山休訝金人砦剔碣堪尋漢吏
最喜時清兼地僻雨疇風淑見春耕

重建歐陽文忠祠有感

前人

頻來金地訪精廬盡說歐陽此讀書置酒壹壺先卜賴
看山四野勝環滁有碑依砌苔全厚無廟棲神樹餘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七十一

爲建新祠遵治命因思畫荻泪盈裾

是祠之建本以命撫今追昔惟

涕零詩中云云蓋不敢忘所起也

順陽川卽事柬諸同遊

前人

繫纜江垂暝衝林馬渡遲柳煙縈月令麥露潤衣
火高低照漁歌遠近疑後來君莫訝孤興費敲詩

春日送友人還浙時予亦且遊楚

國朝

彭而述

古

歷歷春星對酒初紅燈白髮照蕭疎商於西去褒斜路
早寄長沙一紙書

州藝文

修城記

明戶部尚書

王鴻儒
南人

君子保民之政非一端也而城郭爲要蓋比閭州黨井
邑丘甸之制所以聯屬教養乎民者固已用其極矣然
非高墉深洫重門抱柝則無以待暴客而支變故一有
緩急民何恃而不潰耶是故勇夫重關王公設險自古
此制已嚴而水墉之祭伊耆氏又已列於八蜡之一矣
莒恃陋而不備楚旬日克其三都盱眙板築堅完魏大
武圍三月而不能破城郭之修否其效如此裕州故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七十二

堵陽地屬南陽郡在堵水之陽故名後漢朱佑爲堵陽
侯梁於此置堵陽郡隋改方城縣取方城山爲名也唐
屬洧陽郡貞觀改屬唐州見於元和郡縣志者如此宋
始爲裕州元及明因之屬南陽郡顧其地居天下之中
路當南北之要市雜百貨邸具五民笙歌沸天廛閭撲
地如是者已百餘年矣官無備變之慮民無意外之警
城惡池湮視如尋常正德辛未冬鉅賊劉惠等犯州城
肆戕殺衢路爲赭金帛葛粟掃地俱空官寺民居蕩
土 繁盛一旦蕭然吁可哀矣乙亥秋三原郝

侯來守省費解煩興利除害而於所以敬教勸學敦化舊俗尤切切焉踰年且有樂生興事之情侯因悼前之而虞後或復然也召其父老謀爲可久之規議得請於土於是具磚石鳩匠作計徒傭儲餼廩物無不具用

周仍訪詢州民得端慎可任者李經等四十一人令分董其工諭以利害厚以禮貌衆感其誠皆罄心力不下會勸之法不行督迫之令不施笞箠之威期年而告成蓋經始於丙子之八月斷手於丁丑之九月完雄壯麗甲於一省見者皆言隅齊如裁形平若砥壁鬱

青霧樓絢丹霞耳目所經未嘗有也侯居心坦如殊無德色巡撫都御史李公士修察知其實移文巡屬俾視以爲法巡按御史毛君汝礪稱其有美德而不居成大功而不伐謂有古君子之風分守叅政王君汝溫亦謂偉績若是宜有述以示後故州之耆壽僉憲周先生繼先暨諸縉紳以予忝在隣邑具書來請予不能辭也予聞之先訓惠則足以使人又曰其使民也義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世之讀謂空言今侯營建之盛而閉絕誚讓屏斥桁楊一

佚之道迄底於成是豈不足以塞庸衆人之口乎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乃見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自古及今若其大也而能有無罪戮者未之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夜解其吏之束縛而出之夫韓氏之尅期過於也子高之頌言出於詐也段喬之縱吏貪於名也彼猶列於載籍垂稱至今若侯之用民也寬之以歲月主

以忠信臨之以莊敬刑罰旣清智詐亦泯較之韓氏可並語是不可籍以告方來乎抑城郭固所以保民城郭之存否又係於民心之得失也故昔人有言民心苟得卽墨用之而有餘民心苟失函谷守之而不足安于之治晉陽也城郭完矣府庫克矣倉廩實矣器具矣然必有尹鐸繼之以寬其民夫然後智伯之難襄子得以爲歸用能久守而民無叛志也不然以邯之倉廩實長子之城郭乃皆舍之而不顧者人不足也觀侯政旣足以得民之力而德又足以得民之

人之身具此二美於古有光焉侯名世家字道傳
介庵王公之鄉其天資之美學問之盛固有大過
師友見聞之間要所資爲深云

圃亭記

王正容

本州知州

公之視學中州也惇德範士闡道釐文化寢明
河雒慨射義之弗講於天下也取古儀禮而考之編
圖說以頒示諸郡邑余承乏守裕素頗好古且與有
之責乃卜學左隙地建觀德堂三楹砌以崇堦繚
以周而鼓樂旌旄之屬亦罔不備歲在甲辰冬十月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七十五

士而行之見其舍拔旣閑靡虛發矣升降有節
矣歌樂以調罔紊律矣古禮其可復乎因進諸
生語曰昔先王之教射也爰用觀德夫弓矢器也揖讓
也心志的也器備儀修苟弗中省諸厥衷焉雖無庸
於射亦可也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其已之志也故射者
進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審固持弓
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義其昭於是
二三于識之惟無逆於作射之意云

君祠記

侍讀學士

楊守址

府裕州本漢堵陽地漢廷尉張君釋之

人今州城西北四里許有二邱焉其一隆崇者是其墓也墓南三里舊有祠臨於衢路其始創年代無碑志可考久已鞠爲荒址惟元人翰林待詔吳炳隸書漢廷尉張君祠者勒之石碣尙存耳宣德四年知州石鼎始復建之成化十年知州趙壽又重修之然爲屋不過三四楹間無門廡垣墻之障風雨不庇而樵牧所趨亦日就頽敝矣古杭許侯以進士來知州事下車謁祠環顧慨然乃以成化丁未歲鳩工庀材正其傾頽葺其敝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七十六

卽其舊而新之又拓其地作前門三間後寢三間自寢及門作兩廊左右各六間四周以垣總六十丈規制靜深像設儼楚百爾器物悉完以美乃勒石碣隸書榜於曰漢張廷尉祠又書道旁表曰漢廷尉張釋之祠墓以宏治 年三月十五日記以少牢而落之復具廷尉之事蹟與作祠之始末聞於朝且以先時有司循舊俗以清明中元爲非禮請更定焉事下禮部遂定爲月十五日又區畫腴田六十畝俾守祠者收其所爲修葺之費可經久不壞茲以述職來京謁予爲

予嘗讀禮有功烈於民載在祀典而以法施於民
爲首謂能植百穀能平水土能均刑罰之類是也夫以
均刑賞者而與平水土植百穀者同功以祀之聖王之
制其慮深矣廷尉之在漢持法甚平如論犯蹕止當罰
金論盜環不當致之族是直與人主爭獄於上而畧不
敢徇情以屈法其他可知矣故當時有天下無冤民之
稱其有功烈於民甚大沒於鄉而祀於社亦可也後世
建祠墓所而有司因舊私祭之故每廢墜今得許侯作
新其祠而顯刊於朝著爲令典百世之祭孰敢廢之且
許侯之爲是者豈惟以崇飾先賢爲美觀而已哉蓋其
所以施於民者必有所取法焉法其人故崇其祠又所
以示法於後人也許君亦有志於古之有功烈者哉故
予並書之以爲來者勸

雙忠祠記

河南布政司

劉

棟

浙江山陰人

裕州同知郁公以死難特贈光祿少卿仍廕生一人
秋以時致享本州任公賢先以南京監察御史居家
公死難贈太僕少卿蓋所以昭卹忠義永世無窮
卽城東隙地爲祠兩存其祀未有闢而新之者

乙酉侍御省齋陳公按部河南本州父老前來語公死節事甚詳謂但祠宇卑隘弗稱朝廷妥靈之意陳公曰是不難爲之克拓凡門堂堦墓半倍於舊祠成任公應爲之並祀迄今未有記之者予辱河南右轄道出南陽因得拜奠於祠下州守安如山暨同知陳鳳學正劉勳等率諸生來請爲記棟因之重有所感嗚呼忠義天性也惟得於天者全故人不可得而奪苟或中無所主沒於利欲則雖一芥之微一事之細亦莫知適從况夫死生危迫之際矣乎此公所以自信不疑臨敵遇變卒

至於顛隕而莫之顧也公本山陰人諱宋字亮之自幼悟垂髫卽熟舉子業旣長輯治經史務搜剔蘊奧爲一時行輩所推踰弱冠領甲子鄉書登戊辰進士擢刑部雲南司主事生平侃直落落寡合以戇忤大司寇左遷大名府學教授尋遷裕州同知櫻城拒賊竟死於難正德辛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嗚呼痛哉夫流賊猖獗自河朔以南趙魏許衛之地縱橫剽掠莫敢誰何又當承平之餘民不知兵州縣長皆望風駭愕奉身而竄爲退 不可得未聞堅城肯死者若公以隻身

作 眞自信不疑者歟以故烏合雲擁直薄城下
人 衆我寡勢難抗拒盍避諸公曰不可人謂州民
願納賄前鋒公曰賊可殺何賄爲決不可
脆恐四門分守力盡訃窮脫或一隅困怠
受屠矣公曰吾守東門吾惟以死自誓他何知
公之老母在郡城得不遠貽憂念公曰我知有
恤其他於時賊衆往來宛葉間聲言必欲陷城
門果潰公猶率民兵巷戰遂死於亂 下凡二
焉身無完膚儀賔莊士僞爲之具棺蓋感公

嗚呼公之死至今傳者莫不涕洟况州人親
乎棟與公同里 結筆硯交每傷公之
公之忠義今 州守以碑文來告而又安可
譜系作 歷 之詳則有涇野呂公之誌
菴 遺文賸言又有 州應公之輯稿皆足
贅任公 行 卽其能與公同死
烈 名之 雙
唐順之
楚屈完對齊 公有曰方城爲

方城 在裕州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
然西 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雒南隣宛鄧四方輻
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輻輳百出天下有
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礲确土雜沙石不純可
以田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蓄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
來牧裕旣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
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瞿然曰此吾治裕首務
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
止之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大叅劉公憲

傳公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舊董其役縱橫廣
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筭人竭其思跡阡驗畛
區長與其事因區致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
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
項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
石山田三而當一岡石山坡五而當一山石陡坡十而
當一陂池林麓廡宇舖舍廛市之稅例有蠲除田溢稅
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
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

四十頃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劃精密中肯繁此其大凡也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翔有平賦書元之微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蓋亦難焉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胥吏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賂得爲蔽匿貧

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三難也夫安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旣訖事乃人人樂業矣可以圖成難於更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丑進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重修雲虹橋記

吳阿衡

郡人
進士

之政欲垂千萬世永賴之利在初者固難而因者爲尤也創者起於一時喜功之心宿名利物者皆能銳而爲之因者起於致果之志自非毅然勇肩孰

肯竣前人半隳之功而成前人將湮之名乎故曰因之者爲尤難也夫人情宿名之心多有餘致果之志多不足汨於名其中多紆緩而不堅歎於果其外多濡苒而不決故不有非常之舉而欲臻晏如之成辟之澤輿而陸楫力倍而勢阻矣昔子產濟溱洧之車王尊頓河濱之駕豈不稱惠澤及人哉若以語於大人德施之普永賴之仁猶有遺議焉夫張弛日變也興廢時有也且必嗇而取諸獨危而叢諸已心思旣竭力任不繼抑又矣况以遽廬視官以秦越視民前者委後而姑待後者

視前而習常人奚語於大人可傳之功乎宛之東北境裕州者天下之子午道也州治之東不十武有潘河居市廛之會洪流劃中而分之兩涘之民如居半缺靈雨泛漲山溪四注則滅滅不可渡淺涉厲深而病行旅狎至而阻舊有津梁剝自唐藩未幾傾圯後數十年爲郡人黨學博重修尋亦頽塌萬歷壬子間秣陵許侯來守方城謀復修之人蒙利賴至泰昌庚申閩中侯侯來遂撤木而欲易以石甫事經營而會侯以事去迄壬戌南陽少郡伯崇陽孫公來攝州事見之惻然乃與州貳守

蜀黔江朱君議曰闐闐之間爲阱弗治若政務何終之役者君其任勿辭朱君曰唯唯尋咨於士庶曰以梁而工廢半途設暴漲再至不幾併前功而棄之乎衆難之曰第所規者大必廣儲財貲多合人力乃可卽工朱君曰否否以濟民者勞民吾則不忍以時絀而耗公帑吾則不敢吾實貳茲郡而上是煩吾又所不欲吾業思之熟矣必得其植乃可爲民望必圖其費乃可省公需必身先且勞乃可無慢期遂復於孫公各捐捧若干緡遠近望而赴者如鶩矣於是召勤事者課直授規曰

計料幾何工幾何予取予求不爾靳也浮食愒日則實爾尸之朱君躬自督勵暴衣露蓋星出晦晏而後已郡安堵若不知有是役者工凡三閱月而告成悉易本以石勢合五券鞏壯堅固中亘數武水流益闊而平湫潦汹涌萬衆從衽席上行可謂有殊功而無過舉者矣蓋孫公以五月代庖樹千年永利朱君以真心運實政視民隱如身圖故工神速而費省也是役也肇之者許侯也撤故材欲新之而工未竟者侯侯也視將廢之功而益恢大厥事者孫公也董其事而毅然就緒者朱君

也朱君遂命名曰雲虹蓋取士民瞻望雲霓之意也
既成乃家頌戶祝歡然歌永利焉宜勒瑱岷以垂不
乃屬不佞衡以記謂不佞州人之倡也記而繫之以
曰 爰有潘 方城之紀貫墉而南逼基嚙趾擗木爲
梁頻興頻圯賢侯來牧丕績響臻訟庭置水飯甑生
顧茲病涉痼瘵在身濟川之畧宜民宜人五月底功萬
世永賴樂成於順子來於邁襟帶午道關護如虹洪源
瀝澤輿梁之功遺愛惟長垂統貽則琬 勒瑱慶流
極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四

詩

題扳倒井

明少保 于謙
錢人

天相中興非偶然等閑平地湧清泉靈源應有蛟龍
時出人間救旱年

謁張廷尉祠

汝南叅政 顧福

曉出方城一駐駮先生嚴像肅衣冠青山有廟名難
赤子無冤死亦安直道曾匡王法正片言能濟孝文
當時酷吏俱塵土獨許廷評入史看

訪莊隱士不遇

草草常掩綠蘿關此地幽棲盡日閑
賸有苦心窮古典
將清夢落塵寰
岩穿斜日高低路
樹接殘雲遠近山
却笑朱纒勞馬岌丹崖題罷嘆空還

題扳倒井漢世祖廟

草池蜀人

漢帝中興日奸雄未滅時
昆陽決勝負水合定安危
廻元氣官儀復舊規
山河千載固祠下有豐碑

又

李如珪

執莽降囂事未遲
山河重整舊征旗
都緣天意存劉後
豈獨人心爲漢思
嚴瀨高名方見大
伏波遺恨得無私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五

興功業雲臺滿扳倒泉邊獨吊祠

又

劉魁

朔親征日南陽杖策時
千年奇會合數語
定安危自是英雄見
終成遠大規
肅容瞻帝袞
汲井洗殘碑

贈州守郝公修城

參政

畢汝勤

登城風暑溽閱城見賢牧
凌雉百尺直重樓
三闔築禦雄劍關
環陡俯王屋高雲摩
空飛民舍次鮮宿
試豐功碑三嘆拂塵讀
偉哉咏哲人禎國裕
之牧悃忠得民興
土木周公營雒心
方叔城朔服千里萬

全大厦材百足方城山巖巖堵陽 漉漉悠然詞令惠
清風 之

題雙忠祠

唐成王

方城賢佐一醇儒世運多艱見丈夫報國寸衷期鐵石
呼天壯氣貫星樞身垂虎口顛危甚命等鴻毛忠節輸
赫赫功名光史冊朝廷旌寵媿奸諛

送陳某致仕終養

少卿 李 坦

中州自昔多名士易水寒羶見一人伊洛淵源原有派
古燕桃李盡生春夢回鄉國增遐思興在雲山不問津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六

歸去萱花開正好松醪初熟綵衣新

又

監察御史 楊 琰

思親動歸心掛冠遂初志簪組爲誰榮田園有高致只
此去就間酬盡平生事

遊維摩寺

沈雲從

石磴千磐鳥道斜西來山勢盡嵯岈松濤瀑瀉遙疑雨
桃塢嵐生半是霞俗客可容參四果遊仙只欲採三芭
靈巖別處空搔首縹緲笙歌子晋家

遊張隱士池亭

進士 吳阿衡 郡人

美爾爲園事事幽開雲種樹綠陰稠亭花過雨晴相媚
池水涵天靜不流丘壑自憐成小隱乾坤誰識泛虛舟
尊前時復來笙鶴不用尋仙緱嶺頭

牛心山莊隱士藏修處

進士
杜謙
郡人

鳥道猿聲第幾重半天藜杖夕陽峰清時難起烟霞癖
長日空遺石壑踪碧水一溪秋泛月綠蘿千尺曉凌松
蓴鱸不待秋風起洗耳懸瓢尙可從

遊普巖寺登主山及半而止

進士
張美含
郡人

鶴影山頭飛亂葉篆烟閣面拂香雲佛燈靜夜光霄漢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七

斷續鐘聲天上聞

又

恰到中峰屐齒收非關老怯倦清遊路逢險阻行行止
何事置身最上頭

赭陽釣磯

石磯傍江流江流日復東清風江上來不見披裘翁

訪隱士不遇

國朝知州

陸求可

特向深山訪隱淪三年踪跡未沾塵長風送我千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八

留君一角巾苔洞月明蒼虎夜草堂雲暖紫芝

仙人多應朝天去半嶺惟聞笙鶴音

水簾巖

歲貢

張素

倚巖看鳥疑翻霧對月窺簾似貫珠怪殺雙鉤掛

春風時送到山厨

潘父師捐貲修學宮門廡成工尙未歇恭紀二

韵

褚介昌

鐘鼓辟雍樂盛世泮宮輪奐美賢侯頽垣久冷環橋

址誰知學舍邱乃自我公起玩敞頓令荒序開

梗楠不吝囊中採工役胥從篋底鳩古壁濶增圻者齡
門高峙梓人楸星標萃律開雲路彩構連延現海
煥忽驚起鳳處經營更作翼宮籌長蘿斷去覓廊次
積礫除來認楚頭楹列東西叅砌栢東連子午 文
工飛運吉諏日大廈俄成重道秋瓦色橫空青霧
阿對矚彩光浮豈期俎豆淪湮後得見喆賢儀數周
此日從遊樂泮藻何人勞費到緡區乃公饗序輝煌意
不使修營落半休百丈繚垣闢地廻三秋馨鼓戴星哀
堂齋茂草特縈念亭圃荒烟亦入愁一自華池崇廟貌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八十九

惟蒞任重儒修金揮門廡新增麗績著宮墻誰與
秀更期起棟宇人文應自煥星斗學修閭內流馨遠

前任閭中捐
數百修學

茲又鴻功萬載留

縣藝文

尊經閣記

明知府

楊應奎

青社人

嘗聞經以載道亘萬古如一日而士之窮經者乃從而分裂之分裂者則自卑也經固自若也蓋窮經將以明道昔之人嘗從事於斯矣道之不明窮經者之憂也而後之藉此以爲仕進之階名利之梯所窮者同所以窮者異嗚呼可乎不可乎經自吾宣聖刪述之餘精美完固道之寓諸經者如元氣之在宇中水之在地中時雖有否泰地雖有險夷而未嘗昏翳卑隘也子張在聖門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

號爲堂堂者而干祿之學且或不免他何責哉漢儒掇拾於灰燼之餘區區補葺專門名家各是其說而鳴其盛經之再造道之重明亦幸有此耳猶有所謂經果明取青紫如拾地芥以至陳車馬印綬爲稽古之力者柰之何其見之小也耶唐之韓昌黎亦稱爲通儒者世以山斗望之其三上宰相書切切以貧賤利達動其心則凡下昌黎一等者又何恠哉宋自濂洛關閩之學興世之人始知慕道之正而不爲他岐之惑考亭集漢唐宋諸儒之大成隱然吾道之宗主全太朴於旣剖之後還

眞元於混淪之初道以經而顯經以註而明其功 漢
鄭康成唐孔穎達之數子比哉夫何業舉者訓詁章
以爲能擬議題目以爲工標竊陳言暗記活套句句
發揮之字字而穿鑿之科目得矣於道何有哉昔王
公曾三試皆居第一人謂之曰一生喫着不盡曾曰
平生志不在溫飽呂東萊祖謙嘗觀子弟日課因謂已
舉業文事似此有命亦中的休悞了工夫若二公者眞
不爲舉業所拘矣學者之窮經果能以明道爲心 潛
涵泳以博其趣體驗擴充以求其至不求紙上之陳言

而求吾心之全經道焉旣明文焉自著以之作舉業特
舉而措之耳尙何差池之有舞陽任尹柱創舞泉書院
作尊經閣以貯五經且求四方能經者以教舞庠之士
其用意誠可嘉尙不知窮經者果爲明道乎抑以求仕
乎有志之士尙知所擇矣致政楊公廷芝爲其請記余
方嗤古今窮經意向之不同而窮理盡性者未嘗不精
於舉業而徒事口耳以舉業爲務者亦何與於身心何
益於道哉因書之以爲尊經閣記且以告夫窮經業舉
者

樊侯陵祠碑記

知縣
張

樊噲沛人漢功臣也高祖封爲舞陽侯樊村有墓去縣治五十里祠在古城北隅漢至今二千有餘歲嘉乙未墓爲居民郭詢所掘取其藏器民趙悅揭於庭訟成請於分守大叅陸允擬命穎封其墓八月乃闢伊地封之丙申復有民訟於庭曰古城樊侯祠遺址有古井湮沒柴謙浚之得黃金數十穎按之有斷碑古篆而黃金爲誣事聞於分巡兵憲章命穎修其祠十月乃循其遺址祠之於戲公之生也勇足以挫項羽而立三百年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二

之業公之沒也義足以感君子而舉廢墜于千百世之丁曷獨弗能感舞陽之民不掘其塚不奪其祠哉穎嘗讀歐陽公集知公有遺像祠於鄭鄭人有入侯之廟剗侯之心腹者大風雨雹近鄭之田咸傷民畏曰侯之怒鄭也歐陽子曰侯能興雨雹曷不加於剗腹之民而乃移罪於無罪之民且塚藏侯遺骸非土木像侯曷弗能雨雹掘塚之家而獨顯於鄭哉宜乎歐陽子有以辯之也於戲漢高功臣多不得死侯因高祖疾亟又以呂旨之故畏而不殺幸矣千百世之下塚猶不保爲民所

其骸無乃當時厄運死猶有難歟於戲侯之
勇氣隨時消滅民無可畏矣大風雨雹然耳其不可
消滅者侯之正氣也故君子守義而貴正

三事亭碑記

張穎

清莫要於清心心清則自然無欲矣慎莫於慎獨
則自然寡過矣勤莫要於自強自強則自然不息矣
能是三者謂之端本否不過爲小廉爲曲奔趨
免於今之世則可尙交古人合德聖賢則未也

義塚記

張

嘉靖戊子大旱民饑死溝壑者百餘人鴉啄犬嚙
蕭生嘆曰民吾同胞此兄弟之顛連無告者封之吾
也呼號有衆咸涕洟襄之越三日鴉犬散去庶幾無殘
毀已丑又饑死者倍蕭生曰吾不忍於昔獨能忍於
乎蕭子呼號封之越三日平地若陵風雨夜如有哭
聲甲午予令茲邑見其地纍纍依依式問左右僉曰
生義塚也穎喟然嘆曰有司何在而歸義蕭生吾聞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令其土饑弗
克濟死弗克藏實有司之失也又聞之君子之學不必

行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有所濟蕭生憫遺骸而封之此君子之仁也嗚呼

一 附廓有司失政而得蕭生民幸有賴舞陽環

居蕭生所不及見者多矣心無窮而力有限蕭生

然不敢居以爲義民同有是心者不得不義之又

有司於將來

萬公報功祠碑

副都御史 吳阿衡 裕州人

在戊寅春舞陽士民立萬公報功祠成剪除巨寇楊
之次年也公留舞方一歲政清人和而百廢理萬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四

額而相慶曰嗟此塊土昔爲盜賊出沒之鄉一旦變

樂土幾於道左不拾暮夜不閉鄰境之民願爲舞人

克予門人山東王子啟睿時客舞地修牘走檀雲

文以紀其盛公先事南陽軍務來懾裕政 予讀

家相與畫平流寇計固圍金湯出奇衝突屹然方城

勝有標銅柱風迨丙丁之際舞土之大盜熾裕民深

鯨鯢之波跳梁引蔓尙恃攝舞屬公念緩急聲勢可

相倚已而公果馳飛露布底定中原予旣爲平舞

傳信 史

謙德惜民力也居無何牧夫日進一甌童子日實一黍
翼然松栢巋煥穹隆與漢封樊侯鐘鼎銘勒茅土分胙
爭光天壤予聞之舉酒日邊揖向長河日嗟乎直道在
人焉有食德而不思報者乎當舞寇之未平也祖宗墳
墓泯不知守公至舞會同大軍十萬親率馬之服沈維
元二尉合戰於九曲之野殲渠築京觀

京觀在九曲東八里孫家庄

舞上舞人還安故處爲舞前日計何可少公一來舞既
平矣鴻飛渚陸之間人切戢魴之慕留公而坐鎮舞境
生聚教養撫字勞心震雷後巽以和風什者起困者蘇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五

舞

爲舞今日計何可少公一留公文武兼資經綸並著小
用則爲龔黃大用則爲韓范今奉命兼御史總戎張公
行軍朝野彈冠幸喜廟堂之上創有吉甫臣延攬參乘
求其定力實心素臻成効同魚水而平左右信非公不
可蓋自流寇悖逆竄突南國屠我良民毀我廬舍苛慘
已極神人怨恫皇天后土有靈生一請纓御史普天翼
戴同讐卽付一忠勤監事從是洗兵秣馬一變旌旗蠹
茲蝨賊驚我軍自天而下先聲奪魄一舉而擒王勦類
大張撻伐舒聖明南顧之憂爲四海蒼生天下萬世計

又豈可少公此一往也哉公行矣爲我慰舞人曰公平
舞寇而功德在舞公平流寇而功德亦在舞季子在齊
而燕重司馬爲相外庭無復生事其在公也奚疑然則
舞人何以將報公之心曰報以千秋之祠予何以答舞
人報公之心曰報以千秋之文公諱年策字獻之世爲
雄溪人登甲子名魁自南陽軍政來署舞事以平寇有
功加陞一級新奉監紀御史之命士民攀轅畱太母夫
人居舞以俟奏捷賄封豫磨淮西片石予當趨召先爲
啓行之歌以壯行色有曰維舞有士誰之功維舞有民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六

誰始終黃河浩蕩水流東擎天一柱鎮方中綠林旣靖
引歸鴻瘡痍爲哺恤民窮聖朝文物錫彤弓長城萬里
與君同攜裘振領計從戎長風破浪腹心通騰踏先馳
一騎雄星文劍氣拂高嵩麒麟傑閣互長虹大將不名
畫神工畱犢花縣曲房權垂祠冰鑑水晶宮甘棠細柳
雜丹楓客子何來樹以桐他日援琴奏思翁翩翩紫鳳
下烟空

停止車牛議

明知府

張文明

舞陽幫協葉縣之車牛道自墳臺則有七十里中有澧

石橋 西至 則有九十里

岸高水深石流湍悍車無 渡 亦難行

皆沉淵不通牛馬南極于接官亭併皆長嶺

從來不見車行葉突有大炮鳥鎗軍器

移徵文下舞插羽橫馳差役四鄉詰 則

山有牛者不能飛渡間有到

里老懷刑勢不得不強斂民錢

頭催僱乃至銀齊車辦趕赴 水換

多時矣車既 違牛亦遲悞拘留責

放還人饑 斃僱者近歸 遠者自備

生則有斬車爲薪斷 役者 民

田者 此差一行民 廢此差

竟 葉何補何爲苦此一方民也查自

雲南總督家口等車不下八九十輛

不 及至幫協 革案牘旁

舞陽之所爭者在幫銀之得 不 而

大憲允 議

舞水團山刮眼明
舞陽古跡半榛荆
開花村流
飲馬湖乾宿草生
老穉咸知樊噲墓
往來誰楚王
可憐抱石投江女
廟貌猶存沒後名

樓臺山色

明知縣任柱

田下高樓樓上山
四時山色與樓環
樓頭未許多
雲與山翁各半間

池館荷風

香滿樓臺水滿涯
凭欄整日看荷花
濂溪來訪閒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八

別有清風自一家

平原初月

海角涵輝一鏡寒
四郊踈影白漫漫
野翁夜傍梧桐
侯到天心更好看

畔晴霞

逼河汾光入虛窻
映典墳莫道天人

象兆人文

夜入

林好化工勿

開時鳥

花塢春耕

頭桃李錦爭妍岸畔蘼蕪綠可佃
濃睡桑陰驚忽一犁翻破幾重烟

浣紗女祠

知縣 王世楠

欲弔靈祠獨上灘可憐閨閣遇時難
雷鳴澗底芳雨過花邊紅泪寒
麗質也能成俠骨蘭心何自化忠
空餘一片長川月水面年年作鏡鸞

舞泉

教諭 王伯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九十九

黃河名巨浸派分舞泉水秋月正當空
下照折無一迴滔滔向東注入海
會神龍散作天下

遊舞泉書院

教諭 楊 灝

明道祠前舞水泉淵源活潑古今傳
沿堤綠蔭陶匝圃紅開茂叔蓮書積
五經延後學道宏六館繼前賢
我來不盡登臨趣頓覺門墻桃李鮮

挽陳烈士昆季合門狗節

馬臯陽

人

了了臣心不二天夜臺畱得義熙年
經天正氣聯光嶽文章寄非泉
恰恰同心幽隧裏招招含笑

有見當如是析玉懸金 然

墜樓詩

明烈女

氏

獨上高樓思悄然悠悠難問是蒼天孀姑 此無煩

相伴晨昏已九年

輓烈女子氏

知縣

蘇 虔

聖世珍彤管堪書烈女銘魂來縈水碧夢冷繞山青正

氣于今在徽音自古馨精神應有托百代仰芳型

樊侯墓

知縣

祖良屏

漢家王業迥千秋汗馬誰居最上流排闥直回高帝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一百

裂眦竟奪亞夫謀分封邑在碑三尺報祀城空土一杯

只有英名終不滅至今遺墓說樊侯

輓烈女苗氏

陳法禹 邑人

從容就義志欣然况是深閨總角年生不全身生有愧

死能完節死堪憐貞心豈自書中得烈骨還由性裏傳

世上鬚眉知不少成仁今却是閨賢

葉縣藝文

重修城隍廟記

明 牛 鳳

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城隍域民固國功同禦捍廟而祀之意蓋出此粵自聖神御宇建邦設都肇祀百神禮生義起宜無不舉之典而城隍神祀自隋唐以前畧不見於史志考之賔退錄謂蕪湖縣城隍神祠建於吳赤烏二年不言出於何典南齊慕容巖梁邵陵王皆嘗祀城隍神史傳因事書之唐李陽冰作縉雲縣城隍神記亦謂祀典無之韓愈柳宗元皆有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一

祀城隍神文至宋始錄於祀典自是始著我葉城隍神未詳初於何代據南陽舊志洪武元年重修督其成主簿藹文昭也成化十一年繼修任其事者耆民慕也歲久滋敝弗稱神休耆民劉昇等鳩衆力改作之群工咸集次第效力土木陶繪靡不用極首作正堂五楹楹十一架廊廡二十八楹楹五架傑壯輝煥允稱神居像設嚴肅觀者聳惕堂後右方作正屋四楹爲新公宿所旁屋三楹用棲守廟道流經始於嘉靖三年積十月有三其功始成可謂難矣劉昇等請余文以記

余因博攷而備書以貽之俾來者有所考焉粵惟神之庇人必受命於天民之圖報亦念出於誠神人相依惟正是保故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倖免幽明無嫌各得分願禮之嘉道之中也夫聰明正直是謂之神哲人知之衆人未必知也余懼民之私祀者或干匪其正以小人之腹度神明之心鄙褻瀆慢自速顛隳既弗自咎顧病神妨教亂俗非細故也故書此以爲近鬼神者告庶幾諂瀆者流有所驚惕而神亦得以妥靈其間不爲所苦云故記

改正諸葛武侯祠記

牛鳳

嘉靖丁亥秋余自太僕叨轉南京太常卿便道家行視田墅始謁武侯祠下見其屋老且壞且怪其與昭烈俱南面無復君臣分詢土人云如有年矣及攷舊志洪武十八年民蕭田重修不知其所始慨然久遂捐金幣屬鄉耆徐行合衆力作新之不期月廟貌完矣撤去昭烈關張之像獨像侯祠中專其祠以符其名人心允愜觀者胥悅旣而遊觀山寺有斷石幢在焉刻文僅數十云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高陽華里然後知侯之

若祖自瑯琊避地曾寓此地而葬焉躬耕南陽尙在
後祠而祀之信有由然再考石幢歲月蓋隋文帝開
壬寅物去先主見武侯於隆中之歲三百一十六其
此地而葬必先十餘年是以墳墟猶存今距開皇壬
年餘九百六十一世遠墳沒不知其處固不足怪所
幸祠宇不廢斷石幢僅存豈偶然哉蓋侯之爲人論者
舉儕於伊呂古今賢達悉以爲然無異議焉是人品之
高勲烈之盛光昭汗青膾炙人口者奚俟吾言顧以吾
邑有高陽華里之蹟實爲侯父祖之故墟湮滅無聞以
珉以圖不朽又以資論世君子云

復問津書院并建葉公祠記

提學副使

周夢暘

過昆水上蓋有問津書院云攷孔子問津之轍在葉
北十里黃城山下而此地非也因此有清流縈迴茂
蓊鬱前汝南叅政劉君甚愛之謂可托聖跡檄知縣
君樞建書院其中肖孔子像以祀蓋自嘉靖壬辰迄
於垂一紀矣殿像垣墻傾圯殆盡祇巋然綽楔跨水
之周視之謂縣令高君曰盍復新以爲聖跡與儒

乎高君遂議葺治之舊前殿設宣聖主一子路與
沮桀溺東西配志跡所自始也而殿後有子陵祠其
已久高君意謂葉故城別有光武廟子陵宜從之葉
公治葉有平亂導利之政孔子所爲教迪者三見魯論
是何可獨遺於是移子陵從光武於故城而改建爲
葉公祠榜構講堂號舍延諸弟子之秀者入而肄業工
之具有積羨可取給其所不足令請自任之議上余
轉聞當事悉報可而中丞周公謂於君臣師友之義各
有當也殿撥舊材十之三講堂四楹兩翼各二楹東西

舍十有餘間重門曲道外塹周垣無不宏壯整肅工
興於庚寅孟冬落成於辛卯初夏余復過葉煥然一新
以今視昔凡六十年固亦地靈一運會云高君謂余覩
成事不可無記余謂今之有司多傳舍視官其劣者實
橐能者飭厨傳張具無失使者權三年遷矣君旣已
報最猶不愛餘力修舉廢墜爲聖跡儒生地微獨可以
妥神靈而諸生有不因之奮興者乎高君名文登浙之
湖人治葉多善政此其一端也是爲記

漢光武廟後改建嚴子陵祠記

周夢暘

葉故昆陽地也漢光武昆陽一戰帝業自此始以
至今廟祀之其故人嚴子陵者喬寓淠水上舊與友善
卽不臣事隱富春以終葉固有子陵之跡矣舊祠子陵
於書院孔殿後非宜也葉令高君方上議欲有所更置
而光武廟後有淫祠距百步而近君易之祠子陵合爲
周垣別以丹堊又立石表其前而題之曰漢光武嚴子
俊相會處君臣相從歲時獻享或謂子陵生不事光武
死而臣之非其志也余以子陵不臣漢不拜漢之爵秋
及就而共寢以足加帝腹子陵豈遠光武哉廟祀成旁
各爲房三間以招守者匠作之費君自給之上不費公
帑下不煩民力蓋一舉而使君臣大義不至顛倒於廟
祀也善哉高君名氏與興修之由畧見問津書院記茲
不復著

二賢祠記

戶部尚書
張守直

西唐山在葉西南六十里群山環翠沃疇平行前儼雙
闕名曰石門此卽漢隱士高文通漂麥處也唐李太白
集中有尋高君幽居蓋其地云距西唐南五里牛公
葬在焉公舉正德庚午科登辛未 第大

西唐少時慕高鳳之爲人因名與高公 自倦仕

西唐山水與親知遨遊每歷幽深探石門後

妥窀窆葬三十二年葉中父老不忘公行請 之

曰高公葉人可無識耶縣尹何公鳳起躔而嘆曰二公
隱顯異時高風允宜並祀因訪石門式公墓步入西峯
下得平臺廣畝許高十丈詫曰此爲高公居無疑矣宜

此遂鳩工程材付鄉人毛士夏董其事趨者繹如逾
月而祠成門廡未就何以妥賢去尹黃公嘉善繼以經
理煥然備矣公嗣唐麓君託記於余唐麓遂於文學與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六

其兄並以科名治行丕承公志嘉靖中督理遵化鐵冶
治人德之不啻二天與余素敦銓雅余又慕西唐公誼
不敢辭嗟乎牛高二公相去千餘載矣何始稱名而同
好終比德而擬神耶方高公之披卷也外不遺內道不
徇物得象忘言殆不知雨之將至故觀書非書內志專
焉見麥忘麥可大受矣而竟以隱終道隆則隆道污則
論其世可也乃西唐公出而應世事功崛起輝煌
非適逢世乎要非離道以爲達也初授吏部

遂菴楊公爲太宰因試滿命題范文正

如謂公超衆蚤以文正期之爲驗封郎與晉溪王公議事持正不詭憂憂然愈月王公悟曰始謂君太執乃知大有執持遂倚重焉嘗諫武廟南巡人以利害之曰吾何避斧鑕哉罰門跪五日杖四十其時公不有身又何異文通之不知有麥乎耄年築室城南讀賦詩一物不入胸中其隱跡又何異文通乎故或終卷以自娛或際風雲而若素易地皆然風斯烈矣今人竒二公至以唐王允中爲擬允中維嗜禪號摩詰嘗自題云安知摩詰士不是老夫身蓋其杳冥於同可勿

論也要亦扶輿正氣孕毓山川有不同之同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其二公之謂乎建祠隆禮使後人知嚮方焉斯並祠意也來者其尙鑒於斯

重修廟學記

申嘉瑞

葉固有學其創建不知所自始正大三年重修入國朝而益增拓之二百年來遞廢遞興近歲尤甚勢且不支歲丁亥平湖高侯瀛臺奉命來宰葉釋菜旣畢睹茲敝陋懼人材放失儒效踈濶以負聖祖建學育才至意於請於當事咸報可乃聚材鳩工加修葺焉因首事正

楹扶傾易蠹黝聖丹漆舉以法次及東西序次戟
櫺星門門外故有綽楔三象魏闕乃撤而新之復
折而西爲馳道樹以坊題之曰聖域賢關以至明倫有
堂賔射有圃博士燕寢罔不周飭肇工於萬歷十七年
四月以十月落成其經費悉捐俸佐之筦庫之士無所
於是邑博士王君邦靜羅君桂令狐君濂暨諸生路
可大牛孟熙王瀛士謀紀其事於麗生之石而以執事
之役屬嘉瑞嘉瑞乃諗於衆曰郡縣學校之設惟太祖
高皇帝規模宏遠度越千古以故士遊其中者掇巍科

仕出而當國家用罔不砥礪名節號稱良臣卽終
序者亦恂恂雅飭猶不失爲獨行之士頃者承平
旣久風俗日敝無論齊民冥然罔喻卽士人竄情驕恣
之挽矣爲宰者日治程書飭郵傳尙不遑暇安能念
及學宮之興廢士風之淳漓乎今高侯潔已愛人圖維
首數十年之陋一朝煥然匪才且賢宜不及此昔文
翁學蜀化大行范甯崇儒晉業彌顯侯度幾兩公哉
雖修學宮良有司事至於修飭學術以稱上意則
士魯號秉禮之國民有渡洙泗者長老將

涉少者扶携而代其負其後風俗衰薄老少交相讓斷
斷如也吾夫子覩之大懼退而修詩書禮樂以默相化
導卒之歷六國秦漢之際士風極敝於縱橫捭闔而魯
城諸生猶相與絃歌誦習不輟則夫子轉移之效也諸
士子平居固誦法吾夫子者茲復得賢侯作新輔翼之
有不悚然懼憊然悟者非夫也余願二三子敦實行毋
尚浮華崇遜讓勿長傲惰一洗近日之澆風以返國初
之樸茂則不負聖祖建學之盛心卽賢侯惓惓屬望之
念有餘矣若夫攻文墨取科第致身通顯之途諒諸

生優爲之高侯今日作新學宮之至意當不止此也諸
士子勗哉余不佞敢因茲役敬伸之

葉縣創置學田記

揚州知府

衛東楚

邑人

我國家既定鼎爰立學校羣多士而教之復擇多士而
養之其制誠善矣然景運旣開人文翕聚食廩者額於
數况比年以來饑饉洊臻民也猶可自營膠序往往稱
匱竭吾邑侯高公下車之初卽喟然嘆曰多士乃爾難
乎其爲業亟欲儲田以養之學田不知其所自始嘗閱
兩浙志畧創於趙宋間白鹿嶽麓石鼓之制其遺矣吾

葉縣舊無學田遂集膠序生申子嘉禾王子瀛士牛子孟熙等六人欲創立以貽諸後誠之曰爲學也毋過腴毋近郭毋比豪強示遠防侵也越明年戊子遂得地八區計田五百六十九畝有奇咸歡然售而平其直焉仍減田之常額者半而歲供秋夏稅亦如之蓋公之公也田成約諸生往視莫不欣然往遂懸圖招佃立倉以爲儲蓄擇收掌明簿籍凡諸生有親喪不能葬年長不能娶以及糞貧而衣食不給者告於學察之果實然後牒之於縣給之乃刻石於堂之右以傳永久合諸生而諭

之日待二三年積穀千百石每月學中先生集多士而試之較其優劣卽以穀供厨饌值并易紙筆而賞之其或學中公費當用者亦取給焉非特僅爲資貧地也強者不得擅爲已有奸者不得盜而鬻之蓋田所以裕生也生則可與立立則可與成而經文緯武仁耕義耨之才彬彬然出焉其爲國家儲才備用之計遠矣諸生曷不感發興起以無負今日意乎况倉廩實而知禮節者夫人之常情也其有不遵是訓壞吾學田者衆生斥之不聽者白之官以正其罪其所以爲多士計何無已哉

侯名文登字伯升別號瀛臺浙江平湖籍嘉興人以隆慶丁卯鄉進士來令吾邑政通人和上下信孚將來所就豈可量乎諸文學以余言爲然因叙其事而刻之

詩

汝墳示弟妹

唐 沈千運 吳興人

今日天氣暖東風杏花圻筋力久不如却羨澗中石神仙杳難信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天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跡豈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兄弟所存半空爲亡者惜冥冥無再期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疎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惟念得爾輩相看慰朝夕平生茲已矣此外盡非適

懷葉縣關操姚曠韓涉李叔齊

岑參 鄧州人

數子皆故人一時吏宛葉經年總不見書札徒滿篋斜日半空庭旋風走梨葉去君千里地言笑何時接

歸汝墳山莊留別盧象

駕部員外郎 祖詠 洛陽人

淹留歲將晏久廢南山期舊業不見棄還山從此辭漚麻入南澗刈麥向東菑對酒鷄黍熟閉門風雪時非君一延首誰慰遙相思

汝墳秋聞百舌鳥同王長史翰作 前人

秋天聞好鳥驚起出簾帷切念殊方月能鳴已後時遷
喬誠可早出谷此何遲顧影慙無對懷羣空所思淒涼
歲欲晚蕭索燕將辭留聽未終曲彌令心獨悲高飛憑
力致巧轉任天姿反覆和而靜間關斷若遺花繁上林
路霜落汝川湄且長凌風翮乘春自有期

漫尉

并序庚戌爲
葉縣尉時作

宋秘書丞國
史編修官

黃庭堅

分寧人

庭堅讀漫叟文愛其不從於役而人性物理齎然詣
於根理因戲作漫尉一篇簡舞陽尉裴仲謨一作兼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十二

寄贈郝希孟胡深夫二同年爲我相與和而張之尙
使來者知居厚爲寡悔之府然知我罪我皆在此詩
豫章黃魯直旣拙又狂癡往在江湖南漁樵乃其師腰
斧入白雲揮車棹清溪虎豹不亂行鷗鳥相與嬉遇人
不崖異順物無瑕疵不知受物厭不悔爲人欺晨朝常
漫出暮夜亦漫歸漫尉葉公城漫撫病餘黎不纂非已
事不趨非吾時人罵狂癡拙魯直更喜之或請陳漫尉
壽尉蒲萄卮酒行激懦氣攘袂起清規君子守一官烏
苟簡爲柰何如秋葭信狂風離披漫行恐污德漫止

將敗機漫默買猜謗漫言來詬譏漫尉謝答客願客
長思漫行無軌躅漫止無 鞮漫默怨者寡漫言知
希吾生漫叟後不券與之齊於戲獨如子因使目爲
強顏不計返乾坤一醢鷄崑崙視糟坭旣化不自知
吝雖萬塗直道甚坦爨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以旌
招虞人賤者不肯尸玉潤安可涸日光安可淄斯言出
繫表當以罔象窺賦分有自然那用時世移吾漫誠
改盡醉不敢辭

還家呈伯氏

葉縣作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十三

去日櫻桃初破花歸來着子如紅豆四時 迫少須臾
兩鬢飄零成老醜永懷往在江南日原上急難風雨後
私田苦薄王稅多諸弟號寒諸妹瘦扶將白髮渡江來
吾二人如左右手苟從祿仕我遭回且慰家貧兄孝友
強趨手板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詬法官毒螫草自搖
丞相霜威人避走賤貧孤遠蓋如此此事端於我何有
一囊粟麥七千錢五人兄弟二十口官如元亮且折腰
心似次山羞曲肘北窓書冊久不開筐篋黃塵生鏤鈕
何當略得共討論况迺雍容把杯酒意氣敷腴貴壯年

不早計之且衰朽安得短船萬里隨江風養魚去作陶
朱公班衣奉親伯與儂四方上下相依從用舍由人不
由已迺是伏轅駒犢耳

呻吟齋睡起二首

棐几坐清晝博山凝妙香蘭芽依客土柳色過隣牆巷
僻過從少官閑氣味長江南一枕夢高臥聽鳴榔

其二

墻下蓬蒿地兒童課剪除蔓葛隨分種杞菊未須鉅河
水傳烽火交州報捷書無能落閒處慙愧抱春蔬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十四

衝雪過新寨忽忽不樂

縣北縣南何日了又來新寨解征鞍山銜斗柄三星沒
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間不休官
江南長盡梢雲竹歸及春風斬釣竿

答孫不愚見贈

詩比淮南似小山酒名麴米出雲安且憑詩酒勤春事
莫愛兒郎作好官簿領侵尋台相筆風埃蓬勃使星鞍
小臣才力堪爲椽敢學前人便挂冠

次韻裴仲謀同年

春風汝水邊客牀相對臥僧羶舞陽去葉纔百里
與公俱少年白髮齊生如有種青山好去坐無錢
沙篁竹江南岸輸與鷓鴣取次

登南禪寺懷裴仲謀

茅亭風入葛衣輕坐見山河表裏清歸燕畧無三月事
殘猶占一枝鳴天高秋樹葉公邑日暮碧雲樊相城
後寄詩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

雪中連日行役戲書簡同僚

簡書催出似驅鷄聞道饑寒滿屋啼炙背宵眠楫樵火

南陽府志

卷之六

藝文下

百十五

晨飯薩波壘風如利劍穿狐腋雪似流沙印馬啼

責輕聊自慰猶勝擐甲去征西

將次葉縣道中

叅知政事
出知湖州

陳與義

洛人

荒野少人跡行輿伊軋聲晴雲秋更白野水暮還明寂
寬吾道淹留諳物情王喬有餘敏借我一東征

葉縣清和卽事

金應奉翰林文
字前葉縣令

劉從益

清明了一年溫風嫋嫋雨班班幾家繡幃尋芳去
處蹇驢馱醉還宿草新驚短落花流水占春間

破松窻夢缺月東來

